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咸豐八年刻
有嘉樹軒藏板

敘

吾師東生先生貌古神清
 學問淹博於書無所不覽
 每執筆文不加點如夙構
 少有羸疾年三十一斷絕
 不再娶以嘉慶戊辰通籍在
 詞館二十餘年改行學士以
 事左遷庶于道光壬午余
 受知之年正先生官庶時
 也先生體弱多病不喜酬

叙

一

應日常過午不食每夙興在

丑寅之夕平燒高燭一二枝

閱書數十番天始明無間寒

暑搜討極勤蠅頭細字或仿

或楷隨筆著錄間有塗抹

叙

二

至不可辨識若所輯皆當

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冊廿餘

年來未成書也先生既歸

道山藁本為汪君喜孫取

去疾革時余笑一日往視先

生云吾詩集已交程春海
他無著述惟紀事在藁在
孟慈家彼時未見此藁因
先生病體沈綿不敢細詢先
是聞先生有冥間決事之語

敘

三

聞杜侍側時詢之先生曰有
之道光初元間事耳願余白
盍早畱鬚余應之曰唯踰
月往謁先生亟詢曰鬚何不
全留且曰畱鬚則運氣大通

余放謫而退後數年果驗玉
今思之言猶在耳也是書之
成亦有數先生毀數年矣甲
午歲孟慈忽詣余告以紀事
底藁若干冊余亟詢之先索
得五本粗觀大略深知先生
用功之勤不數日孟慈走索
余欣觀其條而孟慈色吝
甚詭曰塗抹處甚多恐一
時難遍觀也彼時正為老

敘

四

友俞理初刻癸巳類稿因
舉以授理初理初知藁奪
未全為余畫策轉向春海
言之屬其持索因并條六冊
取來細加播閱會理初叙

叙

五

南旋鈔寫未及歲事踰歲
余有瓊州之役益茲未索
余仙先生手澤既待之不
敢棄也後詞謝之浚理初
又致於金陵是書沈閱已

久每一展視以善以對先生
余甚懼焉二十二年自楚南
乞若旋里人事匆促候忽
又十九年咸豐初元適陳碩
甫渡江來訪余又以此書屬

叙

六

之朝夕盤桓商榷此事而遲
延未果值時勢多艱碩甫
隔江遠隔又不能來自款蓋
危整禿年七十矣是書未
付剞劂持若之何是年秋有

崇川制藝彙存之利日輯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尚未竣
 事即於其間竭昕夕之力手
 自編次并倩及門諸子暨兒
 子學農夜鈔錄除理初碩
 甫先已理成四冊外二編成
 六冊付誅手民論當代文獻
 未敢云備然二書負先生勸
 勤紀事之志矣題曰懋存猶
 彙存之志也

叙

七

咸豐六年壬冬浚三日并原王際深
 書於有嘉樹軒之南窓



叙

八

文獻徵存錄卷一目錄

孫奇逢 杜越耿介張沭魏一鰲張果

李容 中慎言凡慎行王心敬王化泰李士璜張珥

黨湛程良受甯維垣王吉相白煥采羅

魁舜階馬棫士張承烈王志坦楊堯階

徐枋 吳稽田金孝章王介楊益介宋之

應撝謙 徐介姚洪任稽宗孟沈昫

毛奇齡

萬泰 子斯選斯大子經斯備斯同兄子

柴紹炳

曹本榮 計東

文獻徵存錄 卷一目錄 二 旨善封汗

三
二
才
身
在
車

王命岳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余懷

丁煒 弟煒

范高鼎 辛全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陳夢雷

陳遷鶴 子萬策

馮景 顧 諤

顏元 王源 李塏

文獻徵存錄卷二目錄

楊瑀

顧炎武

吳任臣

張

詔

張爾岐

嚴衍

談允厚

施相

吳偉業

馬驕

尤侗

馮

班

陳子升

黃宗羲

弟宗會

陳赤衷

董允蹈

楊開沅

靳熊

黃宗炎

王士正

朱彝尊

子昆田

周亮工

宋 琬

施閏章

查慎行

楊雍建

韓 茨

姜宸英

文獻徵存錄卷三目錄

顧祖禹 黃儀

方 邁

李 鐸 戴亨 陳景元 馬大鉢

張貞生

陳潢

王懋竑

官獻瑤

陳啟源

劉源淥

沈近思

陳厚耀

臧琳

梅文鼎

王錫闡

莊亨陽

朱鶴齡

姜國霖

法坤宏

劉以貴

閻循觀

韓夢周

孫于蓋

梁鴻

元孫鏞

弟文鼎

文鼎

孫毅成

謝希逸

劉湘燧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三十一 本房相車

薛鳳祚 談泰

李銳 王元啟

文獻徵存錄卷四目錄

湯斌 雷子霖

李光地

高愈 高世泰 顧樞 刁包 顧培 張

朱澤雲 錢民 陳宏猷

彭定求 潘恬如 汪縉

李因篤 李念慈 李柏 李楷

傅山 子眉

嚴繩孫 王嗣槐

潘耒

陶元淳 王宏撰 譚吉璉

王蘭生

盧文弨 桑調元 馮景

汪紱

勞孝輿 羅天尺 蘇珥 何夢瑤

胡方

邵廷采 沈國謨

潘天成 邵泰衢

方苞

沈彤 蔡德晉 盛世佐

大友子集 卷一 目錄

日一頁

邵長蘅

李光坡

任啟運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孫志祖

茹敦和

陳芳生

陸曾禹

洪亮吉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閻若璩

子詠

李

鎧

吳玉搢

宋

鑒

惠周惕

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江

聲

顧棟高

吳鼎

梁錫璵

陳祖范 王峻

藍鼎元

徐文靖

江永 胡匡衷附

胡天游

杭世駿 沈世楷 方婺如 陳撰 趙昱 子一

吳穎芳

陳兆崙

齊召南

全祖望

沈廷芳

三庸得才金

五一才嘉格事

周京施安舒贍

朱仕琇兄仕玠官崇

楮寅亮

朱筠程晉芳

沈炳震弟炳巽炳謙

黃任高其倬

厲鶚符之恆

法式善

錢載

鄭燮

沈德潛

文獻徵存錄卷六目錄

陸世儀 張履祥 劉 洵附

謝文淳 封 濟 黃 熙 甘京 危龍光 曾曰
都 湯其仁 李騰蛟 傅 與李萼林 邱睿明

魏 祥 子世傑 李騰蛟 邱維屏 彭 任 曾
燦 彭士望 林時益附

魏 禧 子世侃

魏 禮 子世倣 世儼

汪 颯

胡 介

徐繼恩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鵬

陸 圻 弟培 塔 吳百朋 陳廷會 張綱 孫 孫
治 沈 謙 毛先舒 丁澎 虞 黃 昊

天快敦字彙 卷二目錄 一一一

方中通

蕭正模

胡渭

邵遠平

張伯行

顧景星

李天馥

程可則

陳鵬年

袁枚

陸燿

才勇本車

蔣士銓

趙翼

文獻徵存錄卷七目錄

錢氏家傳

武億 余鵬冲

邵齊燾

楊履基

汪中 李惇 賈田祖 顧九苞

葉藩

丁杰

劉台拱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目錄

二 手書付干

才金

才金

許宗彥

焦循

汪家禧

洪震煊

徐鯤

文獻徵存錄卷八目錄

錢大昕

弟大昭 從子塘 站

戴震

凌廷堪 孔繼涵

金榜

洪榜

邵晉涵

張學誠 周永年 馬宗連

孔廣森

鄭性 許言禮坊 仇兆蓄 陳錫嘏 子汝成 從子汝登 陳

紀昀

張甄陶

孟超然

文獻徵存錄卷九目錄

何焯

吳農祥

曹一士

雷鉉 童能靈 張鵬翼

梁同書

任大椿 任兆麟

文獻徵存錄 卷一 目錄

丁巳年

才金

有芳桂車

張惠言

孫星衍

王昶

羅有高

鄧元昌

桂馥

丁傳

袁廷禱

顧廣圻

鈕樹玉

程瑤田

方粹然

嚴元照

翟灝

文獻徵存錄卷十目錄

王翊

族弟庭

周箕

沈進竹

錢澄之

歸莊金侃

龔鼎孳

曹溶 趙進美 李延是

顏光敏 田雯 宋學 王又旦 曹禾 曹貞 吉謝 潘高 葉封 汪懋麟

吳兆騫 顏貞觀 潘高

李良年 劉體仁 趙湛 申涵光 殷岳 張蓋 劉逢

陳維崧

汪琬

彭孫通

高珩

萬光泰

七狀數字錄 卷一 目錄

手書寸尺

才庸有才金
才一
才一
才一

黃 易 徐林鴻 陳洪綬 憚 格

王士祿 士祐

屈大均

陳恭尹 宗元鼎

黃子雲

彭而述

吳 雯 王 萃 趙執信 洪 昇

杜 濬 陳允衡

吳嘉紀 費 密

馮廷樾 張篤慶 張實居 吳之振

丁 敬 金 農

徐夜 孫枝蔚 崔華 朱玉

徐蘭 徐夔

沈用濟

杜詔 柯煜 汪沈 符曾

夢麟

嚴遂成

黃景仁 汪惟憲 楊鳳苞

了庸程才金
老十

二
才
相
車

010-026

01

12

文獻徵存錄卷一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越彭了凡

耿介

理曾和

張沐

魏一鰲

沈嘉客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張果中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也父丕振明諸生奇逢少聰慧有口辨常出謁楊尙寶忠愍子也尙寶猝然問假在圍城外絕救援內乏糧芻將若之何奇逢即答曰效死勿去尙寶歎曰吾見子生平矣時年十四及十七舉鄉試篤學尙志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遭父母喪廬墓六年桐城左光斗甚重之奇逢固湛淡好書然爲人清心忌惡能厲風節所至多與其賢

豪長者遊嘗以吳縣周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
爲今時之三君八俊往詣之酬接之頃僂定昆季大學
士孫承宗視師關門善繼參其軍事命駕訪善繼輒投
刺謁候承宗慷慨言當世事承宗恨相知之晚天啟中
闖人魏忠賢用事於內東林黨禍大起左周魏皆逮捕
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同縣人張果中周旋其事
且納橐餽焉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泃順昌友朱友文
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承宗
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咎盧
次榷一莽男子巨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
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

下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
至不自愛其名浮邛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
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
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獨豈無意乎承宗讀其
書歎息乃與善繼謀請入朝將見帝奏釋之時閹黨譌
言承宗入有清君側之事忠賢懼涕泣請於帝下詔止
承宗行治獄益急炆斗大中順昌各坐賊至萬奇逢與
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置積一口於門大書其上曰爲
提學左御史釀金還賊之積諸生聞而麇至一日得數
千金炆斗大中順昌遂拷死奇逢復散其金立盡或謂
奇逢不畏閹黨聞乎奇逢歎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

歿不恨且歿定有命闡其如我何哉奉聖夫人客氏弟
炎先慕其名高介所知贈馬一匹辭以貧不足具芻茭
再請致養馬之需則曰病不能乘馬卒辭之其不畏疆
禦如此山寇起容城被圍帥鄉里禦之城卒以全乃攜
家入易州五峯山久之徙新安縣初南宮杜越避寇於
新安越固善繼高弟也奇逢旣以破亂其家崎嶇兵閒
有所感激乃與越論學由是不爲危言覈語潛心於宋
朝濂洛諸儒亂定後竟返輝縣蘇門督子弟躬耕自給
誦說詩書以老矣奇逢言學易以存誠爲本禮以慎獨
爲要遇門內甚謹立家規設家祭儀注身行之勿怠庭
除整潔內外輯穆家貧或一日一食家人怡怡奇逢詠

詩不輟自公卿以逮布素歡然以誠信相接門下諸生甚眾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漆士昌范陽耿極清苑高鑄皆稱高業魏一鼇自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峯奇逢嘗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鼇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養歸授徒梁宋閒後乃事奇逢斌洛學編輯於此時也穎川劉吏部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失求築室夏峯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畱琴堂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奇逢稱爲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均奇逢固辭其後累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其中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咏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

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尙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子曰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癸甲之閒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河北學者設主於百泉書院祀之其自贊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論學先倫常日用而驗察乎天理言心卽在事見言己卽在

人見言高遠卽在卑邇見而歸於慎獨而已受易於雄
縣李對晚遂發揮其說津津逮後學名讀易大旨凡五卷
又著尙書近指四書近指四禮酌理學傳心纂要八卷
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畿輔人物
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歲居文集答問日譜數十
卷

杜越字君異家貧教授生徒束修一無所受粗糲衣褐
苟完已足恬於榮辱終日舒舒人試加以非禮亦無忤
也避寇居新安黃髮孺子皆愛之年八十餘容色益壯
縣人高尙書問服食之法答以生平未嘗有恚怒或以
此致老壽巨康熙中徵博學鴻詞至京師以筋骨衰弗

就試是時入試不入格凡年老人吏部爲裁量注官惟越與太原傅山

聖祖命加中書舍人時人歎爲美授越雖通率然以禮進退其中嚴而秉汰不可錄錄學者咸謂其寡過如蘧伯玉不改其樂如顏回云有紫峯集十四卷

耿介初名冲璧常誦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夏名介字逸庵順治九年進士授爲翰林院檢討除福建巡海道僉事俄以參議巡江西湖東除直隸大名道副使所至竝以廉潔著遭母喪去職服除不出介清修絕世以德化其鄉前後知縣事亦愧慕之勉爲廉吏如張某王又旦是也寡交接惟從孫奇逢遊蘇門尙書湯斌薦之徵

入京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徙爲詹事府少詹事斌被劾
介亦引疾歸介論學專宗朱子所著有中州道學編二
卷中州道學補編一卷理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
中州講學者又有張伯行竇克勤稍後於介伯行儀封
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至禮部尙書謚清恪有濂
洛關閩集解克勤拓城人康熙戊辰進士檢討有理學
正宗

張沐字仲城順治十五年進士知內黃縣罷去以尙書
魏象樞薦起知四川資縣後移病歸沐潛心理學行爲
儀表雖無高爵重位隱然爲中州儒宗新城王士正爲
斌作繪川書院詩云轅轅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

滿家眾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
車萬里向巴蜀其爲人所敬如此沐有溯流史學鈔二
十卷詩經疏略八卷周易疏略四卷春秋疏略五十卷
以左傳爲孔子所作禮記疏略四十七卷圖書祕典一
隅解一卷一隅解者其子端注圖書祕典也皆宗姚江
說

魏一鰲新安人著北學編雪亭夢語漆士昌有補理學
心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爲古今第十二人儒者不以
其說爲然也高鑄字淵穎嗜酒好遊名山水每成一詩
卽鐫之山石上有集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輯之

張果中字于度容城人與江邨鹿善繼同閭里從其遊

學善繼以甥妻之果中頗重濬名義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老入蘇門依孫徵君奇逢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卒葬夏峯邨之北原徵君爲之傳果中與蠡縣彭了凡西華理鬯和並著風節與徵君敦友誼人謂之蘇門三賢

彭了凡明末爲諸生亂後遊河朔依孫奇逢以居操節甚苦土人餽之粟不受竟坐歿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

理鬯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其姓與闖賊李自成同曰吾今姓理矣家貧甚孫徵君奇逢常貽西華令書恤其老母幼孫稱爲魯連後一人也鬯和有詩文集因

亂散軼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性孤迥嗜潔與德水侍御
盧世淮臨清孝廉汪大年友倡和以相悅遊吳交姚希
孟孟長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又遊梁交吳伯裔讓伯
徐作霖霖蒼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一遊吳再遊大梁
中年作閉關書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溪圖
書充物縣令至每式廬免其徭役有絕句云淮南作客
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舩艫綠陰相送
到南京年八十餘卒

李容

子慎言

慎行

王心敬

李士瓚

張珥

黨湛

王建常

王化泰

白煥采

羅

魁

程良受

甯維垣

王吉相

楊堯階

舜階

馮棫士

張承烈

志坦

宋振麟

康呂賜

馮雲程

馮乃心

李容字中孚西安藍屋人父可從為材官崇禎中從總督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敗歿城容時年十六及壯不肯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藍山曲曰屋也時人稱二曲先生養閑慕道於世事泊然無所累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至所居庫狹乃至於無所容論學以自新改過為極則論之曰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

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易曰知幾其神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謂其有不善必知知之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由於吾心從心之所未發過之除之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以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也以學者於朱陸各有所宗誠之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舍短取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異日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又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

頗近乎姚江矣嘗著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繆既而悔爲記問之學巾箱中惟置四書反身錄一冊有來學者輒授之曰道在是目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則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是時孫奇逢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黃宗羲繼之有南學關中之士則羣奉容以爲模楷焉人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謂交以道接以禮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不學孟子是亦孟子之所許也一主關中書院康熙十年秦督鄂濟以隱逸薦辭後徵博學鴻詞復推上容容固稱病不就疆之遂發狂用刀自刺乃得予假治疾因歎息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乃學道不

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以至於是由是杜門斷交接
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
惕至倒屣迎之人驚曰彼何人斯二曲先生乃敬之如
是耶初容父臨去投一齒付容母容母彭氏葬其齒名
曰齒塚容既除母服徒步之襄城求其父遺骨不得爲
文禱於社斬衰而哭晝夜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麻衣
皆色爲變知縣張允中間之請適館不可請爲其父置
一祠起墳於戰地慰孝子罔極之卹乃可之方鳩工匠
度費務前蓋屋令駱鍾麟嘗執弟子禮及是守常州甚
敬異容乃請容謁道南書院因講學東林以待祠事之
庀容至無錫縣旣而至江陰移靖江又至宜興初若安

焉中夜忽有所感自責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栖栖於此雖見顧又何益乎謝學者詰朝竟行還次襄城酌父之靈又釃酒告諸部曲曰壯士死矣死而有知魂當從吾返故鄉也其夜宿祠下聞揚聲悲歎不絕人咸以爲異允中遂爲設奠立督師監紀位以容父配國殤五千則設長筵祀之容伏地哭允中哭觀者皆哭旣罷立碑於墳上題爲義林載招魂之主取其墳土西歸告於母墓而封之齒塚中夏持服如初喪晚又遷富平

聖祖幸關中欽容風素敕大吏致容容年老遂稱病篤遣其子詣

行在陳情且獻所著四書反身錄一部

聖祖嘉其意賜御書美之容居富平以壽終有二曲集
二十二卷門人王心敬所論次也王士正曰种放賜告
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藪一盤詩一章贈放云
接得山人是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藪無多味
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予嘗非之若此君
差無愧耳近蓋屋李容以理學倡導關中兩經徵聘不
出有三追處士風矣全祖望曰癸丑陝督鄂公以隱逸
薦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大吏勸行因稱病篤昇其
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戒其子曰我日
抱隱痛自期永栖聖室平生心迹頗在聖室錄感一書
成斂懷聖室錄感以當飯含權厝聖室三年方可塋葬

母墓勿受弔使使泉下更抱憾也當道知其不可出
復迫之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終身之痛然
而襄城有其父祠蓋屋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
斯可謂之孝也子慎言慎行慎言補諸生亦不仕

王心敬字爾緝郭縣人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善治
周易著豐川易說又關學編五卷有豐川集乾隆元年
舉孝廉方正尋病卒

李士瓚字文伯同州人以諸生貢太學篤好正學康熙
七年容至同州與同邑張珥同詣之請執弟子禮二人
齒皆倍於容也士瓚所著有大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
二卷孝經要義一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

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年九十乃卒

張珥字敦庵順治四年進士也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事親以孝聞不營生產瓦孟脫粟安之若素晚屏居土窰中靜坐有得每與同志講集媿媿不倦年八十矣步訪容於蓋屋商證所學畱浹旬乃去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爲諸生家貧好學著述甚多又專精於孝經許孫荃間其名以金幣往見之久之不敢出乃改餽葛綿數種其抗節如此同里關獨可者佚其名容過朝邑嘗一見之稱其篤實樸茂與建常在伯仲

閒也

王化泰蒲州人少有志於性命之學常賦靜中吟三章以抒其心得年七十訪容於蓋屋遂稱弟子日夕往復無怠色每自謂日暮途遠虛擲此生唏噓不已見者悚然

白煥采字泊如同州人歲貢生建志正學晚歲與蒲州王化泰迎容主其家日集友生會講執弟子禮勿敢倦怠容稱其踐履切實今篤行之士也又有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甯維垣邠州王吉相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雒南楊堯階楊舜階同州馬棫士武功張承烈承烈子志坦亦其次也志坦年三十而卒容慟之

爲志其墓焉

宋振麟字子禎陝西淳化人恩貢生母病目盲振麟曲
意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爲
學博雅旣而與同邑姚開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
部檄授教職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亦不起所至
人事之爲經師有失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
文若干篇

康呂賜字復齋陝之武功人爲諸生絕意仕進思欲倡
明先儒絕學刻苦數十年自謂有得以致夏知爲宗主
慎獨爲工夫以體用一原內外兩忘爲究竟名其齋曰
慎獨所著有慎獨齋日錄雖居關中而嚮往於姚江說

者謂與二曲先生旨趣不相歧也

馮雲程孝於事親爲諸生以選拔入成均除賓州判甫
半載卽以病乞歸日徜徉山水閒爲詩與郡縣李柏同
調尤慕李容之爲人晚寓居二曲以其女字其子焉性
剛介閭里有不平事必侃侃言之嘗自言曰我一身無
長物止餘勁骨少許耳

康乃心字太乙邵陽人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及一康
嘗有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原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
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題於慈
恩塢上侍郎王士正祭告西岳過寺見其詩亟稱之翼
日詩名遍長安而乃心不知也康熙十四年學使陸德

元旋拔之充貢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則著有毛詩
箋莘野集太乙子韓城有平遙志若干卷

徐枋

吳稽田宋之盛

金孝章朱用純

王玠李洪儲

楊益介

徐枋字昭汰又字俟齋長洲人少慕恬素潔慎不染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避地汾河遷蘆區後在金墅又居於積翠及遊靈巖山愛其曠遠有趣卜澗上居之將老焉頗善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爲武昌督遣使通書且餽兼金求枋作畫枋不與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顧長康不爲之目曾以一幅畫寄楊州王士正其畫爲靈芝二莖士正詠之曰天池白雲裏寫此商山姿感君黃綺意勝會齋房芝時人以爲雙絕然枋於祭酒未嘗被襟暫面也其意致不羈如此枋不入城府十年睢州湯斌巡撫江南屏騶從訪之逕登其堂堅坐移晷

枋避不出斌誦白駒之詩周覽歎息而去嘗絕會有饋
米至門者卻不可受惟岳退庵禪饋之乃受士正曰子
嘗有齋中三詠其一昭泐靈芝也又金俊明畫梅云鄧
尉花時雪幽人日往還生綃纒半樹忽憶漁洋山王炎
承有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鉏自是高人筆非
關餓隸書三君皆吳中高士也朱彝尊曰孝廉高蹈者
吳越居多始終不入城府者吾郡李潛夫巢端明及吳
中徐昭泐此外不概見昭泐歿最晚故名尤重江左得
其詩畫不啻珊瑚鉤也枋詩才清妙有懷友詩云細雨
寒江路孤燈獨夜舟故山今寂寞爲訪玉峯秋枋性旣
狷狹絕俗俗人亦不可候之惟朱用純至門則把臂延

接置酒辦肴簋極歡乃去甯都魏禧至吳枋亦與爲友枋同時吳中高士又有金孝章俊明王玠堯承亦枋之流亞也枋卒後貧不得葬將卒豫戒其子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金也宋名犖也果使人贈棺槨之資子如父命不受之焉忽有人至自請葬枋其人亦貧日寫篆隸數幅張之於市市人知而競買之逐日約得一金匝月之後遂葬枋於靈巖山麓葬畢卽去不言姓名有識之者曰此山陰戴易也易字南枝一名冠字莪仲葭山門下士有釣臺詩集其釣臺懷古有句云遠攜僊女全家隱淡悔羊裘大澤行累百首

吳稽田枋妻弟也枋避地依稽田居汾湖及在金墅則

稽田往依焉又同居於積翠及枋定居靈巖而稽田出遊每自北來俱過礪上居不入其家枋集中呼爲遠公者皆稽田也路歿葬於膠東焉

金孝章字俊明吳縣人初爲諸生一日筮易林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尙其志乎遂謝去傭書自給自題所居曰春學閑房畫梅花入妙品常以手寫陶詩及梅花一幀寄王士正士正甚珍之

王玠字光承上海人故明諸生也亂後與弟躬耕海畔工草書喜吟詠有鎌山草堂詩集

楊益介字友石諸生督學蔡懋德目爲國士明亾棄巾服名所居曰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日每絕

糧采蕨而食之或竟日不舉火怡然也巡撫蔡士英聘
主鹿洞書院以疾辭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
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詩云穆
穆良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凌春日安知秋所爲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守程朱之學以主敬爲程患學
者空言無實所講多反躬自責之言或將以博學鴻詞
薦固辭之間居味道以諸生老將卒顧門弟子曰學問
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年七十二有大學中庸講義及愧
訥集

南岳上人退翁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父

嘉兆當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皋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殉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時中州李邕和寒石恥與賊同李上書請改氏理嘉兆未之知也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早歲出家事三峯於吳之靈巖爲高弟雖出家痛思其父之大節東南放浪之士皆與交接翁或爲之排難解紛辛卯爲人所訐幾不免諸義士救之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曰吾苟自反無媿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

也枋所居澗上學堂耐寒餓不納人絲粟獨於退翁有
淡契稱白衣弟子退翁周之無不受常曰退翁是竺國
中所謂大人也故儀部郎吳人周之璵臨終脫然談笑
而逝退翁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明
發之慕老而不衰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晚以南
嶽之請主講福巖寺吳人恐失之往迎以歸壬子卒於
靈巖年六十六其出家也年四十退翁在沙門宏暢宗
風篤好人物絕類三峯徐枋曰此其迹也但觀其每年
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
何爲者也汰嗣甚眾故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從亾不遂
自蠻中歸依退翁爲執役一見卽曰是非常人也旣而

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故監司沈
壽岳子麟生抱王寢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
大瓠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谿辛卯之難寺徒
星散獨負書杖策入山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
退翁所著有孝經義說及靈巖樹泉集全祖望曰易姓
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可以浮屠自待宜也
退庵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
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應撝謙 徐介 姚洪任 稽宗孟 沈昀

應撝謙字嗣賓學者稱潛齋先生浙江錢塘人生而有卦文在掌右目重瞳子幼卽和謹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是時社事盛浙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以文詞相雄長撝謙偕同志之士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事母至孝母病連年累歲撝謙常自爲粥及和湯藥以進母母有問未嘗不在母憐之彊爲娶婦終不宄入私室及母卒逾祥禫月始成昏禮焉崇禎甲申後棄諸生不復出居威乙巷家至貧乏坐臥一小樓客至以梯接之樓下周以短垣蓬蒿皆遍酌水茹菜不改其樂自爲无悶先生傳其略云先生學不適時不

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
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
溟渤皆於書策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
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太守稽宗孟
溪敬撝謙每屣履造其廬知撝謙貧遺之金旣讀无悶
先生傳懷金歸竟不敢遺之姜圖南以御史視鹺歸里
暑月行桁道中見撝謙方著木棉衣踽踽而來旣歸遣
人以越葛二疋贈之請申契闊之敬撝謙曰昨不幸感
寒疾故以衣厚覆之若論篋笥中絺綌故當不乏且御
史歎息謂是人難衣食者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席
請見者再不見又再致書亦不答旣而曰是非君子中

庸之道也乃買舟至縣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西山嘿然不悅旣出趣解維弟子問之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其聘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濡滯矣康熙十七年徵天下博學鴻儒副都御史項景襄侍郎李天馥薦之搆謙方病輿牀以告有司曰搆謙非卻薦也病不能行也浙江巡撫范承謨薦山林隱逸遂稱廢疾客有謂咎泰山孫明復嘗因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至於子之身而異之何也搆謙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卒不就徵搆謙以儒術教授里中諸生嘗有百

數舉止文雅見者不問而知爲應先生弟子與仁和沈
昉徐介鄞萬斯同爲友同縣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皆
其徒也其說易曰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論者
謂非徒雅致兼有實理每歲首必卜年六十九占得謙
之九三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趣二子治匠事七月
卒爲康熙之二十二年病中爲周忠毅公傳未成書也
常準文獻通考例立十考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
計遭運治河師役鹽法律算書先有徐光啟輿地書今
有顧炎武顧祖禹故不著錄第爲四十一卷名曰教養
全書明代事實摭求尤備又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
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樂彙編古樂書春秋傳考

春秋集解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
孟朱注大全拾遺性理大中幼學養蒙論較定文公家
禮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其春秋集解後附校補
春秋緒餘春秋提要補遺各一卷則嘉邵所輯也全祖
望曰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沒門徒凋落且盡同
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
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契家子
趙一清一清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晦木曰大好潛
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嘗博學而詳說之其墨
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固不在此先生葬於龍井
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坯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

徐介字狷石陸圻景宣甥也性靜退寡嗜欲年三十妻
歿不更娶弟敬正病痢躬拭穢惡不以爲嫌著一麻布
頭巾數十年不易入河渚愛其山水幽絕無結廬之資
借其友施相宅居焉蕭然吟翫不問世事喜飲酒善哭
候官高兆嘗千里訪之畱宿夜半聞哭聲驚問之相子
雲蒸對曰鼠銜先生頭巾去也與汪某善晚見馮景亦
與爲友年七十二卒於施氏之宅相他出未歸雲蒸婦
命穉子傳語諸門生請以中堂奉棺含斂介嘗集陶杜
詩各一卷新城王士正與搗謙竝稱之曰二高士云相
字贊伯長介五歲亦隱君子也嘉邵字文衡士則字志
可有清名尙書沈近思推敬之旣卒各爲之立傳

姚洪任字敬恆隱闌闌中每日朗誦大學一過姚江黃宗炎見而歎爲獨行傳人也營什一之息以養母一日買絲銀色下劣母怒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於應撝謙撝謙愛之撝謙不肖輕受人物惟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由義而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改沈昫卒撝謙不食二日敬恆曰朋友之喪而若此毋乃過與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斂敬恆請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晚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誦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有程張書數冊呼與坐而語大驚卽日釋之敬恆著有庸言錄行於世

稽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令
浙江入本朝守杭州居官清介絕俗吏部張新標嘗詣
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爲之歎息嘗爲南
昌李昉睿作閔園影賦彙彙數千言昉睿攜示趙洞門
李叔則各舌橋不下宗孟舉博學以疾辭有立命堂全
集又有楚江蠡史諸編

沈昉字朗思本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少有志操常渡
江至越中間劉宗周講學與應擣謙友益勵清節明
年二十七棄諸生杜門不候人授徒自給家至貧素有
時絕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遺之米者昉辭鄰固
以請昉方餓甚周旋之頃忽仆於地其人驚駭潛去良

久方甦因笑曰是徒以困我然我感其意矣撫謙聞而
歎曰我於交接之際自謂不苟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
宗周歿傳其學者頗滋諍訟昫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
勝其口說以求勝非所望於吾輩也以喪禮久廢縉士
喪禮說以授同郡陸寅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
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誠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窮無以
爲殮撫謙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受賻櫬以汙先生
其徒姚宏任趨進曰宏任者可以殮先生乎撫謙曰子
篤行先生所許殆可也於是姚遂殮之葬於湖上之某
原昫有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
編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全祖望曰先生與潛齋皆

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而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
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
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
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爲之銘曰三年倉薇餓歿
不悔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毛奇齡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一名牲字齊于蕭山人初生母夢僧持度牒來懸於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爲花闌旣生檢郭璞遊僊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因名奇齡少與兄萬皆知名人呼爲小毛公研究經傳聰慧辨博推官陳子龍見其文歎曰才子之文也毛穉黃嘗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壒之表其頗視鄉之人猶雕鶚之繫而就雞羣也明季爲諸生避兵於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炊爨不給怡然意遠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倉皇渡江而故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竄其軍中號方馬軍奇齡斥爲國賊國安大恨將擒殺之髡

而走山寺寺僧匿之已而避讐淮上張吏部有園在東湖之濱中秋夕張燈置酒集江淮諸名士凡數十人遊飲於其中酒再行清歌閒作奇齡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參議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予友毛生也題其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是時奇齡改姓名爲王彥字士方也於是淮上人漸知奇齡奇齡曰予實毛姓也又曰予瀕歿久矣姓者生又生也遂又名姓字齊于又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閒常登嵩山居道士土室中默念毛詩作問答散錄雖轉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赴湖西閏章畱之一年會屢夏赦姜黃門以原廩生籍

上之成均乃援舊廩例輸貲爲廩監生康熙十七年薦
舉博學鴻詞徵入京青州相國馮溥預辟館相待城東
有萬柳園溥休沐地也一日集應召者開宴賦詩奇齡
獨作萬柳園賦一篇溥咨嗟與宜興陳維崧文竝稱之
試擢上等授翰林院檢討爲明史纂修官在館著古今
通韻十二卷上之

聖祖稱善宣付史館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
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初奇齡成毛詩續傳三十八卷俄
失其藁又尋其綱領鈔其遺緒別著詩札毛詩寫官記
國風省篇三篇後與楚人楊洪才說詩又有白鷺洲主
客說詩一卷晚儻居杭州昭慶寺秀水朱彝尊舍在其

左策杖來往歡情日接好事者寫爲圖像以挹風潮流
焉奇齡是時猶著仲氏易限一日一卦六十四日書成
託於其兄錫齡所言故曰仲氏奇齡自少至壯耽於著
述不知老之將至也仗氣負才多所凌忽崑山顧炎武
德清胡渭山陽閻若璩方有盛名奇齡皆輕之所作經
問以爲非者若錢丙蔡氏頗隱其名至於炎武渭乃指
斥唾訛若璩辨尙書古文之僞奇齡因作古文尙書寬
詞蘄勝若璩或病其伎終不可改若其人非雅士僂擲
其書不觀不屑更置一詞由此甚忤於物嘗以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實明豐坊僞造將糾正之作詩傳詩說駁
議五卷又發揮荀虞干侯諸家易說彖參卦變卦綜及

辨先天圖之僞於是春秋占筮書三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又因春秋經文自起條例爲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簡書刊誤二卷屬辭比事記四卷以破宋胡安國春秋傳說著禮經未就成昏喪祭禮宗泐廟制郊社禘祫明堂學校問答數篇頗發前賢所未發奇齡著述時有可疵然不失依據後起者皆用其泐崇尚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則奇齡爲有功於經義矣素善樂律家有明甯邸所傳唐樂笛色譜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仰聞

聖祖論樂及徑一圍三隔八相生泐因推闡之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聖祖南巡浙江覽其書獎勞之并敕改譌字宣付專行
賜御書一幅以酬雅意奇齡卒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
次其集分經集文集經集仲氏易以下為部四十文集
合詩賦序記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論詩宗初唐盛
唐不喜蘇軾詩有譽軾者諍辨不已乾隆中輯四庫書
采奇齡書至四十許部繫弟子籍者又有陸邦烈盛唐
王錫章大采李堪邵廷寀邦烈字又超平湖人著聖門
釋非錄五卷錫字百朋仁和人諸生有嘯竹堂集沈德
潛稱其詩置西泠十子中固為上乘廷寀堪別見

萬泰 斯選 斯大 經 斯備 斯同 言

萬泰字履安又字悔庵浙江鄞縣人曾祖表明都督同知萬氏世以武顯泰少獨建志文學書法絕斐疊五七言詩尤善生於明季世積亂離故其所爲詩雅好慷慨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宗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宗羲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泰晚遊嶺表入羊城賦詩廣柳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海上人士喜鈔寫傳之後還經彭蠡湖在舟中竟病成人以爲詩識也有集名寒松齋稿子斯年斯程斯楨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多知名於世同縣李鄴嗣杲堂嘗論

之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楚公擇斯備也充宗斯大也貞一斯年子言也季楚斯同也

斯選沈潛理學師範乎黃宗義羽儀乎劉宗周王守仁年六十卒宗義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振葑山之絕學惟斯選一人耳

斯大少有高才志操介特明臣張煌言父友陸符歿斯大爲制服葬之從黃宗義受業精明經義嘗立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例以釋春秋仰辨商周改正改月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足豁前人之疑滯定

後代之軌範又有與仁和應摶謙書辨治朝無堂內朝
方有堂往復下言摶謙服其多通著喪服宗泐十餘篇
尤見制禮本意又以呂氏春秋十二篇首皆從夏正疑
呂不韋爲相時已改從夏正至始皇三十六年乃改建
亥又謂秦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改年始而不改時
月說者皆以爲疑其論郊禘論祖宗祖王肅趙匡而非
鄭元後儒以爲微稍繫廣差忒未勉也李嗣鄴嘗言說
經無雙名擅八龍咎有慈明今見充宗其爲先輩所推
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有學春秋隨筆十卷
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
二卷世竝行之其禮記集解春秋明辨藁草未刻燬於

火不可見矣斯大子經字授一號九沙少從諸父受書後事應搗謙閻若璩黃宗羲至鄞立證人書院又師之論蕺山之學善隸書得鄭谷口之妙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與修康熙字典主山西試太原孫嘉淦從問學一見卽推挹之卒成魁儒出督黔中學政坐事修城旣歸賣所作隸書得錢給朝夕宮詹李紱薦入三禮局時年七十八矣固辭不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辭不就部議亦以經爲翰林官不當舉也經增補其父禮記集解從兄言明史舉要未成爲續纂之又輯其尙書說爲一編所自著有分隸偶存二卷卒年八十三

斯備字公擇又字允誠弱冠航意執筆遂善隸草父泰

書泐斐疊斯備偶然臨寫便欲亂真見者言履安遺影於是乎在劉宗周歿難其遺書公擇爲藏之全祖望曰是子劉子之功臣也

斯同明舉人泰有子八人斯同爲第八少未知名父以爲癡常閉之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書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冊斯同抽讀之數日而畢其兄斯年察知之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事黃宗義學業得聞葢山劉氏學嘗在客坐背念揚子泐言終篇不譌一字同郡設立經社以資講習斯同年最少與焉每涉疑義披析無滯爲名師夙儒所服旣長博涉史籍慨然有著作意常一舉博學鴻詞未就試時康

熙十七年也明年置明史局崑山徐元文請以七品俸授斯同稱翰林充纂修官斯同又辭然元文重斯同請主其家母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敢下筆其後建綱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元文既罷丹徒張玉書澤州陳廷敬華亭王鴻緒皆以爲事體大經畫當資一手請斯同踵而成之斯同嘗曰魯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不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漏繼而知其畜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

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闇昧而不明也又曰史之難言也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搆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彙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

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不敢謂其皆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又曰管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幾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初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亾之說史館纂修互有同異斯同洩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

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何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致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亾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建文書法由是乃定馬班書皆有表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斯同糾之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而不讀表非淡於史者也斯同雖

遊貴人門卒以布衣老母詣人題其刺曰布衣萬斯同
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常謂斯同督師有罪功亦多
君少寬假之勿相毀貶矣斯同笑不應有運餉官遇賊
走歿山谷其孫懷白金遺斯同求書於歿事人後斯同
曰將陳壽我乎斥而不取其狷介如此斯同嘗補歷代
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蓋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東漢
有宦官侯表三國做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則前代
所闕而斯同自造體制者也斯同又著紀元彙考四卷
廟制圖考一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經考一卷周正彙
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
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辨疑十二卷書

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卒於京師乾隆中大學士張廷玉奉

詔編輯明史所據鴻緒藁本實斯同所定本也斯同兄子言少涉獵記傳由副榜貢生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一切拒之一知五河縣坐事當論歿時陝中開贖罪例子承勛哀金五千贖之不足同邑陳坊復爲之告於同人卒贖以歸文筆獨出冠時黃宗羲數稱之以爲有戴剡源歸震川風流也所著曰管邨文集承勛字西郭磁州牧有非雪詩集

二
月
行
二
台
一

三
一
本
房
棍
車

010-086

柴紹炳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中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例許子隨任應試先爲莆田縣諸生任滿牒歸仁和縣紹炳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亾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父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萎絕喪旣除服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中有避父答出亾者紹炳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答非苦我無父答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紹炳又伉直不媿遇不韙力折其非陳廷會同社友也嘗於高會

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廷會面叱之其人驚
顧曰是豈柴先生耶與人交疏嬾率素胸無俯仰人亦
諒之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
衣被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耶偷兒驚絕
紹炳慰之且勸其改行檢枕畔錢百枚予之及案上銅
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而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甘於貧匱有餽餉輒麾去教授其徒兼
買藥自給素爲海甯吳麟瑞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
漳浦黃道周所器馳書請與友紹炳則奉爲師及殉難
依宋子俊遇郭有道故事服心喪期年間居寡欲不營
滋味嘗夜夢衆生悲切乞命及覺因說輪迴雜報事著

放生戒殺文因斷血食每值客來清談竟日所設蔬果而已治門內有泔嘗做黃門顏氏例著家誡二十篇用垂楷式事其兄景明甚敬終身同居羣從子姓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紹炳朝夕相見莫不凜若嚴君康熙八年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巡撫范承謨自詣之請以紹炳應詔固辭又請刊行其所著書則謙讓以爲未之能信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厯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謂弟子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矣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與陸圻吳錦雯丁澎張綱孫陳廷會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以唐人爲宗宋

元詩不得入其界遠近稱爲西泠體紹炳工詩有酬毘陵劉慶雲湖上見贈云劉生纔把臂幾載客錢唐一見如相識雲遊卽故鄉春陰桑葉白日暖柳花香未邈湖山興高歌那斷腸又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邨市沒曉風花傷戰場開其西泠十子詩則與毛先舒斟酌論次者也治音韻之學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簡聲文又有遞變著古韻通八卷首辨沈約孫愐禮部韻略源流次辨部第斷限及入聲部次異同又辨全通半通閒通秀通四例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謫遺書以詳正焉炎武無以難也發揮宋五子之學著省過記年錄明理論各二卷以示學者年五

十有五勒遺命數條而卒督學使者王康侯敕有司迎其主祠於學後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二十四年提學周清原題其墓曰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爲諸生時先有青鳳集其後成省軒文鈔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經史通考十二卷翼望山人集二十卷又有考古類編十二卷通考纂略十卷家誠四卷家傳二卷世竝行之其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毛奇齡曰崇禎之末嘗見君於陸行人坐間意氣慷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間雞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書云近惟著

一
裘
垂
幕
擁
火
此
身
如
寒
冰
祇
覺
牆
東
皆
附
熱
地
傷
哉

曹本榮 計東

曹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少讀儒書慕姚江致知之說稍長至蘇門從孫奇逢學旋歸里著論以程朱薛與陸王爲五大儒奉爲準式順治六年成進士讀中祕書三年授祕書院編修雖居長安布袍蔬菲清素彌勵承

詔上聖學疏凡千餘言略謂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關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旣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三
嘉納遷右贊善再遷司業班朱子白鹿洞學規使學生肄之尋轉中允

世祖選儒臣有學品者爲講官本榮與焉晉祕書院侍講再擢左庶子侍講幄如故

世祖嘗以明永樂易大全雜舉王弼孔穎達程頤朱熹說繫而可刪華而寡要

敕本榮同傅以漸對定易經通注九卷書成甚稱賞焉十四年主順天鄉試事畢充經筵講官失察同考官不職坐貶秩五級久之復原官俄補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康熙中以病乞歸行李蕭然行至揚州卒病旣革猶與門人計東講窮理盡性之學年四十四奇逢間之歎

曰本榮歿江漢風流盡矣本榮著奏議稽詢四十四卷
又有古文輯略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子宜溥
蔭生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爲古文
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
鄴下客鄴中徧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有小
塚頽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於鄴城當事爲封土三
尺餘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
炎常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僂策蹇往來求其遺址不可
得徘徊署旁廢圃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僕夫匿笑了
無忤色至泰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於峯之秀見豐

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溪卽再拜其下杖
策下山自海陵歸渡江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
首歎惋計坐柁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
句哭失聲旣乃大喜雪中起坐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
至吳見黃孝子向堅請稱弟子有豫讓橋詩云秋水蓬
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老酬恩地瘦馬單
衫豫讓橋或問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碁俱增惡業
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集名中州集

王命岳

王命岳字恥古福建晉安人少受易於漳浦黃道周甚有志尙家苦貧藜縷不充廓如也以明崇禎舉人應順治十二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初有天下雲南貴州未服

世祖御試伐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臣間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爲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粵自古幅員之廣未有盛於此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盪足而蕩蒼梧勤南顧之憂殊甚方

命輔臣經畧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勲唾手可待臣不
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晉漢高雄才
大畧度越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用師至武帝乃開閩
越置桂林郡炎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囂述於度外然
隴蜀之獲皆次第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
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
則天下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斃則可以相機進取而
天下不搖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
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
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
以赴之晉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三分之一今楚賦畱辦

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閩又見告矣東南之
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
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
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踐夏有瓜代再歲之內
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闢小醜未滅而
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又臣之
所大憂也古者雲貴爲不賓之國至洪武間以雲南文
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而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
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蠹爾能
邊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
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

不可嚮邇之勢且今所謂孫可旺者志不在小亦行煦
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殺
戮蚩蚩之衆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惠收拾
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
國貳於可旺可旺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
進退維自相持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宗社之靈也
臣愚以爲勿急定國以分可旺之勢急定國則二賊之
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旺內患孫之
不得志於江漢也李則使然矣非徒勿急之而已又因
而行吾閒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祕
道者也察可旺所據之地巖險彼旣不出我亦不宜輕

入輕入則舍中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間我喪其長
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旺而以守
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耰鋤以藏鉤戟故
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郴施之屯舉則雲貴戒
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匱也
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彊弱
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殫京國
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顧王者之師動
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
宜浪搏以僥倖於不可知之一戰也咎羊祜平吳亦屯
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

游道固不可以一端盡也大意得焉巨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夏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會旣足國勢益張然後乘覺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收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漢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而還故曰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此類是也奏上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命岳上經國遠圖疏曰竊惟開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能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亦卽在一二年之間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

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
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
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巨各省鎮滿
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零大兵所
過芻秣之費約算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
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巨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
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
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
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
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合省駐防官兵分地

耕種稍倣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餼糧次年之後各兵自會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薄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目今將帥所隸兵丁皆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倉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升遷兵隨官去旣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覈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去來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彊之利或有難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暇會夫鳥獸之會啄

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傷乎且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驚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去賊二三百里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百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爲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覈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甚惡貪吏令犯贓十兩以上者籍歿之命岳上疏曰今汰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耳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案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疲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爲貪者皆眞廉獎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混行民生日蹙馴至亂亾興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

按也臣於目不經睹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叅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督薦之按叅之者也又如薦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叅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叅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何承都貪婪事迹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薦之繼參之者也卽是而推則歸之

不止一八一事也夫舉動關係勸懲

執訪審確然後可入告君父之前其游移

候愚非輕率矢詳則綫索由人至於賄賂偏

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

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尙蒙譽

部臣據實覆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

部臣耳目有限科道官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

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覈甄別雖

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

任銓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出為外吏仰

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叅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覈某督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旣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勸大法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上疏陳漕事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稱大河衛旗伍畝齊屯丁斬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兵不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衆倡亂之舉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

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遠近打入大門執事釐粉
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衆倡亂
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 心可靜而不可
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
事淡長早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
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
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恣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
規固恢平有餘地而尙多求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
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又河兌一
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儻有混籌搶籌聽倉場臣察叅

究治尙未詳所以混搶之汰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汰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汰所謂立大汰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翦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雇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臣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汰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挂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贓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則情面牽挂於胸中也此搶

籌混籌者間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衆丁皆逃運官一人之目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目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卽有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倉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卽是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挂欠欠多力窮敲撲不前在弁丁拋必歛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汰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朝廷

誠非細末也臣前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既恐
耽延合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閒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
題叅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歷河干頃刻率至如
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清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
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惟國
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
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
民力而消隱患耳時閩中苦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
痍未起饑寒所迫必爲奸盜疏陳六事曰緩徵買糴勸
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所言切中時要十五年轉

兵科楚中用兵江南浙江等省協濟軍儲不以時至命岳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久延歲月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新舊正雜錢糧盡解京師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資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餉至今二載所完尙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澄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一體夏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國家之深憂也命岳母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

事之地師行糧會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需芻餉是以閩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閩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笈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叅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今悉索財賦當茲軍興彗午之時求足目前尙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彊之法莫如兵屯古人行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可行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大抵發議之際莫敢擔荷必委之各省督撫察報督撫詢之將帥將

帥樂責餉於官而不樂責耕於士咸報不佞人各懷自
僂心且安得有憂國奉公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
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
軍衛屯田之制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武中養
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且今天下各衛所
不具在乎各衛所倉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
家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
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
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
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謬舛雖曰今日屯田已派

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倉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倉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案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案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夏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案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案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彊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

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
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天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
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必有護桑
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約
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亾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
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麋至

皇上加意招徠大者加五等次者爲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諒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本方向來
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

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凡人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入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衆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創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燭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維

皇上留意垂察滇南歲餉軍九百萬有奇總括一省夏

稅秋糧鹽課礦商魚牛稅其正雜銀止十六萬有奇命岳憂國計日絀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尙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椶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遁入孟良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愛養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俟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不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

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畱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服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大異於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巨億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覆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案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旣領田卽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願爲軍者卽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者卽爲官

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耕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孳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既登價值自賤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況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厯則例一切濫加悉爲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自不肯耕以擾耕人則瞻張眉動身開爪攫卽現熟者猶去其鄉況新闢者誰

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種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恐及今不行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也

世祖下其奏詔發銀十萬兩如所議施行焉命岳又請

設官清丈荒熟地畝曰今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
用之不充謹案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
有奇而荒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
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卽除荒
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堙豪彊收不稅
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鏹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
屯之籍是也荒田旣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
一頃令加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
蒙以欺朝廷而直以熟作荒者反不能清察於是官報
興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
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

節省蒿目惟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
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
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
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疆禦者二人督察
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縣履畝清
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旣繳不時
親自行丈案圖覆覈有昏髦瞽瞍不能履畝者奏罷之
有因仍前弊蔽隱懷欺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賣富
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料竣事之後

就此二省能爲國家增百萬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均丈此足國宜民之大道也疏奏

天子嘉其意詔俞所請而命岳已請假歸因復集清丈事宜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成規造魚鱗冊給關防定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後之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供億之費凡十餘條上之命岳旣歸閩中海寇方熾沿海諸軍日事經畧命岳乃詢訪賊中曲折情狀還朝後獻四事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謁用反間之術以攜賊

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朝廷采之頗見施行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居官不廉慎吏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下矣命岳劾其貪穢不職請爲粵東殘黎驅除大憝聖祖褒歎久之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之

聖祖嗣位奉使廣東卻尙藩贈金粵人以其爲吳隱之復生也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東之北隅有南澳者居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響應相爲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粵爲傳舍賊舟入粵則以南粵爲郵亭粵中大兵欲持廈門則又以南澳爲

藩籬故在賊爲要害之地在我爲門戶之虞也客夏萬
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
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
不可以孤立南澳撤則廈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
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
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
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
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卽翻然
改圖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剿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
何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鼾睡必當置陳豹於廡下清南

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埽靖妖氛在此一時矣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饑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當世服其剴切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其祿俸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命岳每與王大臣廷辨國事侃侃無所撓語間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獄不當坐謫官康熙六年夏畿輔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

天子冲齡萬幾之暇宜披覽古今以爲涖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旣成未及上遽

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尋味其遺言輒咨嗟太息比
之汲黯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
及讀詩雜記附焉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侯官人父牙明明進士官浙江提學叅議友少師事會稽倪元璐入本朝以諸生終友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迥常有句云野航人遠雁聲低新城王士正愛之采入詩話友又有作畫絕句靈谷皆梅放未曾石頭懷古不堪登無端傳就松鍼筆畫出青山是孝陵秀水朱彝尊稱其詩如俊鶻生駒不可施以韉勒其爲名公所賞如此慕宋米芾爲人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歲貢生知長洲縣事受詩於王士正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有玉琴書屋詩鈔風流文采久遠勿絕閩中以詩世其

家者咸曰許氏也

有玉琴書屋詩鈔風流文采久遠勿絕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

余懷

余懷字澹心別號鬢持老人莆田人流寓建康生於明
之季年傷亂流離詞多悽麗嘗賦金陵懷古詩孫楚酒
樓云江城西畔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
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
駒愁唱新亭陌夜淡苦竹嘯鷓鴣空牀獨宿頭俱白尙
書王士正咨賞之以爲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臥東
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符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
時柰何許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
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朱雀航云紅旗
曾挂大航西日暮蕭蕭疏鳥嘯野火閑雲空滿地橋邊

風雨夜淒淒，撰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泗水潛夫記武陵舊事意也。懷與杜濬白仲調齊名號。余杜白懷自松陵至樵李舟中雜咏云：一河春水漲桃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蝶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歸家。竟以客次徵歌選典，有如少俊吳偉業贈詩云：石子岡頭聞奏伎，瓦官閣下看盤烏。長洲尤侗弔之曰：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也有味外軒詩多散佚矣。

丁煒 弟煒

丁煒字澹汝又字雁水泉州晉江人祖啟濬明崇禎時官刑部左侍郎贈尙書煒幼孤入本朝弱齡補諸生順治十二年定遠大將軍濟度統師取漳州濟度鄭親王世子也

詔優宐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試幕下量受職旣試煒居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內遷戶部主事時議稅閩鹽煒力陳不可事得寢除兵部武選司郎中調職方出爲江西分巡贛南道閩人佃於贛者乘亂暴橫號田賊淫殺無忌設法捕治之民情大洽遷湖廣按察使有重囚二十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煒察

其冤枉竟雪其罪俄以事謫官居武昌未發武昌卒夏
包子作亂圍巡撫署劫帑金糧儲道葉映樞自刎歿包
子復以兵至焯邸脅署偽巡撫焯聞之驚棄家踰垣而
逃從平湖門水竇出得免於難亂定補姚安知府再遷
按察使乞病歸數年卒焯善爲詩其論詩曰鍾譚詩歸
出明季操觚家奉爲津筏去華存質將以救飛揚蹈厲
之失然天地英華刊削濩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
又曰詩貴新不貴襲貴獨造不貴依傍然厭常之弊或
至詭趨俗流之失究且忘源海內詩人漸以漢魏三唐
爲不足法駸駸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
人究之依蘇襲黃蹊徑固未脫也則何如規於漢魏三

唐之爲近古無弊乎其爲詩之旨趣具於此言也尙書
王士正謂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茲惟鄭
繼之後惟曹能始目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爲不絕矣
燁臥病酬林澹亭云青山秋後夢黃葉閩中詩新淦舟
行云柳邊過雨鷺窺網花外夕陽人倚樓有問山詩集
十卷文集八卷紫雲詞一卷從弟焯副貢生亦能詩官
理藩院知事有滄霞集

子庸從才金
卷一

季
有嘉植車

范鄱鼎 辛全

范鄱鼎字彪山西洪洞人少而清簡無累於鄙俗康熙六年成進士以親老故不詣吏部注官既歸築茅室因師曠故里之宅稍加功飾奉母以居起書院聚書其中名曰希賢買田施養後學初絳州辛全以洛閩書教授鄉里鄱鼎頗聞其遺說其門徒傳之河汾間業儒子弟慕其風流多有從之遊者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巡撫劾其悖不問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進所著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廣備考三十卷其書取辛全孫奇逢黃宗羲熊賜履張夏說附下己意聖祖嘉之以

御書賜之初鄩鼎父芸茂嘗輯山右之文二十卷題曰
晉國垂棘鄩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續
垂棘前後共四集又三晉詩選四十卷五經堂文集五
卷語錄一卷全字復元明末貢生學宗姚江著書甚富
嘗以後生多指王文成爲異端失爲下不倍之義又以
黃梨州學案專主文成失之偏又不當取霍澗厓寓書
於祭酒新城王士正辨之士正疏請增從祀理學諸儒
於孔子廟庭事未施行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曾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夜過采石江船忽破乃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汝願葬魚腹頃之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隙人咸異之祖東移家泖上築堂因名曰三魚堂隴其少卽建志聖賢不肖碌碌旣長博觀先儒語錄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是時河北關中學者主孫奇逢李容而黃宗羲之學獨盛於南隴其皆不以爲然康熙九年成進士舉博學鴻詞遭喪未赴釋褐爲嘉定知縣將赴官爲銘以自警曰生者爲汝養歿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爾母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旣至自厲清白不畏

疆禦縣中豪猾求自湔洗孩童老叟莫不喜其淳篤每輸糧稅如奉父母縣中諍訟之事爲之衰息前後作令者每以俸入不給爲辭每賤發官錢令民輸送米肉隴其日飯脫粟妻自紡績所用清約一切竝皆除省民情旣洽馨實俱美常謁巡撫慕天顏衆方致珍物爲壽隴其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隻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獻之天顏笑曰吾知公意厚然隴其性崛彊忤天顏意天顏內銜之坐微罪劾罷其任及去民皆拜辭號哭數十里不絕家居久之以都御史魏象樞薦起原官知靈壽縣權西平縣事至京師大學士明珠欲識之屬所善通意好隴其居一夕潛去卒不肖詣明珠二十九年

聖祖詔九卿察舉廉吏隴其及三河令彭鵬清苑令邵嗣堯麻城令趙蒼璧同被引

見皆擢隸憲府而隴其除四川道監察御史既登臺省以整飭綱紀爲首務湖南巡撫於養志遭喪去職湖廣總督乞畱其任勿更代下九卿科道議多依違者隴其上疏爭之其略曰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又曰養志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又曰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百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撫臣因

督臣題請而畱將來督撫丁憂者皆將援此以爲例其
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弛綱常自此壞關係
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
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疏出時以爲得執恣之體焉俄以
爭公事憲臣劾其奉職無狀傳將安置奉天笑曰奉天
亦可讀書也遂免歸泊然不以爲意好論學弟子從者
甚衆家貧甚授徒常熟逼歲除乃返抵家頃之卒康熙
三十一年也年六十三所著有四書大全四十卷松陽
講義日鈔二卷續困勉錄六卷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
集六卷附錄一卷三餘堂牘言十二卷學術辨一卷古
文尙書考若干卷三十三年

聖祖調以直省視學宜得人敕九卿舉所知如陸隴其邵嗣堯者於是兵部侍郎李允地督順天學政檢討顧允敷督浙江學政隴其督江南學政隴其先卒乃命嗣堯爲之嗣堯謂其子宸徵曰此官乃先生之官我攝官承乏巨捐俸盡取所著書鏤版行之又有問學錄松陽鈔存讀朱隨筆讀禮釋疑巡撫張伯行攜至閩中故閩中別有雕本也問學錄本四卷松陽鈔存二卷則伯行所刪節非足本隴其尤斥致良知之說且曰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知之至於涇陽前選偏於主靜雖本宗朱紫陽終近禪學亦弗足尙於是專以朱子爲宗異於朱子卽謂爲異端判別區軫勿敢出入也雍正二年廷

臣議隴其從祀孔子廟庭

乾隆初元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曰清獻邵
嗣堯猗氏人與隴其同年成進士初爲北直清苑令家
屬來任所嗣堯賦一詩卻之不令進城其句云囊空猶
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其清介如此康熙二十九
年察廉吏擢江南道御史故事科道外轉乃出爲監司
直隸守道缺以嗣堯爲叅議轉補之俄以試監察御史
提督江南學政卒嗣堯著圖易定本一卷其說多本於
皇極經世也又有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彭鵬字奮斯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耿精忠叛授以
僞官不屈釋褐爲三河令日會齏鹽杜絕請託察廉吏

鵬爲第一授工科給事中超遷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使歷擢廣東巡撫粵時進諸司訓之曰周官六計上廉吏吏不廉雖有小善不足錄也故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有古愚心言八卷康熙四十三年卒

魏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吏科都給事中坐事貶秩爲允祿寺丞補官請養歸十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以都御史巡畿輔甚有風力人服其舉人之周爲戶侍以其自作詩文爲所屬王士正所定作書謝士正云於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蓋象樞素講學也謂其子學誠吾在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百遷刑部尙書乞歸歸後書數千卷外無長物

庸齋才金
一
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其清苦自勵如此象樞常
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
漸也時人與柏鄉魏裔介稱爲二魏卒謚敏果祀賢良
祠有庸齋閒話人以比薛文清讀書錄也子學誠字無
偽號一齋壬戌進士改官翰林至左諭德

魏裔介字石生一稱崑林象樞同年進士風節諤諤談
論康濟官大學士

國朝諸大典多依裔介奏議所定也學宗朱子著聖學
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周程張朱正脈無卷數致
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希賢錄十卷
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樗林

三筆五卷孝經注義一卷多識集十二卷雅說集十九
卷清言玉屑一卷崑林小品三卷外集無卷數牛戒續
鈔三卷觀始集若干卷潮洄集十卷詩文集曰兼濟堂
集二十卷裔介所著書止於此世所傳資塵新聞七卷
乃庸妄人所爲託名於裔介者

三層有才金

卷一

空

有嘉極朝

陳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福州閩縣人未冠成進士時康熙九年也選庶吉士除編修請假歸適會耿精忠叛以兵脅諸名士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中夢雷託言有疴瘵疾疾愈當起而陰遣使閒道入京師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有陳昉者汙賊僞命京師皆傳以爲夢雷也賊平議罪徵下詔獄證具矣

聖祖憐之謫戍尙陽堡初夢雷與安谿李炘地爲同年生相友善及難作炘地亦在假夢雷嘗潛通書約共圖賊旣炘地在賊中用蠟丸上密疏有功超拜學士而夢雷方蹈不測無以自明希炘地爲助卒莫能昌言救之

夢雷憤懣往往發爲文詞詭激豪蕩觀者以爲過其實
而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
變窈杳而難窺貞哀糺糅以任剝復兮叢頽焮忽其不
可思匪甯澹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晰乎先幾信質質
偃蹇以倅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渺余躬之再誕兮皇
降衷其猶弗慝式庭訓於髻鬣兮景曩哲爲繩墨漱沆
瀣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爲襲繡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
以綴飾戒焯靡以耍姘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
值兮盥用薦於王國余旣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爲
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倘恍於羲皇
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蕘兮匪荃蓀其弗俱信

趨舍其允臧兮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泰清兮行踽
踽其猶晏如體養老以娛親兮駕言返乎故閭就頤而
致困兮蜂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蜡躩兮長蛇游其肆
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瞽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
羸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殞以濯癢兮顧天性而爰度
彼績衄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泯忍以劇秦兮庶
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底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其
多汲汲兮甯晏晏於寢譌余旣嗾韓盧以搏競兮田父
猶遭迴而踏步挈虬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躓
於淤如兮驂又淖泥而弗寤搏蕭艾爲蕙蒞兮庶用遺
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

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鵲巢之卒瘞兮疇偃
仰其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彷徨
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
其將晚戒糗糇以揚舲兮載鳴鸞而陟巘叩九關以竭
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九首拔木而莫
綰旣輪困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
弗閱其弗辱也恃九臯之間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聃
息駕以埃時兮忘謠詠之莫或暴也衆口之鑠金兮萋
菲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賈殃兮曾括囊之罔規市虎
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色及余躬兮猶惘惘

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橘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
挺兮厥質仍夫馘馘堯舜之聰明兮終藉臯陶以爲理
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絏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繹
義文之所指明聖其終莫予訖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
讐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戕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岵
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
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躡踊而就僵神
漠漠其間滅兮息曠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
規而若憮謂拘囚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罟矧覆盆之
未剖兮躬頽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
痠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蘧兮

語刺刺其若芒目冥冥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
朋之歎歎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庇形兮據禮經
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銀鐙之在絆母使慈母戚
於重泉兮嚴親間而永歎忠孝之兩訖兮孰臧否之能
判恫余思之憤憤兮自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攣兮痛
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翳翳其若矇襲季冬
之長夜兮卒律颺颺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
颯沓浙瀝而下濛衆寐喻息以交鼾兮撼余寤而震恫
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
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扈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
齟兮惟道在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其成貝錦屈

子之拳拳兮惟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
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
視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從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
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以融融卒冉冉以邁此
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俟兮神營營於天
宇旣漸達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膺曷承歡以永日兮
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蘅杜
若茲其爲蒿兮雖漑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
縲紲之爲痛長伏苦以噓瘕兮血滯淫而腠膚耶攻首
其如焚兮液潛鑱而內枯日晚晚其就陰兮忽一體而
神殊爭還嗒以紛呶兮互詬誅而攘掬宵軋軋以達曙

今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舛錯兮震余衷其足
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旣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
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
橐鑰惟神明總於太清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旣懣
瞽以煩寃兮厥屬失據而相薄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
因時而改作願甯淡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醫言其
有旨兮感余心而怍怍聊忍痛以尊生兮舍古訓其何
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
重搜爰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勿越惟勿
憂而日中兮固苞柔以無蹶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
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慎斯語以祛

痒兮更探索而旨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
望浮雲黶黶而莫廓兮淫潦汎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
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
觸緒以興愴兮重悶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永聖
訓以自強固獻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他文
大率類此篇也夢雷才敏妙能通國書在塞外十餘年
公卿子弟受業者眾

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釋歸命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久之復緣事謫戍卒於
戍所夢雷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
道人集一百卷節鈔者又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中庸得才金

卷一

三

有易樹車

陳遷鶴 子萬策

陳遷鶴字聲士先世泉州安溪人徙郡城父洪圖天啟丁卯舉人三爲學官祠詔安名宦遷鶴舉康熙十九年鄉試二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五十矣孫在豐徐乾學李光地相繼爲館師咸重其文學二十七年授編修遷鶴耽情著述常爲太極無極說曰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異端者流竊此爲空虛之說至理晦焉愚謂天地之道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天地者人心之妙亦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人心者必曰有物立乎動靜之先思之不得其解遂以冥漠無爲者當之是爲佛老張其幟也夫天地之道純粹

精也所謂太極以其純粹者而動萬物生焉得名之曰陽以其純粹者而靜萬物成焉得名之曰陰太極即在陰陽中也人心具仁義禮智之全德太極也靜而斂精固神陰也動而舉事宣謀陽也太極即在動靜中也是故陰陽者生成之器也太極者生成之理也氣行理周先後無次然天地將生萬物始有溫氣將成萬物乃有肅氣理先氣後無次而微有次者也生者出也因時呈見之謂既不得陰陽本無因太極始有又不得謂有生於無太極乃無也遷鶴疑胡安國春秋傳淡文臆說未必盡合聖人之意因讀韓愈詩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及言春秋據事迹實錄而善惡自見怡然有得乃上

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窮討端緒而條辨之其言日記曰春秋之失亂非聖經錯亂難讀釋經者亂之也多立義例前後矛盾甚且自立意見鑿空議論屈聖人之意以就已又至深文春秋爲鑄鼎之刑書是經之不明傳害之也傳能害經而紛紛然曰求之諸說戈戟橫生與經爲牴是重其害也程子云因傳以考經之事蹟因經以辨傳之真僞愚謂學者且潛心聖經如隱公不正卽位之禮知桓必行篡弒之逆公薨不地公卽位隱公不葬卽知桓之爲弒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之命不書天卽知春秋正桓之罪此不待傳而明者也齊侯逆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卽知桓公

必有夫人之難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卽知夫人與聞乎弑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及齊人狩于禚卽知莊公之忘父仇夫人如齊師會享齊侯卽知莊公不能制其母夫人不與公偕至卽知其後必有司晨之禍亦不待傳而知者也閔僖不書卽位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如齊卽知慶父弑二君而夫人與聞亦不待傳而明者也鄭抗王師衛拒王命荆伐鄭入蔡以蔡侯獻舞歸舉中土之大而侮於荆蠻則知天下不可無霸主故北杏之會崇獎齊侯無論衣裳會九召陵伐楚爲聖人所褒卽城楚邱伐山戎亦聖人所予傳或譏其專或譏其勤兵於遠者過也齊侯沒而楚勢張執宋公敗宋師于泓

伐宋圍滑公子遂如楚乞師舉諸姬南向從楚則知天下又不可無霸主故侵曹伐衛卽書晉侯踐土之盟功繼九合城濮之勝威逾召陵傳以爲詐敗而譏之者過也晉文沒而秦虐興其滅滑也凌諸姬之漸也殽之戰彭衙之師紹霸功而嗣文之烈經有褒辭何以知之以秦伐晉書人晉伐秦書爵知之而傳貶之不少恕者過也晉襄歿而靈公不君景厲微弱楚燄大熾莊王挾其雄心猛氣主盟辰陵敗晉師于邲圍宋圍鄭迫王郊而問鼎春秋惡焉悉書於冊以著其惡傳乃以殺陳夏徵舒而進之不知春秋書楚人抑之也何也僭王之人不得操討賊之柄子之者過也晉君州蒲弑而楚日爭鄭

中土受其蹂躪天下又思有霸悼公三駕伐楚而楚不能爭桓文之勳再振會于蕭魚志其盛也然衛侯出奔不能定卽知霸業漸衰繼以平公懦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卽知其不能攘楚將與楚爲和有宋之會卽知其有號之會有號之會卽知其有申之會有申之會卽知其必滅陳卽知其必滅蔡晉人無辭於諸侯卽知其必有厥愆之盟必有召陵之侵然盟愆欲救蔡而不能會召陵以求貨不得而歸晉霸遂衰不競於楚然囊瓦貪而不仁則知其必有起而害楚者而吳師陳於柏舉柏舉敗楚入郢卽知必加兵於山東之大國而有艾陵之師既有艾陵之師則知必與晉爭霸而有黃池

之會數勝莫救不戢自焚則知有於越乘其後而春秋以獲麟終焉孔子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紀其終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中間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奧蹟難知揭其大要莫過於正名分明王法而已是故荆楚雖有小善紀其事而非進之也以其僭王之罪大也君雖無道非人臣所得弑也以天澤之分不可踰也紛紛戰伐總以王法爲斷能尊周而攘楚斥秦敗狄者皆予之也以恩怨別曲直者私情而非王法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挈大權以歸天子而非孔子自爲王視孔子太高儼然奉天命行天討袞冕南面而黜陟辟公恐孔子不敢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春秋立法

甚嚴而待人甚寬刑人殺人則人動輒得罪至於無所容恐聖人意不如是刻也春秋之始惡有盟誓其終也患無盟誓惡有盟誓者忠信薄而人心疑紛紛然曰尋詛祝瓦屋石門所以謹之也患無盟誓者約會寡而人心散天下將尋於交質子于鹹剗陵所以歎之也且春秋之始傷天下無王其終也傷天下無霸傷無王者爲天子威福下移列侯敢抗衡王室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王人子突救衛聖人之所痛也傷無霸者方伯微弱不能翼戴天子勢至列國自相强大天王將降號稱君會于黃池會于橐皋會于鄖聖人所不忍言也然而所謂五霸者乃大彭昆吾豕韋齊桓晉文而非宋

襄秦穆楚莊也宋襄不成乎霸秦穆以伐天子之方伯而霸之楚莊以勝天子之方伯而霸之則是推跋扈者爲雄長而非春秋書王法之旨矣又曰讀春秋至中途輒廢然而返未有能終卷者以傳例參差故傳例貶則書人褒則書爵隱桓之初尙有可憑其後不應書人者亦書人不應書爵者亦書爵傳會穿鑿曲爲之說學者思之不通乃疑而掩卷矣竊以人字之例有微者而書人有將卑師寡而稱人有非天子之命大夫而書人有進之而書人有衆而書人啖氏曰一字可徧施於諸例惟人字不可一律拘也至於書爵有中國無霸而忽有霸不得不書爵以正其號北杏卽書齊侯侵曹伐衛卽

書晉侯是也霸主多書爵示別也有中國無霸而荆蠻主盟不得不書爵以紀其變而志其橫孟與辰陵之書楚子紀變也伐陸渾之戎入陳伐宋圍之書楚子志橫也盟宋會虢而後南北二霸矣欲貶之不勝貶矣不得不從其舊號以著其實所云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會申書楚子此後楚皆書爵著實也楚燔而吳興聖人待之亦然柏舉之戰既書蔡侯不得不書吳子黃池之會兩霸爭衡不得不書吳子此皆直書其事而美惡顯然必欲穿鑿而爲之說曰書爵以予之然則伐陸渾之戎犯天子之疆而問鼎書爵亦予之乎論春秋無誅意之法曰立此說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

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邾如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魯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按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漢昭烈治成都天旱禁釀吏搜人家得釀具欲罪之簡雍與昭烈行於郊遇一男子曰此人欲淫昭烈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以意誅人與有淫具而誅姦正相等耳自傳經者拘爲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於是有舛望之律有腹誹之條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彼蓋假託於春秋而不知春秋無是法也論春秋無治黨與之法曰虞書曰

罰勿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豈有立爲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
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相朝力辨其不然蓋
儒者立論宜依忠厚况經意所無豈可以經意穿鑿而
附益之哉秦漢以下一事而逮及千人百人明太祖於
胡藍之逆殺人數萬皆黨與之說爲之毒也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傳經者不必過爲張皇也春秋作於
魯哀十四年已往之亂賊竝不知後有此書同時之亂
賊未嘗見此書何懼之有聖人正三綱植五常使君父
之分懸之日月而昭然萬世臣子皆有所畏而不敢動
於惡則懼之也至於助惡之黨何國無之誅之不可勝

誅亦止昭明其法使後人觀焉知黨同之人與亂賊竝
勒在丹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將戰兢凜慄而謹於
所附則懼之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恃有此法而已如
傳之意似孔子欲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亂賊起九原而
親刃之若晉明帝之追戮王敦也又似孔子終日忿懣
鄰國之君有能討賊者卽進諸臯夔之列不討賊卽欲
加以其驩之誅亦非也論春秋悉憑赴告曰左氏詳於
事蹟公穀精於義理而左氏亦有高於二家者不書不
告也折衷乎是而後儒揣摩億度之論息矣啖子曰列
國至多若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
數卷况列國之事乎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

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又曰春秋之時天王號令不行胡文定每於經中書戰輒云上告天子譌矣猶末也莊十六年齊桓同盟于幽中國始有方伯前此未有也若論强大齊爲之首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胡傳云下告方伯則譌矣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當是時晉襄公卽方伯也亦云下告方伯亦譌矣遷鶴以詩之雅頌毛詩朱傳閒有同異大旨不甚相遠惟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學者雖宗朱傳而序說不可不知也論之曰

毛詩傳最後出自唐太宗命孔穎達作正義遵之數百年無異辭朱子起始與小序詆然卽其前後考之二程張子聞知大賢朱子所私淑也論詩而用序楊龜山朱子淵源所自也言詩亦用序胡文定朱子之前修也傳春秋引詩一依序呂東萊與朱子同時亦謂毛詩之義最得其真後起大儒爲真西山服膺朱子者也引鴛鴦之詩而依序黃勉齋朱子門人也引風雨之詩而依序文相國引菁莪之詩亦依序至於馬貴與護序尤力辨之尤明且詳曰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今日竟棄置不講矣爲功令懸朱傳以取士卽精通毛詩於科舉無所用然而窮

經之儒與好學深思之士著爲議論載之文章動稱序說豈非馬貴與所云不可廢者哉六籍經秦燔之餘詩以諷誦獨不絕漢初去古未遠諸儒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出自子夏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有以爲國史所采錄亦未有定據而史記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序自正風雅頌與夫忠臣孝子諸篇而外凡云刺淫能令讀者發其媿恥所謂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爲詩人之忠厚凡云刺時能令讀者生其畏懼所謂邦之杌隍曰由一人爲詩人之忠君愛國合三百五篇皆可施於禮義也苟可施於禮義矣雖文字參差何可廢哉今

治詩之家終身不見毛序甚且以不宜場屋與稗官小說同類而觀之吾故申明其說俾知六義之傳其原有自爲不可廢而非敢與朱傳牴牾云爾歷官至左庶子年七十請告歸猶勤勤改訂所著書不輟也遷鶴勇於行義福州常氏婦未嫁其夫陳國勳得罪長流山左常徒步入門養姑七年遷鶴聞之爲募金贖其夫歸海上軍興泉州有里長大當之費胥役恣爲奸利每致破家沿及承平此風未息爲言於總督興永朝革之鄭成功據臺灣濱海居民避賊徙內地名其田土曰界外悉不賦之比臺灣平有司按籍徵科歲久莫知其故業民以大困或挈家流亡遷鶴請於有司就現耕地履畝定稅

界外之人甦焉其有德桑梓多此類卒年七十六著易說十五卷尚書私記一卷毛詩國風繹一卷春秋紀疑三卷春樹堂文集二卷子萬策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精研算術有館閣絲綸近道齋集萬策從子亮世孫科捷竝入翰林郡中號爲清德門戶科捷官鴻臚寺卿有志道齋集

馮景 顧諫

馮景字山公浙江錢塘人爲諸生善治古文辭而負氣
嶽嶽不與俗合遊京師兵部侍郎項景襄客之時有司
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宋廡者景投
書於左都御史魏象樞凡千餘言事竟得止聞者以爲
壯相國索額圖欲一見終不何詣去之淮安授經自給
督漕淮安者徐旭齡也甚重景會久雨大水壞廬舍景
以開濶河議進曰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
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
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
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

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天行之常耳連縣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已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旣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壩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

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涸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毋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閉故文風科名寔昌而閭閻血脉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沭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

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澗河爲己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乃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澗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葦之費加築則有采石辦灰

運甓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
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
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
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
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
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濶河輸淮近以河淤故
反就淮糴米充數奸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濶河一通
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賈採買之弊孔盡
塞其便五欲開濶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
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
應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

命駕復核了然委負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二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有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勦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深闊如前式復如城西興文開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

於河漑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
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歲修銀兩不敷
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便七
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
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
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竝興或譏不急公曰
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公亦然值杭大旱飢疫浚二河
修六井築西河長堤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
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
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
活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

早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
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廠舍招
集流亾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
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
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
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
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
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亾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栖留有所資生有
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
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

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
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
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
澗河通則三城無停水興文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
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
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
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
百世之後猶將戴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江蘇
巡撫湯斌入爲尙書掌詹事府景復投書陳淮安水患
請修隄防禁吏之不飭者以甦民困斌得書太息旣而
曰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科第也徵君閻若

璩著古文尚書疏證以晚出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
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
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例景謂其
書法與穆天子傳周書世俘篇同必出一手隋唐經籍
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晉
束皙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可驗也又駁正其四書
釋地十事若璩大服之景讀春秋有周正改時論十篇
其一曰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
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
是也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

月遂疑譌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辨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啟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劉向當曰秋十月也一語駁透

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繁霜
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
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
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有寅月而冬至
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
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
正朔以從夏時是于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
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甯責備賢者而已矣其
二曰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
三月於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

月乎漢律厯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
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
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於方
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
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
建丑之正月羣臣皆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
歸於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厯志
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
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

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
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
月耳顧亭林據此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
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
注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
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內
紀及顏師古注不信胡氏說也矧曰周不改時哉難者
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
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予曰理莫精於易義莫顯
於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於陽剛皆屬上於人爲君

子於世爲治於時爲春爲夏陰陽皆屬下於人爲小人
於世爲亂於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
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
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
改元紀時集大統而奉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於周
公七月之詩故凡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日之日
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
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故爲秋爲冬難者曰四月
亦純陽之月奚以不日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也
故曰四月秀萋猶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
亦陽止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繼志述事

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
 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
 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
 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所昭垂
 炳如日星而猶調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或曰周正
秦又不然曰不讀歷書乎太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
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并天
下時乎春秋則否案周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此誤也當云十二月戊子師初發便合周正而武成書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為周正之二十八
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
 也其三曰太史公歷書云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蓋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即反本於丑以為正
 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正反本於子以為正云

爾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演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於子律中黃鍾爲萬事根本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於時一陽動於下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於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而震本於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爲首而

周正以子為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
 周必改子月為正月者所以大一統而慎始也父道也
 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
 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義首乾之心震得
 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天開於子與帝出於震其
 義一而已矣案此則紂當剝極之運而坤為十月卦故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乎黃亦可以為血流
標杵之證故曰震為雷為
 龍為乎黃理無不合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
 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言復亨出入無
 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
 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
 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

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
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
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此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
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
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
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
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
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
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
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其
四曰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於乾元十二律亦

始於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

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度律均鍾百官軌

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天之道也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

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

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

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

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

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

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二閒夾鍾

三閒中呂四閒林鍾五閒南呂六閒應鍾律呂不易無
姦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
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
鍾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
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
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
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和氣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
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
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蕤
之下宮布令於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

下文明也反及嬴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爲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於一而天子一位成於三而爲三公究於九而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於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於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其五曰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於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鸞鷲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卽乾元坤元百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

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於髦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

稱王無謚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歡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稽非追稱也若之何弗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亾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爲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於圓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

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其六曰泰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於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

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
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
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
書云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旣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
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
邪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
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
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
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
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
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於大戴記所載文

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耶今人不信大小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其七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於夏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暮春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
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
厖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
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
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
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
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
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
御閒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
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誚鄭箋爲漢儒承襲

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矣哉至其注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夫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絳縣人不過偶一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自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明言六月而至於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

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
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
以周正互釋互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
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
奧毛傳曰煥煖也日月方除毛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而
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
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
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
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竄學諛聞之徒但憑私
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
所據吾綦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

其八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於先正之時行之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襄王乃於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恍然於傳言正時卽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注正歲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

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淩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正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於周禮祭蜡息老物之注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

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即仲冬建

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

之文明白如是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盲於目而不盲

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覩三光之明不亦大可哀哉鄭

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云

凡上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諾於三月營

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其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

九曰人不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一年春

之為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鳩曰昔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
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晨爲農祥也我
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
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
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
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合之周書歷歷
無爽今據以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
千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
歲之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
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
夏十月日在析木
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於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厯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末仲冬星昴圖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

也其宿牛斗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韋昭十二

一月夏十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

是而次之則元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已

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厯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

竈之首天竈即元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竈也者乃於

十三年春改子為寅反誚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

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

闕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

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

云秋蟬鳴樹開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

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庵曰唐人辨辨而自其

了然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
十曰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

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

度制正朔是誣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於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瓚學建辟靡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裸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屬武言先王屬文吾前已

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

斯怒皆不稱謚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
殷本紀云諸侯多畔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
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
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
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
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洵不誣也難
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
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
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
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
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亾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

亦不禁文王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下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竝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於經猶見於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帝則其辛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於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

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
 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
 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
 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
 本紀可觀也及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史見
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大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
 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凶德喪殷
 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多方帝乙罔不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
明德恤祀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
 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即稱王之明

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卽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
乃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
曰商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
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
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
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
信第卽位旣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
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
卽位時年四十七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
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太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
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

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之四十二年八十歲在
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
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
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
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旣得聞命矣惟
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
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
文王所演而彖詞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
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
於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
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

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景言論諤諤無迴避再遊京師主工部侍郎金甌

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問諸景景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耶奈何斥不賢耶不及早言須

上命而簡稽之是職之怠也甌患五部皆有斥者景曰東漢詔舉鈞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公能若是古人何讓哉甌曰善遂一無所斥先與湯右曾查昇李我郊以文學受知於祭酒王士正士正居言職景上書責其諫諍士正不以爲忤也鄉試有顯者授以關節卒不肯受遂被考落景嘗作恨

不見彭公敘曰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
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
及缺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
朝可以覲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汚公
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
其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藜粥有時絕糧則吾以公爲
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牽騶於庭
公鞭之則吾以公爲彊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奏癸
酉順天主考官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
下壯之則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
秋濤齧堤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則吾以公爲河溢

瓠子請以身填金堤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爲一琴一鶴
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
爲快而况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一人之身者哉思之
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
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
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俱之
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
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
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
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

畫而時觀之以釋恨彭名鵬閩人清吏也商邱宋犖見而賞之犖巡撫江蘇喜徐邈不寄耳目於羣吏之言景謂不如張忠定公探民間事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六七矣景益老竟無所遇惟與山陽顧諛善著幸草十二卷諛序之又有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已付梓矣皆燬於火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私謚爲文介先生諛亦不達以治古文名

顏元 王源 李暉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戍遼東衛卒於戍所元貧不能治裝東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葬人以爲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剋潔慤自爲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卽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爲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彷彿班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以盡吾李明性崇實學言與其

說合詣之明性不見亦不答拜元又詣之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明性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明性乃遣其子堪與游故堪之學多出於元也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王源字崑繩少有節概慕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之爲人善古文蠡縣李堪見其文盡棄少作而學焉又與堪師博野顏元元講學於鄉里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源一見大說與堪同師事之源好遊妻子不知其所知與桐城方苞爲友苞固爲程朱之學者也一日忽至苞家謂苞曰子篤

信程朱恨終不能破子之迷也因留兼旬爲言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苞終不荅憮然曰子終守子說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過也苞作而言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也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則西漢趙張之吏治也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又程朱之爲人皆易退而難進也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

吾願子歸視妻帑潔其身而已矣毋非議前人爲也源
因自咎曰子言亦有理吾又聽子言矣自是終其身不
非程朱旣而苞以事下獄旣解堪來言亦以語源者語
之堪亦以爲然也源有文章練要若干卷

李堪字剛主蠡縣人居恕谷里又稱恕谷堪父明性字
洞初謂學貴實踐實踐必從謹身始聚生徒喋喋講學
無謂也又謂世儒求身心不實乃求事物事物不實窮
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注事說物益復不實遂屏
去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爲舍己
爲人其事則學亦安用矣乃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
學與五公山人王餘佑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

鑑事蹟可施用爲一書嘗誦之康熙二十九年副榜仕
爲通州學正堪傳其家學又與大興王源事博野顏元
遭喪旣葬陳服慨然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
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亡誰當讀者有以蕭山毛奇齡
所著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部餽之者讀而恍然遂
往詣奇齡受樂盡得其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
十二律諸遺法去書有譌謬亦爲正定奇齡甚愛之堪
博學篤志謂前儒每言講習證悟不務實而窮高遠斯
乃義合乎程朱而教背乎孔氏然非聖人之所謂學也
其論易以象爲主兼取互體以爲性與天道聖門罕得
而間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言之

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其詞虛誕其
理恠淺不可用也又論大學格物卽周禮三物孔子之
世去古未遠六德六行六藝綱領尙存格物之學人人
請肄不假更甞厥旨故但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
示其途而已補格物者是畫蛇而添其足將失旨酒而
不可悔矣堪言論多祖奇齡惟以三物詮大學蓋遵顏
元之指不依奇齡爲斷奇齡惡其異已別起一義作逸
講箋以難堪同門諸子遂兩行之不定其是非卒年七
十所著周易傳注七卷附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
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學記五卷李
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

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續刻三卷

文獻徵存錄卷一終

文獻徵存錄卷一

010-234

文獻徵存錄卷二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楊瑀

楊瑀字雪臣毘陵人讀書爲己隱居不仕李二曲言曩
余遊毘陵毘陵有隱君子楊雪臣者數爲余言其從兄
砥齋風節又言寓郡南園一時郡中諸名賢多過我者
而潔庵唐翁過我尤勤雪臣稱翁坦率諒易任真而行
不愧三代遺直翁荆川先生從孫也或云唐宇堅其答
雪臣隱君書曰客冬吳君濬長自都門以先生所撰尋
樂堂記見寄喜慰無涯闡尋樂之旨竝及堯舜伊尹方

體用兼賅不墮一偏合之以敬庶學者當下知所從事而致樂有由痛快的確發前人所未發乃天地間一大文字何幸借敝廬發之雪臣有襄城紀異詩云賢勞當世變王事一身輕瘞玉留芳草歸魂樂故城精靈原不泯孝感自生情莫謂聲來異無聲卻有聲二曲去毘陵撰文賦詩贈行者甚衆雪臣序畧曰辛亥履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郡之人爭識之子獨無意乎予曰先生爲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旣又曰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旣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吾道之楷模也且曰卻太守之聘幣辭撫軍之薦剡者也予乃聞之起敬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

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冊以講學爲首務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事末世所諱乃以爲匡時之要邪陽明之學尤今人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從邪吾將識之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旣而得先生所著學髓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知本者幾人哉求其知而能行且亟以之覺人者又幾人哉雖在數千里外猶當閉關以識之況儼然在望而可咫尺失之邪於是齋宿而造館舍望其容盎如也卽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淆浩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語上語下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

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於是攜吾子若姪日就教於先生先生亦以瑀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悃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於稠人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毘陵之去蓋屋不下數千里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先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行執吾子之手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感先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所居之逼爲他日造

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吾茲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不出以全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出也以覓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於先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於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顧亭林寄楊高士詩云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厯書池淨山連草舍長但聞楊伯起絃誦夜琅琅又與之書曰僕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郎君博探文籍而不求

仕進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向者日知錄之刻
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啟
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
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
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尙爲供他人捉刀之用已
刻之淮上矣頗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意其傾
倒雪臣也至矣

顧炎武

吳任臣

張詔

張爾岐

顧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本名絳明贊善紹芳
孫年十四補諸生志操絕特惟同里歸莊與善時號爲
歸奇顧怪炎武專心經書該究精悉與友人論學云百
餘年來其爲學者往往言性言心茫然不得其解也命
與仁夫子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
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其爲
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其告
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
以文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其言仁曰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

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置四海困窮而講危微精一是其道高於孔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孟子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所問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不言也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酬酢皆有恥之事也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

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不取諸五經論語而資之語錄是之謂不知本典謨文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經學卽理學也

舍經學而言理學則其所謂理學禪學也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知其墮於禪學也嘗歎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東海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閒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旣壯文學之會漸廣投止所及莫不尊其名行望塵請益炎武虛懷切磋因著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已探蹟洞微吾不

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
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
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
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
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
而好古吾不如張詔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
有之然非布衣所得議也在關中與諸子論學曰諸君
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君子爲學舍
禮何由近講學諸師聚徒立名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

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繼母王氏之女也未嫁守節姑病斷指以療崇禎中有司請於朝建坊旌之甲申聞國變絕食死誠炎武勿更出仕福王在南都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遷延未就俄徵爲職方郎亦不至銳意耽學自少至老手不捨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而後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故友忽不相識頗責斥之或顛隊坑谷亦無悔也兵後盡粥其產將遊海上不果避怨至京口渡江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家傭旣歸復有怨之者陷以罪幾不得解旣

而居章邱治田舍長白山下俄爲土人所攘奪乃游都
中至昌平謁十三陵東至會稽復北謁思陵攢宮往代
州墾田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干江南不足懷也未久又
之淮上復入都謁思陵又往來河北邊塞者十餘年凡
謁孝陵六謁思陵六愛華陰之勝遂定居焉食沙苑蒺
藜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身本南人喜北方風
土嘗曰性不能行舟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入

國朝薦博學鴻詞又薦修明史皆辭在京師邸舍王士
正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蚺蝶行可乎卽朗念
一過同坐皆驚善爲詩詩筆皆妙有亭林文集六卷詩
集五卷朱彝尊曰復社諸君多負文章經濟若顧甯人

媿羣雅而繼國風者也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其詩若孝陵圖天壽山衡王府邢州秀州井陘諸詩雄渾悲壯漢魏之遺音也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有古俠士歌云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魯朱家名字人知否尤得古意自大同至西口有云印鹽和菜滑桐乳入茶凝又極彩緻也嘗論嘉靖從祀之失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

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竝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迨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周頤者惇頤也避光廟諱去惇字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

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
 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
 書記抑又次之又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
 之作也至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
 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俱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夫以一事之
 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
 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
 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
 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又論易厲薰心曰慈谿黃氏
 震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

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會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日鈔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

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厲薰心之義而周公先已繫之於易矣又論心學之失云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亾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

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梏亾之者矣又云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亾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又云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可無酌又論良其限列其夤曰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瞋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矣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良其限列其夤之說

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薰心之厲矣又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云九淵嘗與朱子會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史言如此而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

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

經四子沛然若洩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語合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

句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

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
 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
 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曰為悔夫得魚亡筌得兔
 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究筌蹄以為多事其可
 乎哉東莞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
 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
 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沔
 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
 之言豈鶩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
 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
 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

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比言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

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歿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而晚同乃至說成生異而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

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
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
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
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
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
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
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
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閒而王世貞發策謂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
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
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

爲泰州

王良龍溪

王畿二人

泰州之學

一傳而爲顏山農

均

再傳而爲羅近溪

汝芳趙大州

貞吉龍溪之學

一傳而爲何

心隱

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

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時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也

贊陶石簣

望昔范武子

炎武精音均之學因明陳第所說通之探檢經傳大暢厥旨撰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

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當世重之名爲音學五書

好涉覽古今志乘略錄又參以目驗爲天下郡國利病

書百二十卷其零殘之說別爲肇域志則依圖經之例而著錄者也獨肇域志散佚良可惋惜其日知錄三十卷說者謂可擬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有九經誤字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八十卷杜預左傳集解補正石經考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金石要例顧氏譜系考一卷菰中隨筆譎觚救文格論雜錄總數十卷世傳經世編十二卷託名炎武則非炎武所爲也本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首妻歿於家寄詩輓之而已竟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炎武無子門人奉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於世全祖望曰先

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絕俗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
一史十三朝寶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及公移
邸鈔之類有關於民生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
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
書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徧行邊塞亭障
無不了了而始成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
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
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
才老而下廓如也喜金石之文到處蒐訪謂其在漢唐
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
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

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理學者經學
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起不知舍
經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
慈溪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
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
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
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
而日知錄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
焉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
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爲累
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徐尙書乾學

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賑其乏至是鼎貴屢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徘徊渭川畢餘年足矣無子尚書爲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門人奉喪歸葬崑之于塹又曰王高士石菴之言曰亭林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吳任臣字志伊號爾器仁和人諸生涉覽記傳號能多識通天官六壬奇門學射事多中人比之管郭吳百朋

嘗在馬鳴九許語及鄒毆二字當作何讀任臣答曰毆也同見秦權鄒古文許出說文長箋百朋卽取二書尋檢竝如其說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旣試授檢討與修明史歷志任臣入都與李因篤俱爲益都相國客一日閣學李天馥召客會宴任臣與毛奇齡在坐天寒因篤衣短貉裘而來毛色粗惡天馥謂當內其毛而衣之因篤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乎負薪所衣當是羊裘羊裘賤服也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者奇齡曰毛不內向是也羊裘則用純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紕毛向外用白絲嵌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

非外向乎禮記云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解者謂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謂之非古此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天馥以問任臣任臣曰信黼裘誓省狐裘祭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褻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鄆詩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羊裘狐白均可用為朝服而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貴賤之一驗也因篤笑曰田文以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秦人薄之國策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果何貴何賤邪任臣曰羊之值不如狐然歷觀諸書則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賤也坐客皆以為然他日天

馥爲溥言之皆大歡噓志伊明於推步亦精樂律曾於市上見編鍾一枚叩之曰此大呂鍾也後滌視款識云古大呂之鍾所撰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又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字彙補山海經廣注及託園詩文集

張昭字力臣又字函齋山陽人父致中字性符爲復社魁首以經明行修舉未授官卒昭不應試家雖貧儲藏鼎盃碑版文甚富以賈爲業博雅好事嘗登焦山乘江潮落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朱彝尊舉逋翁集中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他日題王副使焦山別

銘圖則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弼論朱亦不
堅持其說也入秦拜唐昭陵徧觀從葬諸王公表碣潛
碣斷碣必三復而聯綴成篇過村寺有碑碣埋沒榛莽
者悉椎拓之嘗撫峴山石幢竝以瘞鶴銘辨昭陵六馬
圖贊辨各一篇寄新城王士正士正悉其雅意以七言
詩貺答之年老矣又耳聾攜兩子一孫客京師譚撰不
輟尤善六書之學顧炎武音學五書弼所寫定也弼嘗
校婁機漢隸字原爲之敘因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
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
乃懷想之懷若裏抱之裏則不從心而裏袖之裏又別
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麈字也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
故借爲烟煨又借煨爲緼若氤氲乃俗字而緼亦俗字
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鷓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
也今歧雕與鷓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甚者
也論華字曰古作萼通作萼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
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
彊也論累字曰繫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繫之纍論序
字曰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艸乃象形
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气字凡天气地气之气
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
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

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
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
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歛非黻也
後世加艸於市爲蒂非也又改黻作系爲紱亦非也漢
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蒂而近書作黻皆誤也
蓋謹守叔重家法其學迥出戴侗楊桓上

張爾岐字稷若濟陽人世世務農父行教以儒業長爲
諸生教授鄉里自號蒿庵處士遭變祿孤惇燥瘁交遊
絕少惟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
撰善臨終自敘墓石云處士病困自顧無可誌其墓口
占數語以誌生平其曠達如此又有篤終論曰嘗言今

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
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
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
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旣失男女
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
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挾牀東面此未斂以
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
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旣斂而
殯也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
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
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

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
惟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
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
柩東爲位旣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又
後論曰葬之習於侈也有久而不克葬者是知備物豐
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其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
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
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
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
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
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

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嘗謂儀禮十七篇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測其端緒乃自爲一書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節目通

其疑義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附
監本石經正誤各一篇於後是書二十九年乃成崑山
顧炎武既爲之敘又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
嘗曰濟陽張稷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所作禮書
實可傳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爾岐又以吳
澄三禮考注違鄭賈者四十餘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
章補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出於依託撰吳
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時人謂爲精審別有周易說略
四卷詩說略五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
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閒話二卷蒿庵集三
卷其春秋傳議則未成之書也

嚴衍 談允厚

嚴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厯中諸生與李流芳爲友流芳雅擅辭藻而衍耽情遷固有意述作年四十一讀司馬光資治通鑑旣服其事覈詞盈又病其於遺事軼聞甚多疏漏乃立志探纂與其友談允厚輯爲補資治通鑑以備省覽自序之略曰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佚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

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考興亾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尚又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彊不當遽以紀年朱

梁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則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失者也書旣成以示人人皆不好之惟縣人黃淳耀大以爲善謂足踵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竝傳後世矣行入

國朝優游不仕以老壽終

談允厚衍同縣人行補資治通鑑書爲之參校審定行嘗謂之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

摘通鑑闕漏遺違若干事曰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
祀廟行幸還宮封王命相皆通鑑所謹書者也而漢以
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又摘通鑑違失十
五事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闔闔門至朱雀門
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馳道也及孝武崩乃
罷之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謂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
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
拔舒憲亾走其軍士帛意斬憲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
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謂無尾禿髮
傳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
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義

熙十年已豫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
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在聖歷二年八月通鑑於神功
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
在久視元年二月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
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張易之
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
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
攻枹罕甯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符堅伐涼
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考十
六國春秋與晉書載紀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紀
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璩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璩

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考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

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沖之死則宋魏
史同辭柰何因模而并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
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
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大
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
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伸讜議
實破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刪稱疾不朝改
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
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
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
月紀日千支顛倒不一而足且有一月再書丙午者是

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胡身之注誤允厚正之
曰晉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注
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考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
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注
云齊猶未亾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考北齊
書也周宣王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
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
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曰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
伯也允厚未仕其名不章於時行之書亦罕傳者故具
錄焉

錄焉

施相

施相字贊伯亦稱石農仁和之湖墅人明末爲諸生國變後與其友徐介同隱於河渚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也有鄒孝直草堂卽其址功飾之名曰豳居甬上萬斯備先墓在谿上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甚歡斯備賦豳居二十四絕知好皆和之世所謂豳居倡和詩者也斯備論學出於姚江介以應搗謙爲友源流各異相不相依溯獨以所見自成其是介性孤梗多所可否晚於搗謙頗糾其失而獨推敬相相有子雲蒸亦賢事介如父介卒相父子適皆出門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且盡出其簪珥以成

禮相歸大喜曰不愧吾婦矣未幾相亦卒故人有爲禾
中守及茗上大令者各以百金致榼雲蒸再拜謝之曰
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歎而去相有遺詩百餘篇未
行世全祖望曰先生之後已再世予屬金觀察江聲求
其遺書既得之矣觀察家不戒於火先生之集亦遭其
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
一椽并開地之暫棲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銷沈殆盡
予每過谿上輒神傷者久之

吳偉業

吳偉業字駿公晚自號梅村太倉人母朱夢朱衣人送
鄧以讚會元坊至而偉業生生有異質年十四通三史
時里中張西銘溥以文章提唱後學同塾中竊其文藁
投西銘西銘大驚後知爲偉業作因留受業歎曰文章
正印其在子矣後鄉會皆同榜文風爲之一變崇禎庚
午舉於鄉辛未會試第一人廷試第二授編修是時年
二十三耳制辭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
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爲不媿未授室給假歸娶以復
社著名爲世指目主湖廣試所拔多知名士立朝挺立
無所附有以陰毒中之者會其人死事寢遷南司業甫

三日而漳浦黃道周論武陵奪情拜杖信至偉業遣太學生涂仲吉具棗餼上書訟寃當軸者以爲偉業主使深文其獄以中之幾不免尋遷中允諭德晉庶子丁嗣父憂歸甲申之變自縊爲家人所覺力止之乙酉拜南中少詹事知天下事不可爲拂衣歸杜門不通請謁每東南獄起常懼收者在門如是者十年將著書老矣會有迫之出者薦章交上有司敦逼就道二親流涕辦嚴以侍讀徵出山官祭酒越四年聞嗣母訃歸於家時年四十八性愛山水游嘗經月忘返所居故銓部王士騏之賁園拓而大之灌花蒔藥翳然有林泉之勝日與士友觴詠其閒生平規言矩行尺寸無所踰博極羣書有

問經史疑難者於古今典故洞若指掌而虛懷推分尤人所難自虞山沒後先生獨任斯文之重海內之以文爲請者日集於庭雅善書尺蹠便面爭藏弄以爲榮所著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里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樂府雜劇三卷選婁東十子詩周肇子做顧湄伊人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攄虹友王昊惟夏王忭懌民王曜升次谷也偉業七言古詩多用長慶體寫時事如永和宮詞宮扇琵琶行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足備掌故至讀楊參軍悲鉅鹿詩題蘇門高士圖贈孫徵君鍾元通元老人龍腹竹歌雁門尙書行田家鐵獅歌題崔青蚓洗象圖諸篇

如高山大河如驚風驟雨聞之以平原沃衍故於少陵
爲近出入於退之香山閒五古及五七言律詩沈雄瑰
麗王士正以爲明黃門陳子龍之勅敵臥子眞冠古才
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太山府
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
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浙僧水月
能前知拏舟迎之至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
僧至期卒時康熙辛亥年也年六十三有子三皆五旬
以後生寢門之哭學士大夫輒失聲曰一代文章盡矣
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
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

殘月剖郤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
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閒偷活艾
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
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遺令
死後斂以僧裝葬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圓石題曰詩
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銘於人嗚呼先生之心
事可悲也已先是順治壬辰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綬寇
紀畧原題鹿樵紀聞卷分一十有五以三字標目仿蘇
鶚杜陽編何光遠鑑戒錄也世所行者鄒氏本僅十二
卷張海鵬訪之婁東蕭子山係司成手錄原書介孫子
瀟借得之完好如舊黃廷鑑又將刊本再校補尾頁脫

文四百七十四字此書始無遺憾矣今補遺虞淵沈中
下二卷附錄一卷正十五卷也計東曰虞山之言曰梅
村之詩殆可學而不可能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者也
則其論先生之詩於才與法之間亦微矣其貽書先生
稱其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仗助之眉山劍
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夫虞山暮年之
詩心摹手追於眉山劍南之間顧稱述先生詩如此則
其自遜爲不如可知誠非今之驕已凌物者可及也

馬驥

馬驥字驄御又號宛斯鄒平人少而清羸徧通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順治十五年舉於鄉次年成進士皆添設之科也謁選京邸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裁改靈壁知縣長於政術在縣有異績驥著釋史起開闢訖秦亾每卷一篇爲一百六十卷自敘云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辨例圖譜悉出新裁警正舊失數易藁而戊書習焉司志所賞庸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以上事譌爲釋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戰國五曰

外錄凡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紀事詳其顛末紀人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儒法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傳疑而文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雖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眞贋錯雜者取其強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脫遺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附託全僞者僅存要略如三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漢魏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膚淺不倫姑存一二近漢魏以來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緯識諸號尤為繁多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

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
同人異邑人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麥邱
或為晉平公或為趙簡子是文同入異也劉向韓嬰等
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
服修穀梁作鍛修無駭卒穀梁作倅齊人鐵于遂公羊
作鐵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偏多作辯呂覽僅
或作覲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
姬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
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又有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
卷與釋史竝見重於世顧炎武見其書驚歎以為不可
及時人稱為馬三代康熙十二年卒於官靈壁人皆為
制服云後有奉天李錯鐵君著尚史創立條例首軒轅
本紀次五帝三王秦本紀次列傳次世家次世繫次表
次志次圖次序傳凡七十卷八十餘萬言亦釋史之亞

也錯刑部侍郎輝祖子雅好吟詠以杜甫爲矩式有豸
青山人集未及序用卒王士正云康熙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驕所著經
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
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
矣

尤侗 馮班 陳子升

尤侗字同人又字展成號悔庵一號良齋長洲人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讀書之所也少日博聞強記補博士弟子員貢於廷謁選除永平推官初徐元文扈蹕南海子侗其業師也

世祖親控玉虬一日顧問尤悔庵者三每覽西堂雜俎曰真才子常作秋波詞又有讀離騷樂府流聞禁中令梨園子弟鏤之管弦爲雅樂比清平調何其豔也後以細故自永平罷歸新城王士正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尤讀之爲泣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入史

館纂修明史留史局三年舉鴻博中年最長迨子珍以
進士改庶吉士乃告歸家居常作明史樂府百首以擬
李西涯又有外國竹枝百首其西堂雜俎時奉爲兔園
冊晚爲艮齋雜記一歸雅馴全集五十卷餘集七十卷
鶴栖堂藁十卷又明史藝文志一卷宮閨小名錄四卷
後錄一卷生日志感云半百年過意不如看雲藜杖倚
荒廬平生最拙惟謀食一事差強已廢書蕭瑟江關哀
庾信飄搖風樹泣臯魚何當燕市尋屠狗灑酒荒天弔
望諸所作桃花源黑白衛傳奇尤爲人所膾炙士正復
寄詩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
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己卯巡幸江浙

賜侗書曰松鶴堂年八十二矣癸卯復南巡進侍講嘗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聖祖見其名曰此老名士侗時猶康強善飯相地於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志結丙舍曰草草山房卒年八十七沈德潛云西堂少時專尙才情詩近溫李歸田以後做白樂天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可入韻語中遠近或以游戲視之比於王鳳洲之評唐伯虎不知四十至六十時詩開闔動盪軒昂頓挫實從盛唐諸公出也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論詩宗晚唐不取嚴羽妙悟之說嘗謂熟觀義山詩可免江西粗俗槎呀之病王士正曰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

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澥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則作咒詛字錢受之不知也訊諄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也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論文多發前人所未發但斥滄浪不識一字太妄鈍吟雜錄凡九種家誡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繆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繆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散佚其猶子武良而成編非士正所見本矣趙秋谷一見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以私淑門人刺焚於定遠墓前游仙詩云晝邀女伴看桃花三鳥回時滿地霞記得明朝是丁卯青童又台上東華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

塵埃劉郎也似山中水一到人間便不回畫屏云時世
梳妝色色新吳娃偏自小腰身修蛾雲鬢能多少枉向
楊林賦洛神無題云叢桂風多起夜遲柔腸已到九迴
時瑠璃窗外姮娥影喘殺吳牛自不知梅花云長廊盡
處是東牆柳絮風中見謝孃今日不堪簾外樹一枝和
粉弄斜陽臨桂伯墓下絕句云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
聞道作明神昭君恨氣甚宏血帶露和煙又一春又摘
句不知一夜前邨雨多少春泥上燕巢是謂才人之筆
風格在温李小杜閒有定遠集十卷朱彝尊曰啟禎詩
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竝
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大都次回全學温李

而定遠多師其源出於才調集也

陳子升字喬生南海人有中洲集古詩做玉臺金樓五律規樞太白浩然然其心摹手追者區海目也薛始亨岡生序其詩曰洪永迄今天下之詩數變獨粵中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風流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矣此善言土風者游峽山云軒轅二帝子弄笛開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寂寞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又摘句黃屋晴連漢塞雲青山曉挂秦時月

黃宗義

弟宗會
靳熊封

陳赤衷

董允蹈

楊開沅

黃宗義字太沖餘姚人明御史尊素子尊素以忤奄人
與楊漣左光斗竝死詔獄宗義每夜讀書嗚嗚而哭思
宗卽位獨先至長安上疏訟父冤嘗袖一鐵椎擊奄黨
假子許顯純流血被脛旣詣詔獄門脩祭慟哭又拔崔
應元之鬚歸告其父主宗義奮迅感激無所迴避天啓
中被難之家以十數其子弟各懷忿疾求復讎怨推宗
義爲魁首宗義時年十九南都旣建奄黨煽其餘醜糾
都御史劉宗周并及宗義將下郡縣捕治之會明亡乃
免宗義家居明魯王嘗授以官旣入

國朝養母不仕康熙中置博學鴻詞科廣招遺佚學士

葉方藹薦宗義宗義辭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義明練故事遂徵之以母老及病辭

詔取所著書有關明史者宣付史館宗義爲學務求精熟嘗謂明代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又謂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其論易曰聖人以象示人者七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乃崇七象黜四象著易學象數論以授學者又論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

成太乙行九宮證太乙取吳越春秋占法春秋外傳伶
州鳩之對測六壬推五行之究極本乎大道不用臆說
也又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宣城梅
文鼎算星厯本周髀經人以爲妙其實肇於宗義宗義
雖不與修明史然史官著作常轉咨之因起明史條例
年月依國史官爵世系取家傳參詳是非兼用稗官雜
說是時史館初置頗引召雅徒凡數十人鄞縣萬斯同
稱一時南董見宗義說施行之聚書數萬卷裝本厚二
寸許置架上人求不得宗義獨省記之年六十如少壯
時冬夜身擁緼被足踏土爐上執卷危坐暑月則以麻
帷蔽其體限讀如千卷卷數不登終不休息紹興知府

李鐸深敬之行鄉飲禮請賓之貽鐸書曰宗義蒙

天子命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上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故事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也鐸遂不復強之康熙五年復舉證人會於越中以申叢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昌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甚衆論學師叢山詮良知不用姚江說於宋元諸儒皆有著錄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師說弟子附焉首崇仁吳與弼康齋也次白沙陳獻章白沙也次河東薛瑄敬軒也次三原王恕石渠也次姚

江王守仁陽明也姚江之學至廣又分浙中江右南中
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附焉次止修李材見羅也次
泰州王良心齋也亦自姚江出也次甘泉湛若水甘泉
也次諸儒首方孝孺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次東林顧憲
成涇陽也末爲蕺山劉宗周念臺也書成敘之生徒甚
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皆事之陳
錫嘏仇兆鼈及萬斯大斯同昆季亦出其門安陽許三
禮知海昌延主臯比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歲貽書
問學嘗令弟子輩取漢唐宋元諸儒經解併其煩複著
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
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宗義少年砥礪名義以志膽自喜

既歷患難乃潛心清苦盡究術業嘗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伯玉在師之矣學案凡六十二卷又輯二程學案及宋儒元儒學案學者欲觀古今儒者源流門戶同異得失此書備矣善古文辭成南雷文案四卷吾悔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總爲南雷文定晚又省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別有梨洲集則歛令靳熊封慕其名代爲開雕者也又著大統法辨四卷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圍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回回法假如各一卷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共

如干卷皆所序歷譜也又爲易學象數論六卷春秋日
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授書隨筆一
卷是其發抒經學之籍也又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條
舉一代之事供采摭備參定也以宋史爲不辭欲輯宋
史未能就業今叢目補遺三卷存焉又贛州失事一卷
紹武元立記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慟哭記一卷
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
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其餘深衣攷一卷歷代甲子
攷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明夷待訪錄二卷
留書一卷思舊錄一卷剡源文鈔四卷明文海四百八
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並大行於世其宋文鑑元

文鈔未成又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
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
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有
六十六年先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
槨子弟疑之乃作墓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
戒無得違命一衾一被角巾深衣遂不棺而葬弟宗炎
宗會並有異稟時目爲三黃子百家字主一少傳父業
又事梅文鼎有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尙書徐乾學延之
入史局其父宗羲先不就徵以書戲乾學曰昔聞首陽
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
子從公可以舍我矣全祖望曰公論文以爲唐以前句

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所不可變者千古如一日也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愛謝皋羽文以所處之地同也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歷志出吳任臣手千里貽書乞公審正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承其例時朱彝尊方有此議湯睢州出公書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鄭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

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只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好佛公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伎侑公曰朝宗尊人尙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公曰姚

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晚年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今大理寺卿汪澧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焉

宗會字澤望讀書有法度其所藏書丹黃工緻篇幅精

整訖一書更一書循環不輟喜飲酒甕栝瓦罇几右班
設又雜陳鹽豉讀書約數百行酌酒飲之自朝及夕顧
頰薰潤陶然步阡陌閒吟嘯爲常學者稱石田先生
陳赤衷字葵獻鄞人邃於經術新城王士正嘗稱之
董允蹈亦鄞人舉人善古文辭

楊開沅字用九山陽人康熙二十九年進士河漕利害
頗所究悉著書未終業也

靳熊封字治荆爲歙令遷固原州再遷甯波同知嘉靖
閒歙人王寅仲房常輯新都秀運集熊封以爲有關此
縣掌故捐俸重刻之又嘗介曹貞吉以詩百餘篇寄士
正其風流好事如此

黃宗炎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忠端公子也忠端有子五人受業蕺山者三伯子宗義仲子宗炎叔子宗會也宗會至狷而宗炎好奇負氣自喜學者稱爲鷓鴣先生初以明經貢太學國變後盡喪其家資賣藥於海昌石門間或爲人鐫花乳印石以自給善繪事倣李思訓趙伯駒二家又善製硯人爭買之賈直皆有定通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旣屢蒙大難幸而不死乃專治易論易黜陳搏先天說謂秦以易爲卜筮之書其書未經燔燒乃禁絕其圖藏於道家厯二千餘年至搏始出遞傳之邵子邪其爲僞託灼然可知故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

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
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
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
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
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
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
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
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
坤北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
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
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

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旣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

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
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
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
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
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
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
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
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
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

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
取於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
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
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二
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閱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
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閱大畜需小畜而爲
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閱大有卽爲五陽之
夫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
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
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
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

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
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
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
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
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
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
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
故武不同何也又以皇極經世爲誣辨之曰邵子所云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
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
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

疏罔益甚又謂太極圖說異於道家而非易之太極辨之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疑先天太極圖者

衆矣以其出自前儒辨之弗敢盡也至宗炎之破之則其說大暢矣作詩至萬首不主故常專學宋人有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三卷圖書辨惑一卷總名曰憂患學易又有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全祖望曰晦木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以故居被火并二晦山栖諸集俱亡或曰晦木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子因其從孫干人禱於先生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予邪

王士正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幼入家塾六七歲讀燕
 燕于飛詩便棖觸欲涕肆經之隙私取文選唐詩誦之
 學為五七言韻語其兄士祿喜詩乃取王孟韋柳及常
 建王昌齡劉昫虛數家詩使手鈔寫之十五歲有落箋
 堂初藁年年搖落吳江上忍向煙波問板橋其卷中警
 句也順治八年舉于鄉與邑隱君徐夜交相贈答祖方
 伯公年九十一猶及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
 之十二年成進士未廷試而歸交益廣詩日益夥又一
 年丁酉客濟南時正秋賦與諸名士集明湖飲水上亭
 亭下有楊柳十餘株因作秋柳詩四首和者數十人繼

文獻啟字錄

卷二

七

王士正

而江南北亦多和作藝苑名之曰秋柳社十五年補試得二甲是科以給事中言二甲前十人為知州餘及三甲前為推官餘皆知縣庶吉士外無京職自是科始再入都與長洲汪琬南海程可則以詩相砥礪謁選得揚州推官初至揚州地務殷劇賓客闐溢晨起坐堂皇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耳案牘成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按部如臯修楔冒氏水繪園詩人邵潛僑居如臯年八十餘矣屏隘巷徒步訪之福清林古度客揚州亦八十餘為之撰杖不厭成都費密南昌陳允衡黃州杜濬以次定交三原孫枝蔚僑寓揚州不肯詣人士正先

以詩投之遂與契自是論交徧天下矣一夜被酒讀東
淘吳嘉紀詩因縱筆爲之序雪中馳使三百里致之吳
大喜過望買舟至揚州謁謝嘗與諸名士脩楔紅橋首
倡冶春詞二十餘首宗元鼎詩云五日東風十日雨江
樓齊唱冶春詞陳其年詩云兩行小史豔神仙爭寫君
侯腸斷句是也其後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爲廣陵故事
矣與別駕程康莊以公事渡江往毘陵同遊金焦北固
訪鶴林招隱竹林諸勝爲過江集往松江謁直指次滸
墅聞鄧尉梅花開買輕舟入太湖口訪光福元墓留聖
恩寺四宜堂賦詩數十篇而返有入吳集因自號漁洋
山人會治海上遺孽入寇之獄使者至金陵肆意羅織

士正多所保全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繫其孥株連親族爲募款代輸之白高郵居烈婦寃五年中結大案八十有三士正詳於吏幹不廢風雅而公事亦無濡滯吳梅村擬以劉穆之謂其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也少與兄士祿好爲香奩體其年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終朝能妄語士正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初入都與海鹽彭孫通常以香奩詩酬答有彭王倡和集以詩贄錢尙書年二十八其詩皆少作也錢一見欣然序之贈古詩一首有騏驎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用宋文憲贈方正學語也又采之入吾炙集在如臯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在璧

社湖舟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
公牒牘尾書之淋漓殆遍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
下與鈍翁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國博及
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
難之士正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性和易寬簡好獎引
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
桐城方苞少至京師投以行卷爲力言其與詩不相近
方後終身不作韻語也由司李聘入簾至白門夜鼓柁
行大江中漏將盡抵燕子磯興發欲登時天雨新霽林
木蕭瑟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遙
呼束炬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

白下和者數十家與西樵每過郵亭野店輒泚墨題詩
詩既驚人使筆斗大尤侗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
對移晷不能去康熙元年選唐律絕句爲神韻集三年
考滿內遷在揚州奉薦皆及格當行取臺省旣而行取
例停罷不用擢禮部主事七年遷員外郎八年權清江
關司船廠革廠中陋例以漁洋集二本一付楚雲師藏
之南嶽一付拙菴藏之盤山十年遷戶部郎中十一年
典試四川遭母喪歸里別次平生師友之作割神韻集
什分之三附之錄兄士祿詩於後爲感舊集入是集者
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服除赴京補四川司郎中十七年
召對懋勤殿賦詩次日遂改侍講未任轉侍讀由部曹

改詞臣自士正始實異數也十八年充明史纂修官十
九年遷祭酒請修各省經史刻板所甄拔優異湯右曾
馮景查嗣韓查昇陶元淳惠周惕金居敬史夔高曜得
士尤衆所賞者工部李我郊爲侍讀時值徵試鴻博因
言湯斌於魏象樞舉之果爲名臣爲祭酒時疏請丁祭
孔子用天子禮樂又請正崇祀諸賢位號謂漢田何當
增祀鄭康成當復祀宋尹焞明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
洪先呂坤當從祀事皆施行二十三年遷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祭告南海二十四年請急歸遭父憂先是丁未
戊申間與茗文公戲玉蚪輩在京師爲詩倡和士正詩
所用字句偶涉新異諸人效之琬曰君等勿效阮亭渠

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在葉方靄曰士正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史記漢書耳二十七年撰三昧集二十九年補少詹事遷左副都充講官九月升兵部侍郎三十年充會試考官調戶右侍三十三年充纂修類函總裁官轉左時捐例方開相緣爲奸利一無所預戒所司勿呈稿畫諾三十五年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遷左都御史冬直南書房三十八年遷刑部尙書四十年請急歸葬旋還朝四十三年以王五一案失出免先是徐乾學以金箋索詩爲內大臣明珠壽士正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力辭之四十九年復原官五十年五月卒年七十八是年口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

刪詩斷自丙申年門人私諡文介乾隆乙酉補諡文簡
爲戶侍時遇秋審有罪疑而可矜者每侃侃言之無所
迴避多從情實改緩決御史郭金城疏請裁冗官及都
察院官士正曰御史爲耳目之官有彈劾之責所云猛
虎在山藜藿不采關係言路豈同閑散議裁之事未可
依從於是御史得不裁士正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
韻爲宗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惟吳喬竊目爲清
秀李于鱗汪琬均以其喜用僻事戒人勿效而趙執信
作談龍錄排詆尤甚平心而論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
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尙宋元旣而
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

詞士正等以模山範水之才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當代之有士正亦如宋之蘇軾元之虞集明之高啟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脣此傳其說者之過非士正之過也然其同時譽之者多身後毀之者亦復不少推其致毀蓋有兩端一則標舉神韻一則過求典雅故博麗有餘莽蒼之氣不及古人要之遭際隆盛不能強作無病呻吟合觀全集以博雅勝者居多入蜀後詩骨愈

蒼境愈熟知人論世在識曲者聽其真也其和漱玉詞
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語時人號曰王桐花鈍翁目
之曰風姿玉舉逸藻雲飛正此類也其他濡染大筆渾
灑流轉具有掣鯨碧海氣象後人或譏其優孟衣冠亦
可謂蚍蜉撼大樹矣近體五言如漫興十首少陵先生
祠陸宣公墓七言如夔府城樓望八陣圖上凌雲絕頂
李元禮墓馬伏波祠趙承旨畫羊等詩皆傑作也絕句
神韻獨絕佳者尤多鈍翁長於古文詩不及王惟絕句
差可雁行耳所著帶經堂全集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居
易錄三十四卷古懽錄八卷浯溪攷二卷香祖筆記十
二卷古夫于亭雜錄六卷漁洋詩話一百六十餘條凡

三卷分甘餘話四卷長白山錄一卷十種唐詩選文粹
選五七言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徐東癡詩選張蕭
亭詩選三昧集三卷精華錄十卷蜀道驛程記四卷粵
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六卷廣州遊覽志一卷秦蜀驛
程後記隴蜀餘聞各一卷蠶尾詩二卷蠶尾續集六卷
國朝諡法攷一卷古夫子亭稿二卷蠶尾後集二卷漁
洋詩二十二卷漁洋續詩十六卷漁洋文十四卷蠶尾
文八卷蠶尾續文二十卷其偶談居易錄略仿唐人小
說然其所采多可備文苑儒林傳之采摭其旨隱而不
宣也後嘉慶十九年史館撰二傳取於此書者居多矣
汪琬漁洋詩集序曰予嘗誦齊詩自雞鳴以下凡十有

一篇詩疏以爲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者蓋變風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不傳久矣意者子札其猶及見且聞之與故爲咨嗟歎息其美而思慕太公如此與孔子與子札同時及其刪詩不錄齊之正風豈孔子所見不逮子札與抑他有所爲與子惑之舊矣子友王貽上齊人也博雅好古往在京師時數相往還惜乎不能舉此以問貽上以辨正其所惑也貽上之詩緒密而思深縱橫馳驟不蹈襲前人一言庶幾盡破其所習以進於正風者與使令世復有比季子札宜何如咨嗟太息其美與抑使貽上得生孔子之世孔子豈能盡刪其詩而不錄與然則貽上

之所造可知矣吳在孔子世爲夷齒於於越蠻荆之列
故吳越荆楚詩皆不入三百篇至魯成公之九年吳始
見於傳然猶謂之句吳吳之言句者蓋其土語然也自
兩漢吳之賢士大夫文章功業遂卓然爭衡中國迄於
今日號爲文物之地古今時世不同類如此也以予之
才與學在吳人中爲最譎劣者然幸生子札之鄉雖不
能爲詩而猶能知貽上之詩竊欲自附於子札之美齊
風貽上其許我乎貽上之歸也嘗乞予爲序而予不暇
以爲今者休沐無事因道此以遺貽上且欲貽上爲予
辨正其所惑焉俞兆晟詩話序略曰客問余曰新城先
生詩話盡此乎余曰否否此先生懷舊之深情也夫先

生之詩大含細入無所不包宇內從游者咸有觀海望
洋之歎而迴風紫瀾不遺行潦數十年間銜華佩寶之
彥或紆金鏘玉或巖栖谷飲其零紈片羽有合於古人
無不手自鈔撮於是舊雨晨星驚風朝露感今追昔發
潛闡幽是編所以作也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
每勲勲懇懇以教後學時於酒酣燈爇興至神王輒從
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
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
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煙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
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爲祭酒然而空存
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

筆意喜生耳目爲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奉爲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旣而流利變爲空疏新靈寢以佶屈顧瞻世道怒焉心憂於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集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朋舊凋零吟情如覩吾敢須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讀先生之詩卽可以讀先生詩話矣

朱彞尊

子昆田

朱彞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
亭長秀水人父茂暉明中書舍人本生父茂曙字子蘅
縣學生秦淮春遊有句云春雨杏花虞學士酒旗山郭
杜司勳有春草堂遺稿彞尊少負時才特雋異父茂曙
初授以帖括旣而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
何以時藝爲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
子步天歌使誦之人笑其迂稍長爲贅壻於馮村始爲
五七言詩與同里王翊周箕沈進李繩遠李良年爲課
侍郎曹溶見而咨賞之時與沈進齊名人號曰朱沈祭
酒吳偉業遊禾中見其所作歎曰若遇賀監定有謫仙

人之目矣嘗效俞羨長古意新聲體賦閑情詩陸麗京
爲之絕倒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嗜書成癖家藏舊
本兵後散佚及客粵還過豫章書肆買書五箱盛一櫝
又客永嘉時方起明私史之獄凡涉明事者爭相焚棄
比還則并櫝亡之後留江都一年稍稍收集遇故人項
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因子二十金購之自是束脩之
入悉以買書鄞范氏天一閣禾中曹氏倦圃溫陵黃氏
千頃堂秘本往往借鈔得之一遊嶺南再遊雲中知交
既廣風雅之道益進每遊必橐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
至京師侍郎孫承澤過旅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
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秀水朱

十一人而已。康熙十七年，年五十，舉博學鴻詞科，與同郡高佑鈺入都。性好飲酒，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壚下矣。次年

召試擢高等，授檢討。同籍五十人，集衆春園，仿題名故事，各賦詩一首，侍講施閏章爲之序。俄充明史纂修官，旣入史館，有上總裁七書，其第一書謂體例當先定，略曰：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史遷封禪之書，北魏南齊符瑞之志，作史者不必效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弟古

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
遼之遊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
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
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
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
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
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
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
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
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弟載
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

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弟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厥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覲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弟二書謂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

錄一書遂成信史當蒐集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以備采撰第三書謂具藁不宜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畧曰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旣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甯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傅治平撰通鑑長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

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年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耳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汭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

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朝一藁焉夕當更此一藁焉彼或異築室於道聚訟於廷糠麩雜糅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傳志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弟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辨燕王來朝爲野史之譌且辨建文帝自鬼門出亡其事非實三十三證以破之弟五書謂儒林足包道學不必別立道學傳弟六書謂東林多君子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立朝行已之初終本未定其是非別其黑白不可先存

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第七書謂崇禎
一朝無實錄依據甚難措手今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
月日纂爲長編恐挂一漏萬當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
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參詳同異其死事諸臣各省題報
方之野史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其言辨而核二十
年充日講起居注官秋充江南鄉試主考官旣度江爲
文以誓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爲迂怪勿恤也公事
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師無家具僅載
書兩大簾而已有盜入其室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
不及一鎰復命入都都御史魏象樞服朝服造門再拜
奠尊辭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二十二年

召直南書房內直官許於禁中乘馬

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蓋異數云有紀

恩詩云迴思少賤日足繭萬山中居一年挂彈事彛尊
好書自通籍後又借鈔得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
氏晉江黃氏錢塘龔氏各家之書所藏日益富絳雲未
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
凡六百一種皆記宋板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
同依類載之秘之枕中彛尊典試江左與遵王會於白
下求一見之終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譙遵王與
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史啟篋得之雇藩署廊
吏數十於密室半宵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一卷詞既

刻遵王漸知之、彞尊設誓以謝曰、不流傳於外人、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忌者嗾掌院學士牛鈕劾其漏泄、以是貶一秩、因作書、續銘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是時有書三十積矣、儂居宣武門外之海波寺街、獨處一室、庭古藤一本、檉柳一株、旁置湖石三五、一二相知、時時飲酒賦詩、若不知其爲左遷官也、二十九年補原官、三十一年復坐事免、旣旋里、不復出矣、長洲韓菼語其門人張大受曰、吾貴爲尙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書萬卷也、旣歸、買墅起曝書亭、以度卷帙、續收得四萬卷、上海李處士延是、又以所儲二千五百

卷貽之所藏幾八萬卷乃著錄分爲八門曰經曰藝曰志曰史曰子曰集曰類曰說自爲之序彙尊雅才好博嘗與顧亭林書曰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今種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上僕之於文辟猶秋蟬候蟲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耳夫人所尙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旣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叶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譌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麟

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藟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苓古連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爲連猶夫茄之爲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顛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足下試因其言而詳釋焉亦未必無小補也又荅閻徵君書曰曩在都亭與足下遇卒

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應也蓋不自知汗之
流於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
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
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
疑之記亡友顧亭林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
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
所不敢居遂指亭林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
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
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
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

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
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
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
經傳者由歲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名論語
闕黨劉向新序謂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
授六藝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魯之闕門則由亭林
所引推之亦未爲誤矣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名里
之始不能臆定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
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又與查德尹編修書
論杜詩律細畧見李因篤紀事巾子昆田能詩與之論
體格上下好遊至老不倦嘗入粵入閩再至江南至雲

中皆有題詠以發其興趣每一篇出人競傳寫少不為

詞後稍好之別出新意集唐人詩成數十篇其詠春雨

蝶戀花云江海茫茫春欲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

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闥柳市芳塵斷賈賈

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塵包信天畔登樓眼杜甫

此夜斷腸人不見顧況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說舊有南鄉子

云川闊遠天低戎昱垂柳陰中白馬嘶秦韜君過午橋回

首望劉禹錫東西鮑防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北渚對芳蹊姚崇

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腸斷舊遊從一別沈彬尋溪嚴維不是

花迷客自迷李商隱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王士正見之以

為殆鬼工也出外家居著述不輟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彝尊進經義考易書二種甚嘉賞之

賜研經博物扁以酬其意四十七年禾中飢彝尊與別
駕朱謙司訓楊汝霖輪日施粥遠近就食者日數千人
卒年八十一彝尊少居里中成禾錄及樵李先民詩乘
客粵輯嶺外詩一卷又注歐陽公五代史同里鍾淵映
助成之在雲中撰吉金貞石志粉墨春秋風庭掃葉錄
既以薦入都詞綜成入詞館采翰林故事分十五門制
誥講讀儀注選任論議書籍宴賚纂修記注使命典型
廨宇官制雜志附志名瀛洲道古錄官既罷爲日下舊
聞四十二卷經義考舊聞四十二卷分十三門蒐錄采
摭之書多至一千三百十五部碑幢雜記六十通成經

義考三百卷以鄭夾漈經籍志爲本而附益之不傳者存其目存者略論作者之意辨其得失蓋倣西亭授經圖兼用晁公武讀書志例也明詩綜一百卷靜志居詩話附焉曝書亭著錄八卷石柱補記一卷兩淮鹽筴書二十卷文集初名竹垞文類詩曰江湖載酒集騰笑集詞先有靜志居琴趣及蕃錦集晚又編爲曝書亭集八十卷彙尊古詩熟精選理出入於唐李白宋蘇軾間嘉隆七子性所不喜而近體時時似之其論詩云凡學詩文當以經史爲根柢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也又曰予論詩以取材博者爲尙王士正曰竹垞著書最富其曰竹垞文類者予爲序之尤愛其少時

永嘉諸詩如南亭云薄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知逢秋
水生我亦西歸客西射堂云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
愁人芳草色綠遍射堂西孤峙云孤峙題詩處中川激
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吳橋港云聞說吳橋港
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內史五月櫂船迴瞿溪云鳥驚山
月落樹靜溪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飲吳郎宅
云吳郎愛客解千齡勸引青絲挈玉鉉落日兒童齊拍
手過江三日幾曾醒初六坐上逢沈五云東陽年少沈
休文五載相思兩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帳外更
逢君竹垞五言學文選其七言古詩跌宕放縱真奇作
也趙執信稱士正爲大家謂彞尊足以匹之人以爲知

言李集曰老友朱笠亭云某聞之老輩海內有三圖其二落梅里子知之乎集曰願聞其說笠亭曰一爲家竹翁煙雨歸耕圖一爲秋錦先生灌園圖一爲陳迦陵填詞圖蓋三公皆命世才仗劍出門窮老盡氣所交皆天下奇士胷中鬱律不可一世一題一詠其詩詞盡古今之至寶今填詞圖不可見歸耕圖亦歸他人之手矣昆田字文益號西峻初名德壽彝尊子九歲善書得推拖撚拽法年十五教以詩下筆卽工從彝尊游閩粵還作羅浮蝴蝶歌律詩近唐人格調還自閩中父病瘡憂甚抵里父差而昆田遽卒有笛漁小藁又嘗採古今騷詩詞三體雋語依韻分編曰摭韻有五編未行於世錄

昆田羅浮蝴蝶歌云我曾南游南海披圖經朱明之洞
恨未探幽局一寸二寸花開萑蒲節千个萬个竹箨科
斗形巡山啞虎履尾亦不啞修蛇毒蠱焉敢來棲停惟
聞青羊黃麟雪花鹿寶衢雲術往往逢眞靈更有碧雞
五距雀五色千年老鶴彈舌聲泠泠麻姑釀酒百盡東
海水書邀王母晝下扶珠駟雲璫霞珮冉冉衆仙集九
靈之簫一奏羣山青花前爛醉不復顧禮法拍肩挹袂
彼此相撩拎煙褱霧袖一笑看盡裂化爲蝴蝶百萬飛
岭竈蓬萊左肱上有田九畝亂抽紫芝黃獨茯苓紛
紛飲香吸露嚼瓊蕊一一黏枝裏葉懸金鈴五羊城邊
昔遇梁太史喜獲一雙之繭浮歸舫蠻江春風未滿五

十日雌雄並出光射船窗櫺惜無入神好手爲圖畫但
見珠孃織錦梳瓏玲垂虹亭長昨歲客嶺表石樓千仞
直上追飛蜓白藤笈中亦攜鳳凰子遠分一繭粲粲同
華星挂之紅羅複帳近端午謂已乾死有若囊中螢朝
來忽聞簸簸破繭出仰眠牀上不覺神魂醒陸離光怪
更異昔所見縱有孔雀局縮羞開屏張如東洋摺疊翡
翠扇掠如古洞撲鹿蝙蝠翎綠毛倒挂無此好顏色何
況金花蟲子紅蜻蜓何當客粵歲致繭百斛一花一蝶
繞我幽茅亭對雨遣懷云經歲故園無信到一筆新雁
送愁來

周亮工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號樂園學者稱櫟下先生金谿人籍祥符方頤豐下眉長垂頰上目光如電少時讀書恆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日則游行登覽父文煒字赤之素行屹立人稱爲如山先生笑曰吾如山哉吾坦然者耳官諸暨簿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樂園嗜飲喜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娓娓不倦或行觴政務極客歡而去然不耐俗士疾齷齪拘文吏喜談論有過從者便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卽露不愉色去又輒忘其姓名侯官許友稱爲秋月澹面春風扇人晉江黃俞卣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

如張乖崖其屢更槃錯乃川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
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
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
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
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
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
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見士人奔競輒曰是以日游神
兼騎望火馬者崇禎庚辰進士授濰令以守城功擢御
史十日而京師陷閔道歸里門入

國朝順治二年以御史招撫兩淮授鹽法道請削舊餉
行新鹽商因以蘇升淮揚海防兵備道副使一日巡撫

中丞趣議事傳呼甚亟亮工徐徐行至堂下中丞曰吏報某地賊起待公撲滅來何遲亮工曰以某料之必無是事中丞恚曰觀察能以百口保鼠輩乎曰能倉卒置食食訖出呼騎士責之曰中丞趣吾會食向驚呼奚爲於是驚擾始定亦卒無賊也四年遷閩臬寇陷芝城劍南道梗時山海崎嶇無尺寸乾淨土取杉關路入閩至邵武著却寇功涖省與民休息時告訐者屢以通賊爲辭多平反之六年擢右布政使汀寇猖狂權汀南道事降賊首曾省以次勦平郁武耿虎建甯陳和尚延平吳賽娘皆劇賊也又權漳泉道鄭成功據廈門率衆來攻鳩民固守贖陷賊子女千餘人被難之骸骨葬之民忘

用兵之苦踰年升右轄尋轉左又權督學及兵備海道
以才能稱遷都御史上章言閩事輒報可驟擢少司農
聞者咋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飛章誣劾乃赴閩就
質坐請室中獄事正急鐵衣羅周戶外方與黃山吳冠
五共爲詩漏下數十刻不止一日顧伍伯乞紙筆作送
客游大梁詩三十二絕句投筆起對簿以辟上詔逮法
司復訊讞之日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
乃下於是羣公卿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緣

大行遺詔未竟朝審適海賊甘藍郝三姓率千艘從閩
安入內地焚掠南臺圍福州城中騎卒少閩撫從士民
之計以亮工守西南門賊乘大雨薄城所在城堡常四

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鹵楯藺石渠答施設有序
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發大礮擊斃其渠帥
城乃得全獄事旋援赦論釋時大帥慮泉州十四塞居
民謀變欲發兵夷其地亮工力陳不可狀且以百口保
其無他帥感悟泉人賴以全活先是在維揚簿書稍暇
讀書不輟卽參拜大府酬酢賓客坐輿幕中日以數十
卷自隨歸語友人輒舉其委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
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常命掌記依檢應
手卽得不差行墨在閩有詩人趙璧陳鴻俱侯官人歿
不能塋出俸塋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嘗
置一簿坐上與客言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有

讀書能文者必先詣之東淘吳嘉紀窮而工詩引至見
王士正且與客從容談說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
夜分方寢以爲常督糧江淮閒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
見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爲隘申鳧盟涵光嘗言未見櫟
園未觀滄海自是生平兩闕亮工篤於朋友汴水城壞
張林宗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乃行求其少子載以
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
重圍中相與登陣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其
被逮入都也百姓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奈
何反以閩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吁難已後以康熙二
年起青州海防道轉江安糧道再被論事白而卒有賴

古堂集魏禧序之又有讀書錄四卷印人傳三卷因樹
屋書影十卷同書四卷鹽書四卷字觸一卷五言九月
十九日作云花朝今十日酒冷古重陽送胡元潤云入
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七言寒食後一日新鄉道上簡
許傅巖云半綻桃花全待雨平飛柳絮欲爲煙江行雜
感云深秋梁苑新沙磧明月清溪舊板橋長汀舟中有
感云幾處夢魂明月路一林楓相夕陽船花朝登煙雲
過眼樓簡胡彥遠卓初荔云望遠不中花在眼登樓無
故淚沾巾南浦橋亭望夢筆山云西山夢冷花藏寺南
浦人來雨壓城何其綺麗也其哭樵川楊淩颺秀才云
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

誰賦城南舊戰場喜蔣用弋至自閩南云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癡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鬢毛又有河朔橫槊之風矣

宋琬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十六年以按察副使分守紹興罷歸居西湖上王士正曰康熙以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宋詩頗擬放翁五言古歌行間闢杜韓之奧余初定其詩筆爲三十卷是年秋與余先後入蜀明年宋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又曰宋歿後二十八年子思勃來京師以入蜀集相示畧具一二短章於此次黃州云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海錯銀刀魚云銀花爛漫委筠筐錦帶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

七筋尚飛霜筆管螿云雕蟲小技舊知名食邑由來號
管城曾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題督郵爭界
石云蜀國至今悲杜宇楚人終是戀鴻溝據士正言本
集三十卷入蜀集又在三十卷外今安雅集有二本一
無卷數一爲其族孫邦憲補刻拾遺六卷與士正所定
本失十之五六其入蜀集亦不可得見也吳偉業序畧
曰當萬厯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荅萊陽宋氏獨以學古
攻文辭鳴鴻生峻儒後先輩望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
其間尤稱絕出繼九青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
才雋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
存駸駸乎欲連鑣而競爽盛年值際興運綰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寔踏用誣浮繫於理
凡浹月而獲湔祓還官郎署出調外省其才情雋麗格
合聲諧明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淒清激
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淪
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竊幸典刑之未淪
希大雅之復作因爲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
者如此欲使後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
奉之也驛夜云銀漢欲斜爲客夜金釵初墜憶眠時登
西岳廟萬歲閣云九曲流從星宿海五陵煙鎖帝王都
胡去驕羅以獻將歸楚中小集南園卽席云生徒南郡
悲長笛詞客西京有洞簫有二鄉亭詞四卷又撰永平

三府志才金
六二

府志二十四卷

三三
才金

施閏章

施閏章字尙白一字岷雲號愚山晚又號矩齋宣城人
順治己丑進士補刑部主事奉使桂林謁定南王王爲
治裝發樓船送之辭弗受遭大母喪以承重解職除服
補刑部員外郎

世祖拔曹郎有文者充學使得七人閏章爲首遂提學
山東僉事取士先行後文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
拜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畫鼂錯受書狀慨然久之臨
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微其授受宜亟如此遷分守
湖西參議轄吉臨袁三州袁無土著流民集其壯者萬
人聚文昌折桂兩鄉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詣

軍門閏章陳兵叱縛其人髡其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而盡釋之約令悔罪招致其部下皆予以不死且自爲文使持告兩鄉民其人流涕願如約時永明兵猖狂轉餉甚急御史以逋賦檄下湖西道使亟征輸閏章作勸民急公歌垂涕告之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上官咨嗟比之元結春陵行而民輸租賦無敢後者閏章又於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於中學徒從之甚衆缺裁父老留之不得醪金建龍岡書院祠閏章請閏章講學三日而後去初湖西道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民過之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呼爲使君江至是送至江上咸恨恨不能別復送至湖值

湖漲所乘舟輕不可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船爲路用賦賣船行人競和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侍講辛酉典試河南次年轉侍讀博於酬接口吃艱於詞語聞忠孝事及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慷慨涕泗隨語下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叔誕辰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閏章跪榻前移晷後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母馬事其大母吳不悅於大母叱反其家而遽卒閏章初字曰屺雲以此也旣貴贈母爲宜人閏章以手據地請命於大母大母爲手挈其母主祔於廟焚黃以告左右皆哭賀者傍徨不得進爲之罷賀官湖西叔砥園來視之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長跪

俟其解乃起爲文數易其草或客在座卽諮之求其改定或有首尾不留一字者嘗製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在湖西講學白鷺洲父老子弟環而聽者往往千人聞其言或至泣下其講學以體仁爲本蕭山毛姓在幕下湖西有舊講堂文成講學處外爲白鷺洲新設講會於中楚人楊恥菴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閏章以爲疎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少頃會食閏章曰顏子不遷怒非易昨官庖闕供怒之宜也今治魚留乙而又怒之則遷怒矣恥菴曰若是可得求之事物否閏章亦無以難也在濟南爲李攀龍作墓碑且

爲立後奉祀語所親曰我輩旣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
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
天地之和嘗選近人詩爲藏山集所著詩初名雙谿草
堂集後定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
卷次答沈梧州送別云脫贈平生意殷勤去後期雪中
寄楊商賢云此時雪滿山正對寒江寺贈商賢云家傳
殉國劒身老釣魚磯人日涇川道中云人日月初晴春
風一夜生野梅誰早折凍土又新耕秦淮閣夜云明月
非霜雪滿城生夜涼過湖北山家云野水合諸澗桃花
成一村雨後云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贈登封葉井
叔明府云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與王京兆宿敬亭

云不辨翠微色秋山黃葉重天衣寺同景玉桐君云月
照竹林早露從衣袂生古文撫歐蘇不失矩步土士正
曰洪昉思問詩法於閨章閨章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
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在天際余則
不然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
禪宗頓漸二義也又曰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愚山五言送梅子翔云朔風一夜至庭
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岱雲寒不散江雁
去還飛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
首邪又曰予讀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倡三歎
有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

略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日初晴明月
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
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有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
爲摘句圖傳好事者全祖望曰愚山之家學本於王父
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而又從沈公耕巖得聞
漳浦之學故不名一家是乃學術源流之所在也論其
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尙
書敷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挫而愈顯愚山於其
中最爲闡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
問之大原儻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
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也夫

三層有才金
卷二

十一
才嘉才車

010-380

10
12 A

查慎行

查慎行字夏重又字悔餘號初白海甯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初受學於黃宗羲不惑於圖書之學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初白早年行役足跡半天下其未到者秦蜀滇南耳閱歷山川之勝多見於詩篇什之富與帶經堂埒年將六十始以孝廉供奉內廷通籍後詩格稍變矣有敬業堂集在園雜誌云

聖祖幸海子捕魚羣臣賦詩慎行得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

上稱善內侍宣煙波釣徒翰林蓋同時有學士查昇也高斯億爲畫竹以詩報之云畫竹原從草書出眼中誰

見張芝筆高生善書久絕倫餘技兼爲竹寫真自言亦
用狂草法頗覺游戲能通神無諸城中少修竹客舍連
旬苦炎毒賴君妙手補畫工爲我一揮終十幅幅終擲
筆風雨來野人疏爽心顏開須臾雨止墨光溼潤入紙
背生蒼苔老龍蛻骨瘦倔強翠鳳掉尾紛毳毳魄雄氣
大腕力壯盡埽篠蕩皆凡材忽然幻作鐵鉤鎖世有誠
懸應識我渭川千畝胸鬱盤放縱精微無不可文湖州
筆繼者難後來獨推王孟端人間多畫風中柳珍重蕭
郎十五竿與顧梁汾舍人次閣學韓公韻云往事相關
棊已散秋風纔到鬢先知重過齊天坡云人來天際斜
陽影馬踏雲中落葉聲夜觀曉山和韻云時危莫以烽

爲戲我意方憂玉亦焚錢田閒以投贈先君子詩見示
感而次韻云詩貪記憶關心讀話到蒼涼掣淚聽楊花
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立東風正倚闌拂水山莊云老
屋尙支秋水閣墓田新拆耦耕堂生不並時憐我晚死
無他恨惜公遲樓上看雨云牆缺雲流山影去樹頭風
截雨聲來雪後渡揚子江云白頭浪裏參差影看盡江
南雪後山沈德潛曰施注蘇詩行世久矣敬業堂補所
未及兼多駁正以無力未鐫行也所爲詩得力於蘇意
無弗申辭無弗達或以少蘊藉議之然視外彊中乾襲
面目而失神理者孰得而孰失耶惟學之者勿更揚其
波耳袁枚曰他山詩以白描見長辟之於畫其宋之李

文獻備考

卷二

伯時乎

畫
不
易
在
車

楊雍建

李森先

李正華

湯右曾

楊雍建字自西一字以齋嘉興府學生海甯人貢入成均順治甲午舉人乙未進士知高要縣丁酉廣東鄉試分校入爲兵科給事中上書諫獄

世祖怒幸南海子召九卿至晾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意責以沽名衆皆危懼而

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大用之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給事中舊司封駁廢不行久矣楊獨行之直聲震天下初由知縣擢給事中遷禮科己亥會試分校再轉吏科進刑部都給事中以疾免尋起原官內升以京卿需次田里復召入省食四品俸管戶部給事中轉

禮部掌印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晉通副歷太僕寺卿擢左副都已未會試總裁巡撫貴州入爲兵左侍乞養歸旣免喪

命修理高堰以勞成疾引還高要爲制府駐節地行師供億甚繁每羽書下徵民夫累百納諸廨宇隙地會歲除公忽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下以酒飲之夫叩頭謝有泣下者軍中以榕樹條爲緇繩然礮火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以語總督王國光曰是書生且彊項吏不可犯乃罪百夫長而薦於朝

駕幸南海子上疏請慎起居尋條陳廣東八害大指謂

委署太濫雜派太煩里役無定例用夫無限數鹽埠日橫私稅日盈砍柴采木肆流毒皆中時弊且云以敝劫之粵民任兩藩王之公務爲力不支目今川貴底定合移一王鎮其地旣而靖南王移鎮福建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二千餘人其後十室之邑莫不有社疏言朋黨之禍釀於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絕盟社飭學臣嚴禁康熙元年

上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雍正建立而語輔臣目送雍正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及復起掌刑科歲在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同官有以爲含譽星者受命之祥雍正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

掃三台出天田入太微垣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
言修省故不爲災清宮齋戒力圖修省發德音下詔旨
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慰百姓者立賜舉行并飭內
外文武大小臣工滌慮洗心共修職業則無難轉禍爲
福

聖祖優旨答之遂赦天下方在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
日紅本下二獄囚當決吏籍紙尾進請抄發雍正曰昨
頒赦而今日行刑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
同官爭言不可雍正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官也吾封之
咎吾任之不以相累也下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正
士正曰本朝諫官以以齋爲第一御史以李琳枝森先

爲第一銓曹以王東皋伯勉爲第一此天下公論也伯勉湯陰人順治三年進士在銓曹一介不取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龔鼎孳曰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乎

李森先字琳枝掖縣人崇禎進士順治二年由國子監博士考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又以請寬言官之罰疏戍尙陽堡尋起用河南察荒陝西道有鐵面冰心扁額以御史按下江誅鉏豪猾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旣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松江府李正華最後至奮然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成敗

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何至作楚囚相對
郭侍御捋鬚大笑曰李君言何健也過雲閣亭云空亭
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

李正華字貢書獻縣人松江知府以考成不及格鐫罷
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
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
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費旣歸騎
一驢往來田閒歲一至郡城王士正曰近日廉吏以正
華爲第一鐫級歸家南廷鉉鼎甫官河閒時與之往還
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也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吏部侍郎有

懷清堂集康熙庚辰改編檢爲科道官右曾改給事中
爲光祿題辰龍關云東馬懸厓險關門鬱不開居然橫
戟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角吹哀兵家爭間
道爲語勒銘才何其忼爽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絕句云
白白紅紅繡袂花盤絲繪蠟盡堪誇自吹木葉銀鑲女
者卜河邊問宋家右曾少以詩名書法適媚似東坡以
禮科給事中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
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沒也

韓莢

韓莢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舉南宮第一對策復爲第一人官至禮部尙書諡文懿有有懷堂集父勗字誦先少爲名諸生勗妻母老而貧悉籍曩時匱具歸之曰故非壻物也時稱爲篤行君子莢少侍父讀書山中日命鈔錄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文勗之言曰書本必須手錄昔人有巾箱五經謂一經鈔寫終身不忘故須手錄一過也又曰文章之要根於經材於史浸淫乎先儒之傳注訓故深探力索久乃自得尤在度程各有宜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神莢夙稟庭訓更遭多難未嘗暫廢順治丁酉歲府試第一

引經據古評者以異才目之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
註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至壬子始援例入太學卽
受知於徐司成元文是秋預鄉薦癸丑春值釐正文體
之時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矣當
廷試日吳三桂逆覺已萌莢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
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莢言海造
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鄭侍御維攷請令國子生
回籍應試力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皆侃侃建
白不隨不阿立齋健菴兩徐公莢先後出其門當兩公
致仕憂患時人皆避禍獨挺身周旋之嘗語門人張大
受曰吾官尙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多讀萬卷

書也先是會試闈中得莢卷輒嗟咨不置及撤棘
上宣取莢硃墨卷觀覽久之深以爲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寫時文進呈明日
命悉呈平日文藁時不及莊寫卽呈刻本五十篇蒙
召至宏德殿講大學畢

問平日所作必尙多隨復進三十三篇其三篇卽鄉試
卷也後又同內直諸臣陪

諸皇子取中庸卒章之首節命題莢卷進呈

上覽之亟稱善傳示內廷又充讀卷官時有策中語
上疑之以問莢對曰在史記某卷檢書良是至是

賜篤志經學扁額其自序曰莢伏自思維下才末技荷

九重殊獎爲自古萬一有之遭逢敘於篇首所以榮耀君恩而不敢忘又伏自幸先人之緒言遺澤得以少伸於今日顧不自享於其身而終以不及見爲絕可痛也茲撰述及一切碑版文字足以潤色鴻業數韻語者不之及也有唐解元墓下作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時宋商邱新葺唐六如墓其實墓在橫塘商邱所葺在桃花塢乃六如讀書處也茲四十三年八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

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慈谿人少數奇鄉試表聯中用
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監試以爲怪令易
之曰此李商隱韓碑詩非僻書也御史怒摘微疵貼出
後年餘學士徐元文薦修明史與黃虞稷俞邵以諸生
入史館食七品俸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仍許與試
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崑山尙書徐乾學告歸

詔許以書局自隨上言以宸英及查慎行自助宸英從
之南歸舉鴻博掌院葉方霽尙書韓菼將薦之方霽適
宣召入禁中逾月而出已無及矣新城王士正歎曰豈
非命乎尙書翁叔元雅相知好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

尚書湯斌西溟以文責之一日傳遍京師明太傅珠有僕安三溺之有言必從勢張甚太傅子成德從宸英學飲酒間從容言安三之可任願少假顏色必得當以報大怒投杯而起且斥罵之安三聞之極恨宸英古文有名於時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蒼文醇而不肆惟西溟兼乎醇肆之間旅食京華者垂四十年

聖祖聞其名嘗問內直諸臣江南有四布衣尙未仕乎卽李因篤嚴繩孫朱彝尊宸英也又嘗呼其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每鄉試榜發使人覘之曰宋五得毋坦率否竹垞勸其罷南闈試怒不答平生不食豕兼惡人食豕一日戲語之曰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蒸豕一

梓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名子其食之乎姜笑曰非馬肝也詩文傾折海內士然屢赴試不見錄求文者戶外屨恆滿爲文疎古排宕得歐曾之神書法尤逼公權有乞片紙者寶若拱璧其古詩選序云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晉魏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迨貞元大儒出始倡爲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

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變也漢初蘇李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及於晉宋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豔佻巧之詞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全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卽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卽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僻之居室然今有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卽於敗壞後有富人者居之閨閣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

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毋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旣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尙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古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

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柏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於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又三昧集序云新城先生旣集古五七言詩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至於無所不盡旣無蘊藉淳蓄之意於中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

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亡之而風雅委地矣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此知其迹而不知其所以迹也先生自序此選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以下得四十二人以爲此集近虞山錢受之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案以作詩之歲月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小雅黍離行役

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爲東遷以前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不同於中晚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迄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辟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規撫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託之盛唐此明嘉隆以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

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
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
蘇各自成家西江別爲宗派至南渡而六義道喪朱元
晦至比之村劇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者十無一二論
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豔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
唐已墜之響於千數百年以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
哉旣舉鄉闈丁丑年七十矣入闈復違格受卷官曰此
老今年不第將絕望矣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廷試二甲
第四十卷進呈特拔一甲第三授編修庚辰未散館主
順天試事爲同考所牽連下吏大臣皆知宸英無罪以
爲其事當自白無爲之言者遽病死於獄王士正方長

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吾其愧哉在史館爲一統志諸論序說者以爲經世之文有海防總論一卷江防總論一卷湛園札記三卷湛園集一卷別有湛園未定藁六卷又眞意堂文藁一卷葦閒集行於世惜花云一春強半是春愁淺白長紅付亂流賸有垂楊吹不斷絲絲縮恨上高樓

文獻徵存錄卷二終

文獻徵存錄卷三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顧祖禹 黃儀

顧祖禹字景範江南無錫人父柔謙遷常熟縣著山居贅論十餘卷祖禹幼慧父教之讀背誦經史如水稍長好言地理之學家苦貧借書於人鈔之久漸通洽尙書徐乾學修一統志與其同縣人黃儀竝入書局因縱觀天下郡國書所學益雅博撰爲讀史方輿紀要首輿圖次歷代州域形勢次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次川瀆異同以天文分野終焉自敘之曰晉在神禹克平洪

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竝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虛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旣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亾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讐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己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通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

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几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仕卽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允祿丞大棟當嘉靖閒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允祿大

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淡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彊仕而邁流寇之變遂遯入山焚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綴拾遺言網羅舊典發抒志意昭示來茲耳常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

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
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
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炎祿在世廟時徬徨京邑岌岌
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
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
思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
而四海陸沈九州鼎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
於地下目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
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
歎乎余歿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
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

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及春秋
歷代之文劄及稗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
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貧賤憂感雜亂
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揆禹穴窮天
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
下險易扼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
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
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
著作之林余小子其何敢又曰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
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
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案山川稽里道

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覈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薊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問嘗案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且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子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

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目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嘗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邛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峽之道大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

利於崇山澗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
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
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
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
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
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
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
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未嘗不可以
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
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

義者而後可以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
失必多矣吾嘗考元初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
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爲最高彼豈
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
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
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又曰或曰審如
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
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
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汎之
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
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

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澗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得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陘而後可以洩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遲迴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

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或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任之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旣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或疑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

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巨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憫然無所適從者

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旣已奉遺命採舊聞彙搜紀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祖禹創稿草年二十九及書成年五十矣嘗語南昌彭士望曰祖禹之爲是書也以史爲主以志證之形勢爲主以理通之河渠溝洫足備式遏關隘尤重則增入之朝貢四夷諸蠻嚴別內外風土嗜好則詳載之山川設險所以守國遊觀詩賦何與人事則汰去之又曰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然其高下險夷剛柔燥濕之繁變不勝書也人事之廢興損益圮築穿塞之

不齊不勝書也名號屢夏新舊錯出事會滋多昨無今
有故詳不勝詳者莫過於方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
之於史卽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
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
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甯都魏禧見其書驚歎爲敘曰
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
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亾成敗得失
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職方廣輿諸書
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此數千百
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其論最偉且篤者有二一以
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

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亾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卻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閒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

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
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於是并
識之閩若璩常問祖禹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
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然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若
指今永平府是又在燕之東何云南也祖禹曰凡地里
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若東與西南與北迥
相反者若璩曰吾自茲觸處洞然矣仁和孫治嘗讀其
書謂如長河亘天珠囊照地古今興亾天下形勢瞭如
指掌人閒所未有也世俗以此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
李清南北史合鈔稱爲三大奇書然南北史合鈔不免
疎略非二書匹也祖禹竟不仕終於家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尚書徐乾學開書局於江南洞庭儀與顧祖禹閻若璩胡渭竝入幕儀研究古學嘗謂班固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而間惟水經注備著之乃卽經所著之水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儀又言趙奢解闕與之圍闕與有四水經注梁榆水逕梁榆城南卽闕與故城也趙奢破秦於此盧諶賦云訪梁榆之虛鄣弔闕與之舊平梁榆城在今遼州和順縣括地志闕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趙奢破秦軍處銅鞮

今沁州上黨涅縣有闕與聚劉昭注云史記趙奢破秦
兵闕與涅在今武鄉縣隋地里志武安縣有闕與山在
縣西南五十里卽趙奢拒秦處武安屬今彰德府磁州
尙書徐乾學曰若在武安去邯鄲僅六十里何煩奢卷
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乎當在潞州者近是矣胡渭著禹
貢錐指略例頗以尙書蔡沈傳爲劣儀亦不信蔡傳蔡
傳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儀曰
夏水從無沱稱此沈之臆說耳澗曰此本鄭康成注蓋
此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爲臆說今酈注夏水云江津
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計當南宋
蔡氏所見本沱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

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不然水洩復入爲汜此非夏
水至雲杜入沔處也於汜爲不合及檢朱謀埠箋江水
至枝江縣曰江汜汜當作沱何其實獲我心也儀笑曰
子於蔡傳可謂憎而知其善哉儀卒後其所著書歸新
城王氏書庫矣

方邁

方邁字子向閩縣人爲諸生少負氣有名爲人所搆繫獄郡守與閩臬皆惜其才曲援之得免康熙三十二年成進士釋褐知蕭山縣移蘭谿以傲事長官免邁博洽善古文詞在蕭山與檢討毛奇齡以學往復辨難說經破析疑滯多前人所未發於奇齡亦多糾正其言易曰大衍之數五十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則實數只有十五矣若云以五乘十故爲五十則不宜用乘數且乘數亦虛數也虛數豈可以爲數大衍之數固與河圖無與五十者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者天地之數謂大衍法天地則何以去五不用謂虛其數以當六爻則

大衍止是五十而用四十九所虛者一耳以天地之五合大衍之一以當六爻恐無此事外牽連之法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留其五以還天地爲數之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不可以盈也聖人因大衍之數而推及天地之數乾坤之策期之日萬物之數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必強欲配合反於聖人之大意失之矣又曰孔子云河出圖聖人則之又云河不出圖戴記禮運篇曰河出馬圖孔安國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則言河圖者當歸之伏羲而淮南子乃以爲黃帝夢兩龍以白圖授帝此漢家崇尚黃老

故神異其說不足據也尚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
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則必實有簡冊之物負之而出
自庖犧至周相傳世守以爲國寶而不知何時亾之宋
陳搏竊大衍之數以爲河圖後人奉爲秘旨及蔡元定
遇隱者授圖作爲龍馬旋毛圈而成之近代楊時喬推
而廣之增加順逆往來陰陽回互之形此皆影響杜撰
終無當於河圖之實也又曰易自陳搏邵雍先後天之
圖出錙銖較量於南北東西子午寅申之位而易之理
蒙雜舛錯幾於不可思議聖人作易之旨必不如是之
佻巧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爲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
然乾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

卦爲四正皆伏羲所定又云庖犧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則在漢時皆以帝出乎震八卦次序爲犧畫原文固非文王所改卽如先天圖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以爲伏羲八卦然經明云水火不相射而圖則水火相射矣圖與經反恐伏羲不如是之悖孔子贊易不如是之疎也夫說卦序卦篇目甚明繫辭天地定位諸節乃孔子反覆推明八卦妙用顛倒錯綜通天入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無不可不必指其孰爲義卦孰爲文卦也然伏羲之畫卦也觀法天則必先畫乾坤而後以乾坤之一陰一陽至相交易於是有一索再索三索而六子之卦成焉其因而重之以爲

六十四卦也亦以乾坤六子至相乘重而六十四卦已備是伏羲之畫卦明白簡易止有八與六十四而已耳有三畫與六畫而已耳竝無所謂一畫二畫四畫五畫及十六卦三十二卦之紛紜舛錯以示謬巧也其卦象則祇以父母六子相生爲次序亦殊無東西南北方隅位數之殊也然則所謂先天卦位方圖員圖諸圖皆宋儒之易非庖犧氏之易也伏羲之卦有象無文文王於是取而演之先定六十四卦之序由是繫之以辭繫辭之義皆因本卦之義與象及六位之時剛柔相推之變化而斷其吉凶是故孔子贊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詞危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初無所謂圖者以爲文王

之易也又曰書言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後人以洛出書卽此此據孔安國說然禹所得者洪範九疇非洛書也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似洛書亦出伏羲時則之以畫卦者於禹無預且春秋緯云河圖九篇用乾數洛書九篇用六數未聞洛書以九數也至宋陳搏所作戴九履一之圖乃始於大戴禮明堂九室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後漢書張衡傳所載太乙下九宮法而陳搏竊之後人遵之錮習不改漢可歎也又曰周元公兩宋道學之宗也弟其所作太極圖說雖傳之二程而自二程以及北宋諸儒講理學著易說者未嘗論及至南宋紹興閒朱震始進其圖表稱陳

搏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而胡五峯
作通書序亦云敦頤得太極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
於陳搏要非其至者則是圖出於陳搏而非周子自作
明矣然圖出放搏亦非搏所自作又本之參同契水火
匡郭三五至精二圖而增益之爲太極先天合一之圖
蓋道家升降陰陽抽添水火之術故在搏止稱先天圖
朱表則稱太極圖實一圖也其本之參同則朱子與蔡
季通屢言之濂溪以其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說可與
易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相發明故取而爲之說自
太極本無極也以上說圖也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以下乃周子自發議要歸於至靜立人極一言此周子

說圖之大意張南軒所謂假圖立義淡得濂溪微旨朱子之注參同猶此也顧猶有可疑者朱內翰進圖不言圖說國史始載圖說於本傳故陸梭山謂圖說與通書不類朱子編次周子文集書後有自注云武當祁寬字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謂書則似并疑圖說亦非周子作者然陳搏作圖自有陳搏之說周子說圖卽成周子之圖但周子原文首句乃是自無極而爲太極見宋史本傳此發端之辭猶之自無而有也其後收以太極本無極一言猶云有本於無也故結之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自無極而爲太極原始也太極本無極返終也又曰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此正以易有太極本故爲至易未嘗言無極也自朱子刻其文於乾道閒去自爲二字遂失立言本意蓋有自爲二字則是流行語無極字輕而歸重於太極去自爲二字則是對待語無極與太極更無賓主異同之說由此遙生成聚訟矣其言尙書曰書西伯戡黎史記殷本紀云西伯滅飢周本紀云敗耆國飢與耆卽黎也字音異耳蔡沈書傳猶以爲文王胡五峯呂東萊諸人皆以爲武王通鑑前編遂於文王書伐耆於武王書東觀兵戡黎且鑿鑿致辨以爲黎近王畿文若戡黎卽爲孟德之術祖伊奔告如是其急而紂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惟武王觀政於商方有戡黎之師因以警紂令

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黎爲紂黨濟惡虐民聲罪致討是爲方伯之職況黎雖黨紂未若崇侯虎之甚也又明年有伐崇之師翦君之腹心以報譖己之讐其爲不忌孰甚焉然而文王行之而不疑者以爲逢君之惡以離散其民是卽商之叛國也討叛國以匡君正所以存商也豈如曹氏父子奪人土地以自封殖耶且戡黎之歲距紂亡僅八年耳祖伊之告非不甚急而紂固視若不經意則亦以爲西伯之征伐出吾所命非自專也前編改易年月凡事竝早九年反謂紂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母論時勢俱謬卽曷不取書我思有命之一言深思之紂自不忌而乃反代古人擔憂乎若夫觀兵戡黎

則又自造故實矣武王觀兵孟津無戡黎事乃以文王之事強坐之顛倒事實變亂有無吾不知其可也又曰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十三年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王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爲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年乎武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又明年八十四歲而卽位若又十三年而後伐紂則以武王九十三之年計之已死四年矣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顧猶有可信者受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未嘗繆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

失國再復改後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於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惟文王已改故武王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尚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所重可知矣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王立五年而卽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王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周之追尊獨遺其父夫子之援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至於春則建子之月非建寅也商周改朔併改時月然以周史記周事則必從周正而不從商正也又曰衛康叔之封出

於成王而非武王於傳往往有之左氏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此以衛人言衛事最近而不誣者史記於周本紀魯世家衛世家屢言之然則康叔爲成王時封康誥爲成王作無疑也蔡傳乃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謂成王誥叔不當稱弟若謂周公尤爲非義且康叔不當至此時始封言似近理不知康叔在武王時已封於康爲畿內諸侯作周司寇矣至是欲營洛邑遷殷頑乃以其餘地餘民封爲衛侯出就外藩非前此武王猶有未封之幼弟也康誥之稱弟者非成王弟之亦非

武王弟之也周公攝政實假王命然亦有周公自言者則篇首先繫以周公此篇與多士同一例多士篇首曰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周公告之也其曰王若曰者假王命也而實周公自言成王此時未踐奄也三監之叛實周公征之其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朕者周公自朕也康誥之篇亦然曰周公成勤乃鴻大誥治者周公誥之也曰王若曰者雖假王命而實周公自言曰朕其弟者周公弟之也寡兄勗者周公自勗也其曰乃服惟宏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望其輔寡兄以其勗也使以為武王言則此數語俱難通矣其言詩曰朱子言周南召南文王徙都於豐分岐周故

地以爲周公召公采邑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方諸侯莫不從化故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夫二公分陝當在成王之世而謂出自文王此未可信且文王亦西伯耳召公爲文王臣而復稱伯是甸侯而建國也文王不自爲政而以巡行之權委之其臣是文王爲廢職召伯爲侵官也況南國諸侯與文王同事紂者柰何遵召伯教哉韓詩外傳紀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以吾一身而勞民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然則召伯之封召信在文王後也謂之召南者屬召伯封內召之南也則召南諸詩以爲文王之化恐不免膠柱而鼓瑟也又曰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孰降之范甯敘穀

梁以爲孔子降之也夫季札觀風時王已有風矣安在其孔子降之也然則王何以有風曰詩有體風雅頌詩之三體也王既有雅有頌獨柰何不容其有風也顧王風何以始於平王前乎此者有之矣周南召南多文王之事何以不與旱麓清廟同列於雅頌則以其體風也幽風皆周公之事七月不異於文王東山破斧不異於泮宮何以亦不列於雅頌而特別之爲幽風則以爲其體亦風也王之爲風亦猶是也今必曰降爲國風則必黍離諸詩先列於雅而特降之然試取黍離諸詩入之於雅而詠歎淫佚之識者必有以辨其不得爲雅也以爲平王之後而雅亾則泮宮閟宮非皆魯僖之詩乎王

後無雅頌顧魯特有頌何耶且卽雅中如褒姒滅之周宗旣滅諸詩其在東遷後作者未嘗乏也夫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者蓋謂天子不省方太史不采風而列國所陳之詩亾也故聖人作春秋以記列國之事焉若以雅止卽詩亾則是詩惟當有雅耳彼所爲風者將皆不得爲詩乎哉又曰魯何以無風或曰成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守不陳其詩是以宋魯無風然陳杞皆先代之後陳何以有風杞何以并無詩也王肅舊說云魯文公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然魯頌四篇皆臣子頌禱之詞豈必假寵於王靈哉然則魯何以無風曰魯未嘗無風也特其所傳者頌耳周

公魯之祖也周南豳風皆周公之事或周公所作而皆
 列於風則魯風之美可知也猗昌敝笱南山載驅皆言
 魯事而附於齊以見則魯風之惡亦可知也夫風雅頌
 者詩之體也緇衣美卿士而不得列於雅賓筵抑戒衛
 君自敝而不得列於風韓亦有國而韓侯取妻不必再
 立韓風召伯封燕而甘棠作詠不必自名燕國故國之
 或有或無不必遍天下而陳之太史而為風為雅為頌
 則各因其體而列之不必其有所諱亦不必有所褒也
 又有以魯頌為僭天子之制者不思風雅頌者詩調與
 樂之辨也七月一詩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則
 調之異也魯頌之駟者似風而不風有駟泮宮似雅而

不雅則以其調者頌也且比興賦風雅頌者詩之六義也
也以東遷爲雅亾諸侯爲僭頌者將比興賦之中又孰
爲亾而孰爲僭乎其言春秋曰許世子止之惡經文書
法甚明後之論者必不行弑但不嘗藥夫不嘗藥而卽
加以弑聖人不如是之刻也不讀左氏之傳乎許悼公
瘡飲世子止之藥卒瘡非必死之疾也世子又非習於
醫者而自以藥進是以君父爲試藥之具也藥不中疾
與鴆毒等其責不可辭矣胡氏以爲止不擇醫而輕用
其藥歐陽氏以爲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
嘗三者罪當殊科金仁山以爲止無弑逆之心不幸而
進藥以卒此皆在夢夢之中止實自用藥以弑其父無

異於操刃蓋以君父之生死爲戲故敢以其未達之藥
輕於嘗試也而乃責其不擇醫不躬進藥憐止之不幸
也不亦偵乎由是推之趙盾陳乞公子歸生皆實成弑
逆之謀故列國以實告聖人以實書焉惟楚公子比則
非罪比也所以見弑者爲公子棄疾而比特代受其名
者也又曰宋人說春秋不下數十家惟程氏最著及胡
氏傳一出而自漢以來春秋之家皆廢不用然春秋自
是亾矣王安石欲廢春秋而春秋存以其不知春秋也
胡安國傳春秋而春秋反亾以其知春秋而實不知春
秋則春秋之經名存而實亾也孔子之作春秋其妙義
固不可測識而胡氏以私意解之欲以書人書字書爵

名號時地之間爲聖人用意之所存則聖人之用意不
如是之淺也或又以爲春秋聖人之寓意而非復聖人
之大法其於春秋之旨愈求而愈遠矣夫春秋之書聖
人自言之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鉤命訣曰
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讀春秋者比事屬辭以
求聖人之志其於春秋則幾矣其說禮曰太宗伯所掌
者祭祀卜日昃濯蒞鬯省牲之類皆禮之大節故爲大
禮小宗伯所掌者毛六牲辨六齎六彝六尊告時告備
皆禮之小節故爲小禮鄭康成以小禮爲羣臣之禮釋
之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夫禮中
自有大小固不以王之親不親而分掌者常職亦不以

王之親不親而改且詔相云者詔相王非詔相羣臣也
況王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大宗伯既攝主則小宗
伯當攝大宗伯之事將以大宗伯所詔相之大禮通名
爲小禮乎此時小宗伯所掌之小禮又名何禮也若禮
以王之親不親而分大小則所謂大祀者將亦王之親
不親而異名乎又曰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
用之以質劑致民此卽社倉之法取民間之罰粟積之
以貸民而不取其息者也鋤粟者合耦而不至則罰之
與屋粟間粟皆倣游惰之罰縣師掌徵正賦旅師掌斂
罰粟罰粟無常以致民用故下繼之曰而用之以質劑
致民康成以鋤粟爲稅粟誤矣又曰掌囚及刑殺告刑

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康成以適朝爲句而以士爲鄉士夫刑殺之人不必盡在鄉且告刑於王則是爰書已定今日奏決又奉以適朝何爲況下又有奉而適甸師氏句法一例則當以適朝士爲句也又曰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以記文考之轂長三尺二寸五分轂長去一當去一尺八寸六分則軹當有一尺三寸四分鄭康成以賢爲大穿軹爲小穿而以爲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不以本文轂之長三字爲解而以其長之圍爲解似與經文不合大馭職兩軹杜子春謂兩轄少儀祭左右軌範軌與軹聲同

謂轂末也則軹當訓轂末爲是後輪人內庇軹康成亦解爲轂末與人之軹圍則以爲軹之植者衡也與轂末同名一軹字而三異其解如此邁又辨陸王之學曰自濂溪發主靜無欲之旨明道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諸儒正傳孰非以德性爲事而世獨外象山陽明斥爲異學不知象山非陽明倫也象山之學得力於孟子以先立其大爲主其自言功力以人情物理事勢言之正與紫陽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之論互相印證非遺棄事物專談虛寂以爲教者也紫陽固欲引象山爲益友而後人乃反以仇敵視之此豈紫陽意耶陽明少泛濫於

詞章馳騁於孫吳若紫陽格物窮理之學爲煩雜乃究心於佛老之學鍊習伏藏得其見性抱一之旨自謂有悟遂於儒書中取孟子良知一言合之大學致知之解自立一說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論則輒與程朱相反程子以爲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而陽明則謂顏子之學不傳惟孟子猶爲可循顧於顏子之學獨舉其不遷怒不貳過舉其屢空以爲合於聖人空空之心體其說浸淫不可究詰朱子以天下之方員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致陽明則以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卽象山亦言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而陽

明則以爲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皆不必學是陽明與朱陸皆爲冰炭也蓋其才似商韓其學兼釋老是以當時目爲功名之士卽不覺忻然喜之誠有以深中其隱也然陽明猶善於修飾也至其徒王畿則登堂說法滿口禪元至李贄則公然髡首儒服名教蔑盡李斯之兇談謂爲荀卿教之豈誣也哉今之護紫陽者或欲推之於顏曾之上而袒陽明者亦欲引之於孔孟之徒各阿所好皆非其正也又論佛法曰自佛法入中國後世儒者惑於其說雖宋明諸儒卓然以道學自命然時時立說闌入其中而不之覺其甚者參元說偈甘以儒冠儒服北面緇流此所謂胥天下相率而爲異端也佛氏之說

本自淺陋使其明白切指心性淵源則是非昭灼較然
自見後人變爲機鋒棒喝如魍魎夜行如探鬪射覆使
攻之者無由指摘卽中其病痛亦隱忍諱飾可以不露
其情是則釋氏之徒巧於掉弄叢奸舞弊不可究詰衣
鉢相傳滔滔不返近世號爲善知識者習慣行徑說法
開堂聚徒設禮偈語新聞炫世警俗愚人不知指爲覺
悟圓慧超凡入聖亦可哀也夫佛氏非果有精義妙理
範圍天下之心思也脫苦海了生死其說本荒唐不根
卽其徒亦知不能自立於世必假之宰官名士以爲護
法檀越誣伏羲假仲尼託顏子旣已肆無忌憚而後世
儒者如韓退之白樂天蘇子瞻偶與僧徒往來輒摘其

一事一言文飾故實稱爲某某之徒以自夸大辟之麻附繩而始直蘿施松而乃長凡佛氏之邪說橫流皆儒名墨行者有以助之醖而揚之波也夫有陰必有陽有邪必有正佛之爲佛在今日已成必不可去之勢然二氏之徒守其師說篤信不疑專心致志必求少有所見而後已至於琳宮精舍貝葉梵夾莊嚴敬重踰於著蔡而士子於先聖遺經車服禮器弁髦視之曾不加意其樹道學之幟者又各自立門戶互相攻擊營衛不和外邪乘間而入惜夫又曰聖人觀雷天而作棟宇所以大庇民也於浮屠氏何有焉浮屠氏之得處中土受聖人之厦庇也浮屠氏之幸也作室者十年樹木父堂子構

畫茅宵索手足卒瘡僅蔽風雨浮屠氏未有室家布金
長者瓊其宮琳其宇孰爲爲之其波及於佛氏者民之
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廟祀祖考載一木主祀天地風
雨山川百神戒壇爲位事畢藏之浮屠氏飾像莊嚴檀
身金容香花塗采朝夕弗懈然微吾民爲之施捨則將
飄飄朽蠹塵封土積於荒煙蔓草中是吾民之有功於
佛者甚大也世嘗言佛能福人故人嘗有求於佛吾以
爲人非求佛佛固有求於人非佛之能福人佛則資人
以自福也邁所說繁縟絡繹不減范蔡以世罕傳者故
廣錄之邁取中庸九經自修身至懷諸侯纂以配大學
衍義爲九經衍義一百卷又著經義考異七卷四書講

中庸衍才金

卷三

三
才
精
車

義六卷春秋補傳十二卷古今通韻輯要六卷考正資
治通鑑前編十八卷五燈摘繆一卷文集二卷詩集一
卷

李鍇 戴亨 陳景元 馬大鉢

李鍇奉天鐵嶺人鑲白旂漢軍父輝祖官湖廣總督入
爲刑部侍郎鍇性友愛兄伊山祈山伊山坐事遠戍錯
往視居數月乃歸祈山官於閩罷歸無家鍇推屋授之
凡產之美者悉割與兩兄而僑居通州起茅屋數間積
書於中朝夕披玩發爲詩歌以自怡悅常賦歸雁詩曰
畢竟家何處而云北是歸高天殘照下萬里一行飛風
急毋相亂沙平定少依羈人方失序緣汝淚沾衣其友
陳景元見之曰此非近人作杜少陵之作也鍇雖貴公
子妙解音律遊覽山水輒欣然有會嘗泊舟采石磯下
至夜月出放櫂中流命琴客援琴鼓大雅之詩自扣舷

和之水涵者皆起傍徨不寐亦有吹笛相應者錯歎曰
此樂吾不再矣間一歲至塞垣聞山鳴桃花開卽騎牛
往賞或沮以山多虎曰少見多怪此間虎固以人爲怪
也其風流如此不慕榮利常任官庫筆帖式乾隆元年
兵部侍郎德沛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入格報罷旣卜
築廡峯山下畚礫爲圃雜蒔花草不接賓客嗜茗茗爲
鐵錙瓦缶每出必使奚負之見者皆以爲田夫野老也
隱居田盤二十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工尙趙宏恩兵侍觀保薦錯錯以
老病辭所著有睫巢詩文集二十卷原易三卷詩解頤
二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尙史一百七卷藏于家錯病宋

史冗雜晚年開江蘭社理葺之書竟未成又著江蘭社詩薦雅菊雅等書以少精音律亦間訪元曲云與錯爲友者有戴亨陳景元馬大鉢皆布衣所謂遼東三老也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有崇兆寺詩云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嚴陵釣臺詩云一片桐江月千秋出世心西師振旅寄甯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偷海花滿弓刀下玉關副都雷鉉視學浙中成懷五布衣詩石閭其一也馬大鉢字雷谿三人詩皆以漢魏爲宗

文
廣
程
才
金

卷
三

三

有
嘉
棧
車

張貞生

張貞生字幹臣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遷司業以鄒南臯宗儒語略教士頗闡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宗師考亭矣制聖門戒律八條自警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覬覦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夤緣以獵榮膺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壟斷賤丈夫指爲奇貨者是一播閒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不遠禽獸橫逆不遠淫蕩無恥者是又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介喫緊在義利之關人謂此呂正獻公之書座右樓玫瑰先生之書桃符也康熙中累擢至侍講學士

時議遣大臣巡察貞生上書諫被

詔引見所言又過戇下考切議免官爲民

詔貶二秩貞生歷官清要所寓在吉安館蓬蒿滿徑寵
突無炊煙瀕發至不能具裝故人餽驢力辭不受其狷
介如此一時贈詩者甚衆貞生自爲詩云秋風送客復
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
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戇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相
勗勉臨歧申贈繞朝鞭九日遂扁舟南去貞生居富川
有講學園文信國故居也晚結廬廬陵王山有定巖覆
筍峯木琴礪虎子巖諸勝伐木開道手自攘剔生徒從
者甚衆嘗云王山金頂之異在於高尤在於孤不高則

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曰王山筍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又謂學者曰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學者因其語錄之定名曰王山遺響凡六卷俄有詔復原職再徵之入京師卒於任所著有庸書二十卷唾居隨錄四卷

了庵存才金

三

三

才真本車

陳潢

陳潢字天一號省齋錢塘人爲總河靳輔幕客輔治河多資其經畫康熙甲子

上南巡輔以潢功聞

賜參贊河務按察司僉事銜張靄生所撰河防述言一卷追述潢論故曰述言書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順而利導之二曰審勢謂凡有所患當推其致患之由三曰估計謂工料省其敗速所費較所省尤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選擇明賞罰歸本於正已以率屬五曰源流謂河水本清其淤漲皆由挾中國之水六曰隄防主明潘季馴堤束水水刷沙之說尤以減水壩爲要務七曰疏濬

主於潰決之處先固兩旁不使日擴乃修復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覈實料主於豫備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勢不同十曰善守謂黃河無一勞永逸之策在時時謹小慎微而歸重於河員之久任十一曰雜誌述治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駁當時之異議也其言與靳輔治河奏績書相發明

王懋竑

王懋竑字與中寶應人少學於叔父式丹式丹以詩知名宋犖撰江左十五子詩式丹爲之冠康熙四十二年進士第一官修撰懋竑清苦勵學持躬修飭四十七年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五十一矣乞教職爲安慶府教授嘗作詩書座右曰長隄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闊滌滌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奔馬不可馭盤石不可幹是非反掌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利剝願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枿此可見其所蘊蓄也雍正元年以薦入京師授編修直上書房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尙書徐元夢

朱軾侍郎蔡世遠皆公卿大臣懋竑以老儒廁其間雍容談論專治經術世遠稱爲當今戴侍中於是莫不推敬之也旋以母憂去職

上賜內府金命治喪畢仍居職越一年至京師謝

思稱病不見客俄以病篤辭去懋竑自甘貞素不慕榮華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人生得此樂斯亦足矣縣人高星源謂懋竑無他勝人惟本色故當勝人歸里後當路要人未嘗以書刺通之杜門著書定朱子年譜銓爲學次序破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謂易本義前九圖及筮儀乃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亦不出於邵雍論之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

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用邵子說至啟蒙則本邵子而邵子但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孰受而孰傳之邪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其實邵氏只有先天一圖其八

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今乃以易本義前九圖并屬之邵氏是誣邵氏也前儒云邵子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得之陳搏者此程明道敘其學有所受也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又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則爲之說而不以入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邪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

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十二餘卦來以本義攷之
惟訟晉二卦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
筮儀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
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
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繆若是
邪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
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
託也又謂朱子家禮亦後人依託非朱子本書曰家禮
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
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序
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尙

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
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
不及之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
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
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
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
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
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
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
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
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繆誤多不及察今

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豫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

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

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况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旣卒又有一最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僴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長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又有朱子答江元適書答薛士龍書攷語甚詳覈

幾盈一卷同邑朱澤溪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
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辨之云
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
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
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
後不復作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
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
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
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其論通鑑載齊人伐燕事曰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
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

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
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
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篇所言齊
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之初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
其所以治國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又曰
王由足用爲善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
禍亦基於此後之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
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
距湣王僂弑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
皆稱王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
後人所增無疑也家居十六年卒所著朱子年譜四卷

文獻備考卷三

三才集事

攷異四卷附錄二卷讀史記疑四卷白田雜著八卷卒
後其子又良爲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又有續集別集
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偶閱雜鈔共若干
卷

官獻瑤 莊亨陽

官獻瑤字瑜卿安溪人曾大父朝京康熙十一年舉人嘗拒妖賊以衛鄉里爲莆田教諭遷知直隸武強縣爲政不煩民懷其惠獻瑤年十六補諸生選貢成均授國子監學正執業於漳浦蔡世遠桐城方苞稱高足弟子大學士朱軾重之曰吾老矣斯道之託將在吾子乾隆初元雲南總督管巡撫事楊名時得罪留雲南修城召還朝疏薦士七人獻瑤與焉是歲舉順天鄉試補助教甫入學上事宜六條於其長當是時

上方嚮用儒術尙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陶植邦彥六堂

之長則獻瑤與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晉等皆一時之
儁志合道孚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講座六堂師
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
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爲四
五君子四年成進士選度吉士充三禮館纂修官踰
請急歸還

授職編修九年主浙江鄉試尋提督廣西陝甘學政
遷爲洗馬在關中求得宋張載二十餘代孫屬其邑
官教之識韓城相國王杰於諸生時以爲大器果如
其言獻瑤少孤事母孝自陝甘任滿歸遽乞侍養奉母
二十餘載母年九十乃終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

祭田祭器考禮經遵

國朝制度以定儀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貧窮煢獨者然其家故寒素也獻瑤之學尤邃於禮在史館進周官講義大略云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後作民父母之心盡然非必家賜而人給之也取材於地而貨不棄於地用民之力而力不出於身力出於身而天下無游民貨不棄地而天下無曠地是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民而政之詳備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職因地之利順民之欲事不煩而人不擾後世病其難行以時勢不同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

上覽而異之獻瑤治經不主一家於易主李光地於尙書主宋蔡沈金履祥於周禮春秋主

本朝方苞於儀禮主漢鄭元元敖繼公

本朝吳紱嘗論禮服曰喪服首陳父自是而上殺下殺旁殺凡以恩制者皆由父而推之也次陳君自是而爲君之父母爲君之小君爲君之長子凡以義制者皆由君而推之者也次陳傳重者與受重者自是而爲宗子爲宗子之母妻大夫爲宗子凡以尊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次陳妻爲夫妾爲君自是而妻爲夫之黨妾爲君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凡以親服者皆由此而推之者也服莫重於斬而首章爲下數章之綱挈其綱思過半

矣斬衰升數之等有二齊衰大小功之升數之等各有
三於同等之中猶有差者焉衰莫重於降而正次之義
又次之此經與傳未嘗明言而服是服者不可以不知
也齊衰之升數多於總衰之數總衰之縷細於齊衰之
縷大小功之升數多於總麻之數總麻之縷細於大小
功之縷年月一差也縷之精粗又一差也升數以經之
年月以緯之縷之精粗以錯互之或伸此以屈彼或進
彼而退此歸之於稱其情而後已故曰衰與其不當物
也甯無衰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經不載者統於
爲人後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同宗之支子猶然况
適孫乎因是而知承高曾重者亦服斬衰三年也內宗

外宗爲君服斬經不載者統於爲君也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經不載者亦統於爲君也諸凡經所不見者皆可上附而求之下附而通之也喪服有可以彼決此者有不可以彼決此者如婦人之不二斬此通例也而內宗外宗爲君皆斬則爲夫斬仍爲父斬矣不爲父斬者不二夫也得爲父斬者尊君也又一例也爲人後者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此通例也然服之等爲世叔父期爲從祖父小功今爲人後者之服其世叔父也將遂降而小功乎則是降其期之親二等矣然則宜何服曰古者姑在室期已嫁大功兄弟之女爲伯叔父期嫁則大功又爲伯父之長殤大功是世叔父之正服雖無大功

而降服則有大功也爲人後者服世父大功於義爲安
又一例也婦人爲夫之黨凡大功之殤中從下此通例
也而大夫之妾爲庶子雖中亦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
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得與女君同故不可以婦人之
從服者例也大夫無總服若下殤則不服之矣又一例
也並行而不繆相別而不悖故不盡乎禮之變者未足
與言禮天先而地後陽先而陰後尊卑之義也自臣言
之君爲至尊自妻言之夫爲至尊自子言之父爲至尊
自孫言之祖爲至尊尊無二上故雖親不敢以屬通而
服有絕焉尊無二上故不敢服其私尊而服有差焉尊
無二上故足以加尊而服有降焉尊無二上故尊之統

不可絕而祖不可降宗不可降適亦不可降焉適不可降則人知貴不敵親矣宗不可降則人知尊不先祖矣禮無不順春秋之時貴者之子孫鮮不驕倨是禮之末失也非周公之過也國風刺先母而後父故父斬母齊而陰陽之分定矣春秋譏先禰而後祖故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而水木之誼昭矣家無二尊人無二本是二者禮之大綱也父在爲妻不杖避尊者也爲母得杖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避尊者之處者恐貽尊者之戚也故知父在爲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妻亡而未有子苟時可以娶將遂不三年與夫婦人倫之首萬化之原

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知婦之隆於其夫則知夫之不可殺於其婦矣記曰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春秋穆后太子薨傳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若然爲母三年別於父之存沒者爲父屈也爲妻期無別於父之存沒者爲母屈也後世夫婦之道不明昧者至於毀瘁以傷其生薄者反以不持內之喪爲弗溺於愛是皆不以齊體之道待其妻也內化何由興乎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立爲祖後者也小記云父卒而後爲祖後者斬假令父亡未及成服而祖亡奈何曰服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及父之存也許是子以傳重矣於此而不敢伸祖服

者則主祖喪者將誰屬乎故必如古者父母偕喪之禮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皆斬比父喪之除服其除服卒事反祖服以終其餘曰假令父在祖亡既成服而父又亡則其爲祖也奈何曰服斬父亡而祖喪未竟則主服祖喪者非適孫而誰主喪而不重服不可以爲主假令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尙存則奈何曰服斬子爲父斬雖祖在猶然則祖後父亡適孫之服祖如子服矣豈以曾祖存而有所殺哉又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假令祖母喪未竟而祖繼沒奈何曰並服三年如父母偕喪之禮或疑始期而卒乃三年服固可以二衰乎曰嫁女未練而出則三年是於未出之先固嘗期衰

矣而卒以三年何不可二衰之有假令父祖俱亡有母
在而祖母亡承重之期則奈何曰舅歿則姑老適孫承
重則適孫婦從服然則婦姑同服可乎曰母自以婦而
服三年嫡孫婦自以承重而服三年何不可同服之有
服以首貌貌以首心然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於
是乎有心喪之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而哀之發於
容貌與發於聲音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抑發於飲食
與發於居處者未嘗不可以三年也後世乃屑屑於稱
謂之間其下相與爭其名而爲上者又未知果能稱其
實也其亦不達於斯義也夫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漢
儒謂假令小宗僅有適子而大宗無後亦當絕小宗以

後之可謂達禮之權矣蓋大宗者尊之統也以適子後
大宗適子之父雖絕適子之父之祖則未嘗絕也爲適
子父者將不絕己之後而絕祖之後乎抑甯絕己之後
而不絕祖宗之後乎不絕祖宗之後而附己於祖之廟
則於理順於心安故絕小宗以後大宗者非惟存祖之
祀亦善體父之志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漢儒宋
儒之說義各有取由漢儒之說是萬物本乎天也由宋
儒之說是人本乎祖也本乎天則當尊天記故曰郊社
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本乎祖則當尊祖記故曰宗廟之
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小宗有四而爲父後者居其一女
子之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功而爲父後者期則庶子雖

不得爲長子三年亦必隆於衆子可知矣小記曰爲妻
長子禫妻之禫指十五日者疑此卽指庶子爲長子服
同於妻十五月而禫與父母爲女子之服期者三在室
也適人而無主也被出而反在室也而女爲父母惟在
室與被出者三年無主者則仍期何與曰女被出則移
其天夫者天父矣故與在室之女等若無主之女則未
嘗去夫之室也旣爲夫斬安得復爲父斬乎故憐其無
主而服女子期者仁之至旣已無主而猶內其夫家者
義之盡也大夫之妾其爲女君之姪也者當其在室則
當以姑爲姪服者服之其爲女君之娣也者當其在室
則當以姊妹相爲服者服之嫁而從者絕之而不爲服

分得矣於情有未安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弟士不名家相長妾生不名者死爲之總女君從夫而爲貴妾總也必矣諸侯不臣寓公春秋傳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已則不可不自卑損而爲之服尊服以重其報皆所以教民厚也沈存中謂由祖而上皆曾祖雖百年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乃今思之猶信何言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而小宗之爲大宗雖親盡戚單必爲之服齊衰三月傳曰尊祖故敬宗族人之世爲宗子服卽世爲始祖服也有相逮者必爲之服三月又何疑乎禮之止邪於未形喪親之終而國君於妾與庶子無服死

事如此生事可知已以此防民民猶有以妾體君以庶奪嫡者其履轍相尋而不知變乃知聖人絕之深憂之切也古者同鬻總而嫂叔無服雖無服而厚終之禮則未嘗廢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推而遠之如彼竭情而盡其慎又如此後之君子可以得禮之意矣周人尙爵子得行父禮然傳於大夫之子降其期親之爲士者則曰尊不同也於大夫之子不降其期親之爲大夫者則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於國君之所爲服者則曰尊同也於公子之所不爲服者則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不降不言其尊同其不服不言其尊不同明乎尊在君與大夫而不在公子與大

夫之子是二者之服凡數見其亦從父之義爲多與獻
瑤於諸經皆有說而此篇爲至善卒年八十著讀易偶
記三卷尙書偶記三卷尙書講稿思問錄一卷讀詩偶
記二卷周官偶記二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并雜說
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
集二卷

莊亨陽字元仲及李光地門下楊名時徐用錫何焯皆
高足弟子亨陽執業最後光地甚重之康熙五十七年
成進士知山東濰縣以母憂去講學於漳江乾隆初元
禮尙楊名時薦舉經學補助教遷吏部主事外補德安
同知擢知徐州府再擢淮徐海道亨陽通算術及董河

防推究高深測量之宜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已甚其病在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在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矣當路者未能用頗違其言京察大臣當自陳高宗命自陳者各舉一人自代閣學李清植舉亨陽時論以爲允以勞卒於官著莊氏算學八卷復齋遺集若干卷又有莊元仲集一卷文僅十二篇乃其官淮揚道時所上河防條議也

三原名才五

目 才五才車

陳啟源 朱鶴齡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善說詩朱鶴齡作毛詩通義啟源實參正之嘗謂言詩者訓詁宜準爾雅篇義宜準小序詮釋大義宜準毛傳及鄭箋其名物當以陸璣疏爲主因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者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於朱子集傳歐陽修本義呂祖謙讀詩記頗爲釋其疑誤學者以爲勝於鶴齡通義矣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季諸生國變後屏居著述有感遇詩云薇蕨苟可采何必在首陽清流苟可汎何必在滄浪至人處委蛇守己非一方直木儻見伐芳蘭豈

遂傷縱志游霄漢俯仰隨翱翔與同邑陳啟源善其毛詩通義頗采啟源說蓋與啟源相對定也鶴齡說經鏗鏗長於箋疏之學又練習史事嘗謂作史不立表所關非細年經月緯一覽瞭如而范書闕焉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多而又繁而事蹟反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時人以其論爲通達有易廣義畧四卷尙書埤傳十七卷毛詩通義二十卷春秋集說二十卷左傳日鈔八卷又撰禹貢長箋旁引曲證能暢其說所著詩曰愚

菴集年七十餘卒朱彝尊曰長孺撰述發明集傳集注
所未及顧不甚傳惟杜甫李商隱詩集注盛行於時松
陵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
暑人或謂之愚因以愚菴自號也

了虛得才金

卷三

呂六 有身格車

劉源淥

姜國霖

劉以貫

韓夢周

孫于簠

梁鴻翥

法坤宏

閻偕觀

劉源淥字崑石又字直齋安邱人少喜讀語錄尤耽朱子書精研者四十餘年以居敬窮理爲宗於明慕薛瑄國朝則模楷陸隴其餘子不屑意也建朱子祠於東郭月有祭每祭必致誠敬內行尤修飭謹事其兄州黨稱之康熙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著讀書日記四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冷語以宋劉安世之學與程頤不協故斥爲姦邪謂其害甚於章惇邢恕儒者以爲未讀盡言集也後數十年昌樂有周士宏濰縣有姜國霖劉以貴韓夢周德州有孫于簠梁鴻翥膠州有法坤宏益都有李文藻同縣有張貞猶能守源淥之學

美國霖志作國麟家貧至孝父居京師病甚國麟攜錢三百文步往省之比至死矣時冬月負屍以歸族人爲之營葬母善怒國麟前執母手請掌其面母每釋然終身無疾言遠色昌樂間循觀問國霖讀何書曰終身讀論語未畢也

劉以貴字滄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任蒼梧令地狃獍雜處營茶山書院以詩書爲教歸里後杜門著書有藜乘集初學正鵠行於世

韓夢周字公復乾隆十七年進士知來安縣事專事濂洛關閩之書有理堂文集

孫于簠雍正十三年舉人邃於理學大理少卿勳子也

勩爲翰林不可附年羹堯隆科多

梁鴻翥字志南每治一經案上不列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以優行貢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觀運尚書義書經續解春秋辨義春秋義類儀禮綱目及詩經周官禮記辨義計百卷未刻歷城周永年收藏之

法坤宏乾隆辛酉舉人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苦力學常謂聖人之告學者曰克己曰內自訟曰內自省曰不患人不已知未嘗求名也故其學準式乎程朱而於河津爲尤近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仕爲吏部考功司主事有尚書春秋說及困勉

文獻從才金

卷三

齋私記西澗文集

吳有嘉栢車

沈近思

沈近思字闇齋仁和人幼而通明年七歲未入塾忽請於父曰仁爲何物父竒之稍長補錢塘學官弟子遂著籍錢塘遊心於閩洛之學期爲聖賢嘗書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爲座右銘用自勗勵康熙三十八年成進士除河南臨潁令上書於孝感熊賜履論孔廟從祀有未當者其畧曰孔子之道至朱子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乎孔子者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者也明嘉靖以後有與朱子歧途異軌者亦竝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生徧滿海內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仍習焉不察使干

聖相沿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聖域者此大惑也因破王守仁說且論當湖陸隴其學術醇正宜膺祀典賜履得其書甚服之其後隴其竟從祀孔廟蓋近思先荆其說近思單車莅官築倉以備凶年爲隄以捍水患修先賢祠墓砥礪風俗士民甚以爲美三年滿上司以循卓薦遷廣西南甯府同知俄以病解職大學士朱軾巡撫浙江薦起督清河本裕倉胥吏姦蠹搜剔務盡當時號爲清幹調攝福建臺灣府事雍正元年

召爲吏部郎中詳正銓法清通簡要人不敢欺遷太僕寺卿充山東鄉試主考官超一資爲吏部侍郎再擢都

御史近思正色立朝凡國家大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山西大吏發州縣錢糧火耗歸公議近思爭之過戇同
列爲之震悚

世宗嘉其誠剴不從之亦不以爲非近思每上封事先
期簡閱衣冠鍵戶密書書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
事輒答以他語其敬慎不泄類孔光而風節光采過之
與儀封張伯行講性命之學正定學庸講義淡相契洽
交遊至寡嘗謂道義吾欽李梅崖理學吾尊蔡梁村好
三魚堂文集與閩人雷鉉王道研究其業至晦不休薨
於位年五十有七

上悼惜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謚端恪所著學易學詩

三
肩
不
才
金
三

五
有
嘉
棧
軒

讀論語注偶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真味詩錄天鹽堂
詩文集凡數十卷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少治春秋術數尤所專業康熙四十五年成進士時梅文鼎先卒李光地薦厚耀通天文算法

聖祖引對圖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所對無差失旋以省親乞歸四十七年再徵至京次年聖祖幸熱河厚耀扈行次密雲縣

命寫筆算法進入少頃內出

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厚耀曰此法簡便至爲精妙臣法出於臆撰今知其不可用也

上曰朕將教汝汝可精思之以待問次日問測北極高

文獻徵存錄

卷三

三三 算言寸千

下法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也此在春秋二分所測則然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難爲準則嘗聞地上有朦氣之差入目視之有升高爲卑映小爲大之異故渾儀測之多不合其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地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則不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厚耀謂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也再問地員出何書對曰見周髀算經問何以見其員也厚耀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員且東西測景有時差

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員形合故益知其爲員耳

上深嘉美之將除京官厚耀以母老乞就教職除蘇州府學教授未一年

召爲中書科中書直南書房與梅穀成對共正定算學書書成超授編修

聖祖嘗召厚耀於便殿使觀陳設儀器嘗問測景是何法厚耀不知

上寫西人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示之又命至御座傍隨意於紙上作兩點厚耀點畢

上自用規尺畫圖卽得相去幾何之法又

賜以幾何術幾何術者西人利瑪竇所撰著其時寫本

絕少而厚耀獨得見自是厚耀之學益妙丁母憂歸服除遷司業轉左諭德兼修撰五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乞致仕去厚耀讀杜預長厯預以隱公元年正月朔辛巳與古厯庚戌朔異辛巳朔乃古厯之上年十二月朔蓋隱公元年之前失一閏預知者以經傳干支依次推得之厚耀謂如預說元年書日無所失矣其與隱公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差互其實隱公元年以前乃多一閏非失一閏也當定隱公元年正月朔爲庚辰較古厯退一月長厯退兩月從此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乃與長厯符故不復推

也於是以前歷爲未密立體例四事參正之日歷證探
刺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春秋左氏傳
正義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歷法新書以證推步
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補正義
之闕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攷一條亦唐志所未錄也
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
月朔日冬至先列算法次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
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曰歷編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以經傳干支爲
證佐皆述杜預說而考辨之曰歷存則正杜預長歷朔
閏之差蓋預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遷就厚耀

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書成名曰春秋長歷凡十卷其春秋世族譜一卷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相證春秋氏族之學備矣二書俱在左氏分類中世單行之故左氏分類遂亡佚也厚耀又著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所采書皆在三傳國語國策之外人以爲雅博年七十五以老疾卒於家其書有左傳分類禮記分類注家語廣輯十七史正論三部算學書三十帙世未見也

臧琳 元孫庸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少為諸生精治經業手不輟卷嘗謂通經者當先通訓故訓故不明妄以短見詮釋經義虛造之失良由是矣著書精謹不敢輕詆前修有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經義禘記三十卷山陽閻若璩見而善之錢大昕曰宋元以來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附會并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至明季而極矣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

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不自表暴儕輩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子校定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子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也琳元孫庸

庸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庸口呐不能言與友朋居塞默相對而已然心思精敏喜著書文弨校陸氏經典釋文見庸書頗采其說庸常以子夏易傳乃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班固藝文志易十三

家有韓氏二篇固自注云名嬰此嬰兼受易之證也其說甚異又謂王叔師楚辭章句引詩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合者蓋魯義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及皇侃義疏本作參分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引李善注引論語同可見唐以前舊本皆作參分自宋邢昺撰疏定作三字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鏞堂說經堅守師說嘗謂戴東原所爲毛鄭詩好逞臆說以奪舊學惠定字好用古字所校李鼎祚周易集解與開成石刻往往互異近得明刻板勘對始知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惠所私改也甚得和而不同之義謂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寔失其舊嘗見錢孫保

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於灋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眠注作視經作元注作祇經作媞注作美經作羸注作鮮經作藟注作艱之類皆以今證古也籥章釋文豳彼貧反注邠同漢人書皆作邠故鄭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豳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周禮凡廢興字作廢廢疾字從疒作癢凡樹藝字作藝六藝字從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名爲好古實足以害古詩柏舟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也孔氏正義

尙作怨字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
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說文心部本作
愠怨也見詩緜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傳正合
何晏訓作怒者非而徐鼎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湮沒
此類不少江都焦循稱明季諸生孫禦寇說孟子圭田
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
田截圭田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
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
此解非特與九章算法合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
隸事極協蓋餘夫爲正夫外之賸夫故圭田爲井田外
之零田也長洲宋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

盧諶書自頃輒張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
張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
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當作壽書壽張爲幻卽陽
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
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案釋文朱張並如字衆
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
作侏張是讀朱張爲俯張不以爲人姓名也俯輒壽同
字侏則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
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不及朱張
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俯張
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

論柳下惠少連必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俯張爲陽
狂當如郝氏說爾雅俯張誑也誑讀爲狂猶楚狂接輿
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避言者若從衆家以夷
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五人乎庸以多
聞而識尼父所訓故古志之散逸綜採摭摭不憚劬苦
有子夏易傳一卷校鄭元易注二卷詩考異四卷韓詩
遺說三卷訂譌一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月令雜
說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
一卷孝經考異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
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帝王世紀一卷
尸子一卷所自著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拜經日記八

中庸有本金

三二

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庸竟以諸生終書未顯於世故備
著之禮堂早卒存說文引經考二卷阮氏經籍纂詁鏞
堂撰錄之功居多嘉慶十六年卒於京師

梅文鼎

弟文鼎 劉湘陸

文鼎

孫穀成

謝希逸

梅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宣城人年二十七歷算之學自然會悟與弟文鼎文鼎習臺官交食法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考證經史至忘寢食今所傳天學駢枝六卷其少作也長游京師安溪李光地甚重之於時明史未成檢討吳任臣論輯天志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增之餘姚黃宗羲復與對定文鼎摘其僞舛五十餘事以天草通軌正之作明史志擬藁三卷其目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謂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取元史闕載之事補其不備回回法承用三百年當章顯其術鄭世子天學袁黃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會通回法

例以庚午元法可附錄西洋法今所施行然明崇禎中徐光啟李天經測驗改憲之功不可盡闕亦當著其緣起故作天志贅言一卷暢其旨焉光地嘗謂之曰天法曖昧推測疏而不密既多歷年至於

本朝乃爲大備然學徒問難罕得而通請別爲一書取元趙友欽革象新書義例務使理宏而亮詞簡而備庶上聖微學久廢復興文鼎從之爲天學疑問三卷光地驚歎至絕其後光地竟上其書

聖祖覽而異之問今時恬退之士光地以文鼎及關中李容河南張沐對四十二年巡江南引見於御舟中嗟爲雅士並惜其老

賜御書珍饌

命其孫穀成直內廷說者謂以算數被恩遇周髀以來未之有也文鼎著書老而彌篤光地子鍾倫弟鼎徵皆願爲弟子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交河王蘭生皆與參校著書凡八十餘部有元史天經補注二卷蓋讀元史授時法經歎其法之善謙不敢言疏證故但曰補注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因考校古術七十餘家爲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天志譌

太祖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譌上元爲庚子於積年不合也考正之爲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取其義之精微成郭太史法草補注一卷立成傳寫魚魯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志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九章書無此術從未言其故者因發明之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元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明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刻天文實用卽本此書作回回法補注二卷西域天文書

補注二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西人之說本於周髀所言里差也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窺測莫便於渾蓋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三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隲括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三十雜星考一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各具時刻其誤不細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用弧三角之捷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

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惟日月行至午規而
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否則黃道斜正各別其次自
虧至復經歷時刻輾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
極高下隨處所見不同施諸測驗彌有窒礙故別立新
法就人所見日月圖體分爲八向正對天頂處曰上對
地平處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綫作十字橫綫命之曰左曰
右此四正向也曰左上上右曰下左下右此四隅向也
乃定其受食之所向舉目可尋故作求赤道宿度法一
卷交食圖法訂誤一卷交食管見一卷其日差原理一
卷以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
多差故正之也火星最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

之根爲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撰次成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定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列表從之而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言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日近其說不可從作太陰表景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爲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因訂定星緯眞度一卷所著諸書柏鄉魏荔彤爲鏤板行世其孫穀成復編爲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部六十五卷又有中西算學通其凡有九曰籌算曰筆算曰度算曰比例

曰幾何摘要曰三角曰方程論曰句股測量曰九數存
古其書別行疇人子弟甚重之又有績學堂文鈔六卷
詩鈔六卷詩有雅才荅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共璧心
期今見託雙魚又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游皆莊雅
可誦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孫穀成字玉汝號循
齋幼卽明悟文鼎歎曰童烏出吾家矣由進士官至都
御史直內廷日充數理精蘊厯象考成分纂官明代算
家不解立天元術穀成意卽西法之借根方元李治測
圓海鏡用天元一立算傳寫訛舛殊不易讀明唐順之
嘗曰立天元一如積求之云爾漫不省爲何語顧應祥
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卽以二百四十爲天元

半徑卽以百二十爲天元既知其數何用算爲鼓成頗不謂然後直蒙養齋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諭之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受而讀之疑天元一術頗相似復取授時厯草觀之渙如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似之而已乃著論闡揚之前代絕業一旦復顯有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卮言一卷世並傳之卒年八十三諡文穆文肅字和仲有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未竟其學文鼎字爾素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又有授時步交食式一卷

謝希逸字野臣宜興人寄居江都善厯算之學休甯戴

震論推步惟服文鼎及希逸希逸書不傳并知其名者寡矣

劉湘燧字允恭江夏人喜治厯算聞宣城梅文鼎擅其術鬻其產走千餘里從問學焉文鼎以其湛思積悟多所創獲嘗歎曰啟予者劉生也嘗與人書云金水二星厯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記云教學相長不虛也因以所著厯學疑問屬湘燧討論湘燧乃著訂補二卷湘燧又謂厯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畱伏逆皆入於占元郭守敬出於是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已在守敬後矣厯書

有法原法數竝爲厯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厯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厯指實爲造表之根今厯所載金水厯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厯官雖有表數而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精者以爲五星紀要湘燿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厯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恒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之所未及也又有厯象之學儒者所宜深討論厯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藁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答全椒吳荀淑厯算十問

書一卷湘燧死其遺書無一存者胡虔曰厯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爲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所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有揭子宣梅氏弟子爲湘燧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燧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爲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耶嗚呼是可悲已

王錫闡

王錫闡字寅旭又字昭冥號曉庵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少友張履祥講學以濂洛爲宗壯益耽心文雅歷象之學尤所篤好明崇禎中尙書徐光啟進西人修歷法異說麻起求自炫其長錫闡默默然潛心測實每夜輒登屋臥鴟尾閒仰觀星象竟夕不寐復發律算書玩索精思於推步之理宏亮而不滯久之則中西兩家異說皆能條其原委考鏡其得失也嘗謂歷法測實增減宜求定率說之曰漢劉洪造乾象歷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况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

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厯而損分極矣大統厯
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
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
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
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
則加實之說近然西厯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
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厯爲更促不知
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
故節歲之外則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
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卽古之歲差星歲者卽古之周天
異名同理無關疏密惟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歲行由

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卽經
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數同則歲差始
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
豈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乎黃赤距度古遠近今最
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歷積久因循
新法特爲剖析今旣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
下驗用幾何之術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
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測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旣
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今人所信畫一之法何時可立
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卽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
力矣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

赤道專用黃道甯不知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詎可復用餘如太陰五星本道本極已有定距而新厯測算悉用黃道反不如舊厯尙有推變白道之一術也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數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尙未及均數其消長之原於兩差何與乎識者欲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朧朧與星歲相較爲積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旣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行之歲差而後有朧朧之歲

差有一定之歲實然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
常以無定者通其變乃可垂久而無戾矣辨西法宮閏
之失云中歷主日日均則度有長短西歷主度度平則
日有多寡雖非疏密所係然實敬授之首務不可不辨
也考之西法紀日以日月七曜紀度以白羊諸宮率四
年而閏一日無干支氣候閏月之法也今以西之宮度
爲中之中氣折半爲節氣一以天度爲本而日辰則隨
時損益因譏舊法不免違天或以時計或以月計至二
分則先後二日獨不思二分與二正原不同日乎二日
之差乃分正之異非立法疏也又如各氣雖皆平分而
盈縮一法自具日躔不察其故而概指爲謬豈通論乎

或曰四時寒燠皆本日行則節氣亦宜以法爲正日四時寒燠因日行之南北不因日行之東西而西法惟主經度經度者東西度也以經度求黃赤距差絕非平行二分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幾及其半二至左右經度之一距差僅以秒計故但主日辰則平氣已足若主天度則須兼論距違如四立爲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至四十五度爲立春定氣此時日距赤道尙十六度有奇則所謂中者經度之中非距緯之中也距緯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設止用經度亦祇可謂天度之平氣於日行南北未有當也周天宮界厯家所設以步躔離古謂歲有歲差故宮界常定今謂星有本行故宮界

漸移二者似無失得然新法定以冬至起丑於義何居
夫宮界之分本用堯時冬至日躔在虛定爲子半四千
禩間歷丑至寅安在冬至當起丑初也况星紀元枵諸
次本乎星名今古無異若隨節氣遞遷則烏味爲元枵
而虛危可爲鶉首有是理哉故從天周分宮則冬至今
當在寅卽從節氣分宮則冬至亦當起子若因宋時冬
至偶值丑初而強襲其名則亦進退無據之甚矣新法
以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置爲閏以中
氣爲過宮雖與舊異以無中氣之日置閏仍與舊同其
不同舊用平氣新用定氣故前後或差至二月平氣兩
策必三十日有奇無一月三氣之法定氣兩策多且三

十餘日少至二十九日有奇冬月大盡者一月之內可容三氣設兩中氣在晦朔之間節氣在望必前後有二月俱無中氣此歲之閏將安置乎使置閏在前則歸餘非終置閏在後則履端非始卽不可置閏於兩中氣之月又不可一年再閏若少爲遷就又非不易之法不知何術可以變通大略西之宮閏實難與中法竝行而會通兩家又非目前諸人所及故不勝齟齬之病也新法推步交食密於舊法而亦有差失推求其故曰交食之法西歷亦略盡矣以交緯定入交之淺深以兩經定食分之多寡以實行定虧復之遲速以升度定方位之偏近以地度東西定加時之早晚皆前此歷家所未喻也

乃所推戊戌仲夏朔食漸西見日差天半分復明先天
下一刻已亥季夏望食帶食分秒所失尤多古以差天
一刻爲親則今日所推尙未疏遠然差數已著則致差
之故豈宜不講太陰惟定朔定望在小輪最近外此卽
有次均加減亦猶五星於衝合之外卽有歲行加減也
凡推五星凌犯宿座不必衝合太陽日月自相掩食必
在定朔定望也耶不知惟月食食甚實在定望止用入
轉可得密合初虧復明距望久者不下數刻用求倍離
得一座有奇兩均之較亦且數分參差之數宜所不免
至若日食不惟虧復二限不在定朔卽食甚之時亦非
眞會晨近初升夕近將降東西差分或過一度倍離亦

過一度正論食甚已不能以入轉均數求其必合況晨食之初虧晚食之復明距度尤遠者哉今皆置不復論不可謂非法之疏也中歷月食一十五分其求既內定用授時歷一十五分爲既內用分與句股術合大統歷則以十五分爲既內用分分數既加則定用必多與實測則稍近使非本於天驗何以得此然以句股之理究之則不合矣西法食分隨引數爲多少食既之數多至十五分強足洗從前之謬今研察其理亦有可疑者其說曰日在最卑視徑大故食分小月在最高視徑小故食分大余以爲視徑大小僅從人目食分大小當據實徑太陰實徑不因高卑有殊地景日景實因遠近損益

最卑之地景大日入景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景小月入景淺食分不得反大此與幾何公論自相矛盾倘亦致差之一端乎五緯歷言星近地心者緯度多遠地心者緯度少竊謂星誠有之月亦宜然不知交道有變差徒以視徑定食分非歷理也推步之難莫過交食新法於此特爲加詳有功歷理也推步究極元微不能無漏在今已見差端將來詎可致詰望窮理之士商求精密非一人之智所能盡也論日月五星天因及新法推測之誤曰天問云圍列九重孰營度之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旣亡其書西說遂爲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

學也五緯歷指謂日月本天以地心爲心五星本天則太陽爲心斯言是矣惟謂星天或包日天之外諸圖能相割相入則未敢以爲信也蓋日爲列曜之宗本天亦應最大五星諸圖悉在其內隨之斡旋太陽則居本天之心而繞地環行五星各麗本圓之周而繞日環行二法不同也知日天與星天異法則知日行一規本非天周亦無實體諸圖不必相割相入矣新法旣謂星天以太陽爲心則本天之行旣爲歲行乃復設本天仍以地心爲心法旣不定安所取衷乎余考木土火三星之行與金水二星不同金水二星於本圓右旋木火土三星於本圓左旋皆爲日天所挈而東猶日天爲宗動所挈

而西也左旋之數土最疾木次之火又次之自右旋論則疾者反遲遲者反疾故今日在最高者法應遲而視行爲疾衝日在最卑者法應疾而視行爲遲爲退蓋本圖之遲疾爲左旋而視行之遲疾則右旋也此理甚明何莫之察耶近見湯氏所推又有異者五星惟金水有順逆二合順合者星在日後而及於日逆合者星在日前而退與日遇此歷家所習聞也乃推戊戌歲月戊辰七月丙午十一月丁巳水星皆先過日又歷數時而後順合五月己丑水星先在日後亦歷數時而後退合若言握算偶誤則創法之初當倍詳慎必無屢誤若言無誤吾又未得其說夫星在日前順行益遠星在日後退

行益離安得再合天行有漸差而無僭差豈容一日之內驟進驟退會無定率如是乎又據厯指萬厯乙酉測定金星最高在夏至前四十五度歲移一分平強水星最高在冬至前二十九度半歲移一分大強距今戊戌七十三年金星過最高當在五月戊午而彼在辛丑水星過最高當在十月壬辰而彼在癸巳癸巳壬辰僅差一日或用新測推改我不敢知辛丑戊午相距半月已上即使舊高前十六度湯氏所用正與此近豈即入交日耶入交者南北緯度所生高卑者盈縮均數所生使入交可名高卑將盈縮亦可名南北乎五星各有交行各有最高惟水星同行同度金星兩行雖同度限迥別

驗之近測此術未爲戾天卽欲合二爲一必有灼見至
論然察其法又似實未嘗改不知何故參用交行十餘
年來無不如是也中法用表圭測月孛西歷譏之今以
高卑命交行得毋復爲將來所譏此於歷術非爲細故
明理之家必有辨其得失者矣又統論新法舊法曰古
之善言歷者有二易大傳曰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子輿
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歷之道主革故
無數百年不改之歷然不明其故則亦無以爲改憲之
端太初以來治歷者七十餘家莫不有所修明當時亦
自謂度越前人而行之未久差天已遠往往廢不復用
何也是在創法之人不深推理數而附合於著卦鍾律

以爲奇增損於積年日法以爲定或陰用前法而稍易其名或偶悟一事而自足其知欲其永久無弊豈可得哉欲知新法之誠非須核其非之實欲使舊法之無誤宜釐其誤之由然後天官家言在今可以盡革其弊將來可以益明其故矣舊法之屈於西學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無其人也今者西歷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弟駭於創聞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爲古所未有孰知此數端者即在舊法之中而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以步中節也舊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卑以步朧胸也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真會視會以步交食也舊

法不有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也舊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也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大約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於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西人竊取其法豈能越其範圍就彼所命創始者事不過如此此其大略可觀矣至於日刻之改天度之殊則習於師說而不能變通反以伐能爭勝齟齬異已不知果何關於疏密乎且新法布算悉用厯表日行惟一而日躔表與五緯表差至五十五秒月轉惟一而月離表與交食表差至二十三分日差惟一而日躔與月離各具一表躔離安得

合天加時安得合一乎是以辛丑臘月晦辰新法非朔而謂朔癸卯七月望食新法當既而不既其爲譌謬昭然共見不可掩也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然則當專用舊法乎而又非也元氏之後載祀三百未經修改法雖盡善安能無弊故年遠數盈則厯元四應或弗密也朧朧過強則朔望加時或弗協也交限失真則薄食分秒未可定也緯度不紀則凌犯有無難豫期也至於五星段目昔人止錄舊章黃道辰宿迄今猶用辛巳何可以定爲法乎若是則何從而可從乎天而已古人有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

吻合猶恐有偶合之緣測愈久則數愈密思愈精則理愈出以古法爲型範而取才於天行考晷漏審圭表慎擇人詳著法則異同之見漸可盡泯成憲一定不難媿美羲和高出近代矣錫闡心以明大統歷爲疏崇禎閒改用新歷法亦未盡善乃著曉庵新法自爲敘曰炎帝八節歷之始也而其書不傳黃帝顓頊虞夏殷周魯七歷先儒謂其僞作今七歷具存大指與漢歷相似而章部氣朔未睹其眞爲漢人所託無疑太初三統法雖疏遠而創始之功不可泯也劉洪姜岌次第闡明何祖專力表圭益稱精切自此南北歷家率能好學深思多所推論皆非淺近所及唐歷大衍稍親然開元甲子當食

不食一行乃爲諛詞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至宋而歷分兩途有儒家之歷有歷家之歷儒者不知歷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歷理而爲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概未得也明初元統造大統歷因郭守敬遺法增損不及百一豈以守敬之術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歷首重測日余嘗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後牴牾餘所創改多非密率在當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遺籍散亡法意無徵兼之年遠數盈違天漸遠安可因循不變耶元氏執不逮郭在廷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襲僞雖有李德芳爭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陳言無以相勝誠可歎也近代端

清世子鄭善夫邢雲路魏文魁皆有論述要亦不越守敬範圍至如陳壤摭拾九執之餘冷逢震墨守元會之畸見又何足以言厯乎萬厯季年西人利氏來歸頗工厯算崇禎命禮臣徐光啟譯其書有厯指爲法原厯表爲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厯者莫不奉爲俎豆吾謂西厯善矣然以爲測候精詳可也以爲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誤而不辨不可也故舉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氣之中二正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統以平氣授人時以盈縮定日躔法非繆也西人旣用定氣則分正爲一因譏中秋節氣差日至二日夫中秋歲差數強盈縮過多惡得無差然二日

之異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朏朧而致誤也歷指直以佛已而譏之不知法意一也諸家造歷必有積年日法多寡任意牽合由人守敬去積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斷以萬分識誠卓也西歷命日之時以二十四命時之分以六十通計一日爲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復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無也近始每時四分之爲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後日尙未覺其繁施之中歷則窒矣反謂中歷百刻不適於用何也且日食時差法之九十有六與日刻之九十六何與乎而援以爲據不知法意二也天體渾淪初無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之躔命爲一度日有疾徐斷以平行數本順天不可損

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斂爲三百六十不過取便割
圓豈真天道固然而黨同伐異必曰日度爲非詎知三
百六十尙非弧弦之捷徑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閏
恒於歲終蓋厯術疏闊計歲以置閏也中古法趨密始
計月以置閏而閏於積終故舉中氣以定月而月無中
氣者卽爲閏大統專用平氣置閏必得其月新法改用
定氣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時一歲有兩閏之月若辛丑
西厯者不亦盪乎夫月無平中氣者乃爲積餘之中無
定中氣者非其月也不能虛衷深攷而以鹵莽之習侈
支離之學是以歸餘之後氣尙在晦季冬中氣已入中
冬首春中氣將歸臘秒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

亦見其技之窮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後因歲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說乃星命家猥言明理所不道西人自命歷宗何至反爲所惑而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況十二次舍命名悉依星象如隨節氣遞遷雖子午不妨異地而元枵鳥味亦無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歲實消長昉於統天郭氏用而未知所以當用元氏去之而未知其所以當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遠近求之得其一而遺其一當辨者一也歲差不齊必緣天運緩促今欲歸之偶差豈前此諸家皆妄作乎黃白異距生交行之進退黃赤異距生歲差之屈伸其理一也歷指已明於月何蔽於日當辨

者二也日躔月星亦應同理但行遲差微非畢生歲月
所可測度西人每謂數千年傳人不乏何以亦無定論
當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時分遠近眇徑因分大小則遠
近大小宜爲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則遠近差多而眇徑
差少月則遠近差少而眇徑差多因數求理難可相通
當辨者四也日食變差機在交分日軌交分與月高交
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與交於黃道者又不同厯指不
詳其理厯表不著其數豈黃道一術足窮日食之變乎
當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眇差時或一東一西交廣
以南日月眇差時或一南一北此爲眇差異向與眇差
同向者加減迥別豈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講耶萬一遇

之則學者何從立算當辨者六也日光射法必有虛景
虛景者光徑與實之所生也闡虛恒縮理不出此西人
不知日有光徑僅以實徑求闡虛及至推步不符天驗
復酌損徑分以希偶合當辨者七也月食惟望惟食甚
爲然虧復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離中限卽食甚已非
定朔至於虧復相去尤遠西歷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
用朮朮過差過矣當辨者八也歲填熒惑以本天爲全
數日行規爲歲輪太白辰星以日行規爲全數本天爲
歲輪故測其遲速畱退而知其去地遠近考於歷指數
不盡合當辨者九也熒惑用日行高卑變歲輪大小理
未悖也用月行高卑變歲輪大小則悖矣太白交周不

過二百餘日辰星交周不過八十餘日厯指皆與歲周相近法雖巧非也當辨者十也語云步厯甚難辨厯甚易蓋言象緯森羅得失無所遯也據彼所述亦未嘗自信無差五星經度或失二十餘分躔離表驗或失數分交食值此當失以刻計凌犯值此當失以日計矣故立法不久違錯頗多余於厯說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當既不既與夫失食失推者何異乎且譯書之初本言取厯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今故兼采中西去其疵類參以已意著厯法六篇會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增輯若干事表明若干事立法若干事舊法雖舛而未遽廢者兩存之

理雖可知而非上下千年不得其數者闕之雖得其數而遠引古測未經目信者則見補遺而正文仍襲其故爲日一百幾十幾有爲文萬有千言非敢妄云窺其堂奧庶幾初學之津梁也其書定爲六卷未成之初先作歷說六篇歷策一篇以發揮已意又隲括中西步術作大統西歷啟蒙丁未歲因推步大統法作丁未歷彙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已法豫定時刻分秒至期與徐發等以五家法同測已法獨合作推步交朔測日小記西法謂五星皆右旋錫闡以爲土木火實左旋當改歲輪爲不同心圈則理數畫一作五星行度解術家言日月右旋儒者云左旋二說不同今定爲日月實右

旋作日左右旋問答治厯首在割圓作圓解測天當
據儀晷造三辰晷兼測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其書又
若干卷爲人耿介拔俗詩才特清妙其詠幽居寒溪沈
鷺白夏木挂蟲青秀水朱彝尊甚賞之采入明詩綜也
以布衣終於家阮元曰錫闡正古法之誤而存其是取
西法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私家撰述未
見施行識者莫不惜之梅徵君文鼎勿庵書目曰從來
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
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
何度今爲推衍其法頗精確然則

御製厯象考成所采文鼎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

三原不刊金 卷三

有嘉禮車

實本於錫闡矣方今梅氏之學盛行而王氏之學尙微
蓋錫闡無子傳其書者無人又其遺書皆寫本得之甚
難故知之少持平而論王氏精核梅氏博大各造其極
未可軒輊也乾隆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錄曉庵新法六卷入子部天文算法
類草澤之書得上備天祿石渠之藏錫闡自是為不朽
矣

薛鳳祚 談泰

薛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少師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既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乃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天學會通鳳祚言厯算推步依西法假數立對數比例又立中法四綫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測較依古法百分爲度表所列只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綫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以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恒景歲行五十二秒通中西之說梅文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所著天文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

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
中星曰西域回之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
表名天學會通又記歷代治黃河運河法及南北河湖
泉水職官夫役道里以類相從號曰兩河清彙凡八卷
亦取明邱濬說別爲海運一篇又有聖學心傳一卷則
暢善繼奇逢之旨也

談泰字階平江甯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南匯學訓
導勤學精思博覽得梅氏算學之傳有測量周經正誤
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日月
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攷三統術推一歲食限
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

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
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武帝五年天正冬至
三統術補古算書細草十餘事冬至權度數略天官書
節次年分辨分野辨圓壺周經積實祖沖之齎法辨齎
內方非十尺辨操縵卮言正誤喪服傳溢說五服經帶
數凡若干卷又有觀書雜說二十卷則考論經史事也

三
廣
雅
才
金

三
二

三
有
嘉
格
車

010-568

李銳 王元啟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人幼入書塾有算法統宗一部竊窺之能通其義爲諸生家貧授徒以自給歷算之學鑽勵過分久而其學大明嘗從同邑顧千里借得九章算經晝夜窮探不息乃知天元一術與借根方異著論暢郭守敬李冶之旨兼補宣城梅氏所未備又謂顛項夏殷六歷記載有關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闊疏三統術推法較密而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同於太初因撰爲歷法通考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其唐瞿曇悉達九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則求之於開元占經及寶祐四年會天

歷條流既具書竟不就惟成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其日法朔餘考自爲序云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累強弱之數得中平之率以爲日法朔餘唐宋演撰家皆墨守其法元明以來疇人子弟罔識古義無知其說者今年春讀宋史志忽有啟悟爰列開元占經授時術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之數一一攷其強弱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知不合之故蓋有三端其一朔餘強於強率如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譏其無復強弱之

法者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裴伯壽詆爲不入術格者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強弱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強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強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是也次爲一卷以質明算君子或亦步天者求故之一助也又嘗得王孝通緝古算經與其友張敦仁對共討定著細草以詳論二十術於是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眉目粗具焉元朱世傑四元玉鑑皆用天

元一術敦仁見其書謂菱草形正員法難得而通在南
昌以書寄銳使治之銳已病猶推尋指意演爲數段爲
書以答敦仁書甫達而銳卒年五十嘉慶十九年也敦
仁尋遷雲南驛鹽道有開方補記銳又著召誥日名考
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其
藁草皆藏於家敦仁字古餘澤州人乾隆五十五年進
士知揚州府改吉安移南昌

王元啟字宋賢嘉興人乾隆十九年進士銓福建將樂
縣專業厯算以算法始於句股撰爲句股行一書分甲
乙丙三集甲集論開平十法爲句股因積求邊起義次
論立方以及平方法再論和數開立方以盡立方諸法

之變爲術原三卷乙集兩卷爲相求法百三十二則之
綱要故名曰綱要丙集卽相求法逐則分之以發明立
法之意凡四卷敘之曰句股弦相求法參以和較凡得
七十八則求句股中函數又有纂積之數容員容方容
縱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與句股求外方外員之數又
有積數與句股和較相求容方與句股餘數相求之法
綜計之又得二十九則立表測量得求高求遠求深三
則重表亦然舊算書多簡略不備詳者又苦錯出無緒
嘗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先定相求法百三十則一一
盡通其故運思布算時比舊法爲直捷而舊法亦不敢
沒附見以致參考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

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之法分爲六則並載不成句股求中函積數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員徑一則員內累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兼備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而其術亦本周髀總無出於折句爲股之外也其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非鑿指一數以爲布算之準難以虛領其義然如廣三修四見於經者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變兼陳則彼此錯出使閱者耳目數易轉增煩憤茲特標舉數端以

爲略例並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也
并附答友人問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
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
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
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卽可以求句股弦無零
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爲主倍中率爲股首末二率相
減爲句相加爲弦依此行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
以句股弦爲正數兩數相加爲和數相減爲較數又有
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和弦與較和三
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較三數相減之較
數也三數相加減今名之爲兼三和較凡正數和較之

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
數即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
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
之法猶不與焉其次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爲一句股
分兩句股之術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卽
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
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爲一形卽爲不成句
股之形分之爲兩則所謂中垂綫者卽小句之股大矩
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五十餘則於
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
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

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
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雖本
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悉出新意其標題
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者更有舊法不載而
以意補入者其後嘉定錢塘讀其書味爲獨絕題書後
曰開方句股之法創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家遞
相推行至乎梅勿庵之少廣拾遺句股闡微幾無餘蘊
矣惺齋尙以舊術爲繁也更立簡法著書若干卷先以
開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變以開方爲句股所取資
也統名之曰句股衍余聞著書數十種皆卓然可傳算
其藝之一耳猶神明變化若此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

方員周徑未免乎比例之煩也竊自創法以十倍徑積
爲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爲徑積又以員積自乘而十六
乘之則十分一爲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
復十倍之爲員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方員也不過
開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異而驗之器物似較密焉惜
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面質其是非也元啟有史記正
譌分律書厯書天官書爲三卷漢書正譌總爲律厯志
二卷合之名惺齋雜著又有厯法記疑角度衍九章雜
論若干卷其草皆藏於家

文獻徵存錄卷三終

文獻徵存錄卷四

杭州錢林金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湯斌雷子霖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一號荆峴睢州人少好讀宋大儒書喜陸子以清苦厲學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代死難諸君子事蹟以修明史出為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治事之暇時時造其廬以誌景慕量移嶺北道參政數月零都山寇就擒移疾歸丁父憂赴任日雇一羸載樸被出關去及受代衣物了無所增家本貧教授自給往來梁宋

閑徒步代車容城孫奇逢隱蘇門往謁從受學稱弟子
焉康熙十七年徵博學鴻儒試授侍講轉侍讀二十年
典浙江鄉試二十一年爲講官直經筵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講官須於此着力官左庶子
時夢登高山一人自後越之繼至巔懸麻姑仙壇記於
壁旣覺不解所謂癸亥閣學缺特用右庶子王鴻緒甲
子湯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經者宛平相國
笑曰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相國曰此麻姑仙壇
記中蔡經也湯聞之竦然二十三年以左庶子超擢內
閣學士改右副都御史會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在勘公
曰使者所至苛擾不如令有司自勘已而河南果畏勘

災諱者過半六月巡撫江蘇下車慕隱士徐枋名先詣
焉長洲文點借居蓮涇慧慶寺賣書畫自給斌往候之
問政之所宜點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民者今虎邱采
茶郡縣吏絡繹徵辦民以爲苦矣斌歸下教立伐其樹
湖蕩菱芡貲課歲報加益有司循例請斌令測實減之
曰今茲數目當申戶部科則一定便難省除歲之豐儉
不恆租之盈絀亦異未若寬之於始使歉年不至逋懸
州縣少催督之煩小民得均受其惠也其持大體多遠
謀如此常州守祖進朝以公事免官特乞留以慰民望
進朝製新衣履將達其慇懃久之終不敢言自著之上
方山祀五通神靈異甚赫祠中施設帷幕巫者數十公

私請禱酹祀不絕斌惡其妖妄具疏請革其祀奏准後
登帥吏卒往曳神像投之湖中初山民掘地得碑其文
云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及是果驗莫不異焉公治文書
常至四鼓或勸少休慨然曰吾職也敢自暇逸乎俄以
爲禮部尚書去蘇日士民無老少痛哭走送遮塞衢道
不得行夫人乘輿出時有敗絮墮其輿前藩伯見之爲
泣下既至京掌詹事府事儉素益甚居委巷禦寒只一
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卽
湯尚書矣會天不雨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
侵執政御史劾漢臣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
公曰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轉大司空掌詹

事府事如故課子溥讀書常至夜分謂之曰我非望汝
早貴少當使苦苦則志定然後不失足爲小人斌論學
頗宗陽明平湖陸隴其著學術辨三篇難之以爲必尊
朱子斌之學源出容城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
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
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善爲詩夏日云初夏朝氣清綠
陰映竹閣好鳥時來集微風散林薄贈吳湖州云按部
雨餘香稻晚課農花發曉雲輕沖和恬淡如見其襟抱
人以爲不減司馬光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也屬有
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病將革戒子溥
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

真心稟至性求實理不則習爲鄉愿無益也既卒家無餘財年六十一所著洛學編四卷睢州志五卷明史藁二十卷詩文二百許篇名潛庵集藏於家乾隆元年詔立碑於墓道追謚文正道光三年從大理寺少卿請從祀孔子廟庭斌同時登封耿介上蔡張沐並有志操學者稱爲中州三大儒云

雷子霖字午天朝邑人崇禎癸酉舉人事親以孝聞論學篤守橫渠矩尺潼關副使湯斌甚敬之所著有孝經神授篇西銘續生篇太極圖說其古文辭曰柏林集

李光地

李光地字晉卿一字厚庵安谿人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請急歸里未數月遭耿逆叛海寇鄭錦亦竊發踞泉州光地奉親匿山谷間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耿逆悉力於僊霞杉關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守禦不過千百疲卒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五六千詐爲入廣由贛達汀七八日程耳仍恐小路崎嶇更遣鄉兵在大軍前步兵又在馬兵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情形削蠟丸置疏其中裏之遣僕夏澤閉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富學士鴻基上之時論以其人自賊中

來慮有他變弗敢以聞鴻基毅然曰孤臣效忠爲國家東南半壁計吾違恤其他以顧身家哉卽據實代奏以待剗決

上嘉歎命鴻基持光地密疏遍示大臣俄擢鴻基禮部侍郎時陳夢雷亦陷賊中與光地同年友善嘗潛通書約共圖賊且遣使闕道入京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光地以密疏有功超資擢內閣學士洎大師入閩

詔定閩將軍護其家事定赴職遭父喪復歸有白頭賊蔡寅以衆二萬圍安谿光地啟康親王乞給貲糧募鄉兵力禦之復以計絕賊糧道潰圍去明年臺寇鄭克塽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城中絕光地遣人分道請師

陰戒僕人從水關入城語守者曰援兵至矣出甯海將軍印信絹書示之城中喜叫譟呼始有固志俄巡撫吳興祚提兵南下甯海將軍亦自漳平進光地具牛酒犒軍分兩翼夾擊之賊退時臺灣未平入

朝奏賊魁已死子幼將驕可破也舉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任用謀畫多稱

上意遷掌院學士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督順天學政遭母艱後復補工侍改兵侍兼副都三十七年巡北直隸築子牙隄開柳盆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巨浸悉爲沃土在官清勤自厲尤盡心興水利四十二年擢吏部尙書巡撫如故尋拜文淵閣大學士時

上留意經籍光地以耆碩屢被

顧問辛未己丑兩典禮闈稱得人在政府推賢進能如恐不及然位益高忌者益衆凡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其有獻納恐啟門戶之禍故罕見於章奏惟共事內廷者能道之如白陳北溟之冤救方望溪之死直張孝先之獄皆其事也所薦拔者如楊名時蔡世遠惠士奇王蘭生何焯並以經術文章顯名於時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於

聖訓爲多其注解正蒙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是非別白取性理大全一書明胡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擷錄原書自爲

部帙者九種摺拾羣言分門編纂者十三類大抵襃積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別

聖祖特詔儒臣刪爲性理精義皆光地承

旨纂修自是所遺盡糟粕矣所著周易通論四卷周易觀象十二卷經中脫文誤字惟繫辭侯之二字作衍文餘與程傳本義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其於學易融會貫通實皆自抒心得又朱子禮纂五卷採其說之散見文集語錄者以類纂輯分爲五目曰總論曰冠昏曰喪曰祭曰雜儀又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餘論一卷論孟劄記各二卷榕村集四十卷爲文根極理要不雕琢而自工長於理學似經術非所究心文章特其

餘事然有物之言固與馨悅悅目者異矣集中詩文筆記彙爲一編惟詩乃其所自定也讀漢留侯唐鄴侯傳云坐呼采芝叟緩誦種瓜詩此是賢人心神仙固詭辭自從崆峒來下迄華山希身授帝者法不爲帝者羈摘句嫩絲舞緒風早麥搖新浪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卽太和五十四年乞休以假歸趣之還五十七年卒於京年七十七諡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

高愈

高世泰

顧樞

刁包

顧培

張夏

吳

高愈字紫超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孫也十歲讀從祖遺書卽厲志嚮學補博士弟子員益博涉先儒語錄標其區界總其歸塗家世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寔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請主東林會講以疾辭愈和而不諍自少至老無疾言遽色人有讎忿至愈前輒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相詆謫至於愈僉謂此淳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說經業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眞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卒年七十有八有朱子

小學纂注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
高注周禮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其小學注六卷今
覺舍弟子誦之明末講學門戶甚盛東林高顧子弟入
國朝後頗傳其家學

高世泰字彙旃少樞衣於從叔攀龍耳受書策世泰學
甚該究嘗著五朝三楚文獻錄學者重之晚葺道南祠
麗澤堂以梁谿爲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兩人非
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爲美談由是南梁北祁
之號起焉平湖陸隴其儀封張伯行皆與世泰友善若
孝感熊賜履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
歙發揮聖道頗雜元言旣一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

人汪知默陳二典胡胤汪佑吳慎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爲文友之會講論閩學又因學聖至梁谿問奉書稱弟子乃更定紫陽通志錄四卷

顧樞字所止明顧憲成孫也事高攀龍講性命之學邃於易學而未嘗自爲著書其論明代儒者不取白沙陽明而服膺敬軒康齋又曰端文之學主無欲忠憲之學主格物使遇張朱可以師處使遇薛胡可與友處若陳王而下固當爲之避座也天啟中舉於鄉入

國朝含冲隱處閉戶謝交接以老病終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天啟丁卯舉於鄉明之季年流賊李自成躡畿西包散家財鳩衆禦之祁州得不敗自成

建偽號以官職授包包拒之幾瀕於死賊敗乃免包初從孫奇逢問聞良知之學既取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肉骨之矣設攀龍主事之如生有過則跪主前自訟嘗曰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又謂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舛已甚矣一至梁谿講學歸遂隱居不出嘗寓書於司寇魏象樞稱砥礪躬行不欲以議論爭勝所著希勝堂學規多留意於洒掃應對之事象樞稱之曰蒙古篤實君子也父歿三年不食肉飲酒形容憔悴鬚髮頓白又居母憂竟以哀毀卒門下弟子成就者甚衆所著有易酌十四卷四書翊

注四十二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又依文章
正宗例以人存文輯爲斯文正統十二卷

顧培字昀滋初事宜興湯之錡之錡旣終乃築其學山
居與之錡弟子金敞居之晨晡講習旣又遵高攀龍靜
坐法以爲合乎尼父之默識且可以觀喜怒哀樂之未
發巡撫張伯行詣東林論學頗以靜坐說爲疑培立義
爲數千言辨論甚苦申高氏之大恠伯行無以難之
張夏字秋紹無錫人初從馬世奇受經又與其鄉人吳
慎從東林高世泰學積力十餘年夏遂入世泰之室世
泰病卒其弟子相與立夏爲師事之如世泰巡撫湯斌
至東林與夏論學甚相敬也夏嘗至蘇州學宮爲諸生

講孝經小學歸而成孝經解義小學淪注又著雜聞源
流錄十九卷錫山宦賢考略三卷楊文清年譜二卷年
八十餘乃卒

吳慎字徽仲歙諸生論學主乎敬故號曰敬庵事高世
泰稱弟子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十數卷

朱澤灃 錢民 陳宏猷

朱澤灃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爲諸生初從陳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勵誦習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繼而專意理學居敬窮理以朱子爲師嘗曰尊德性莫如朱子道問學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爲殊塗倡爲異同之論者非知朱子者也講學錫山又遺書關中皆遵闡紫陽之學澤灃嘗與王懋竑論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依朱子答南軒書也懋竑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

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澤澣深服之雍正六年直隸總督何世璠劉師恕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先著朱子聖學考略二卷及止泉文集八卷後又成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若干卷高斌贊云涵養未發實功絲密體具用周敬靜合一考亭語類深契潛孚讀書居業堪繼薛胡歿後學者祀之於東林道南祠澤澣同時講學者又有錢民向璿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初名樞字子辰後夢許魯齋眎以
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乃易今名閑居慕
道題其室曰存養廛宴坐反觀日有省發平湖陸隴其
知嘉定縣民從論學語多不合又五年復往平湖以所
學質隴其怪之民曰毋怪也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
耳嘗與友人書言先聖之學在於本末兼盡始終有序
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以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
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
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吾注脚其誤在乎
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
可厭末求本教人者但學其末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

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
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文公教初學者
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
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
滋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此未
合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
草木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
望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
一昆蟲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
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是
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

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民之學以靜坐入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其說直追孔孟自關門戶然說者終以其近於陸失之於放恣不宗之也

陳宏猷太倉人年二十五有求道志不應試教授生徒以自給初好易後乃專力於四子書手四書一編終日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鄉里笑之曰是小朱文公也甯化雷鉉督江蘇學宏猷以所著四書晰疑投之鉉大喜延接講論以爲相見晚也晚復作四書就正錄閱下一二新意人疑其與注異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若舍注從經耶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弟子王濤哀其遺書藏之家

彭定求

潘恬如

汪縉

彭定求字勤止長洲人父瓏受梁谿高氏學以授定求定求後又友同縣潘恬如而事睢州湯斌研究宋元明先正遺書爲高望吟七章以仰慕七賢七賢者白沙陽明東廓念庵梁谿念臺漳浦也康熙二十五年成進士射策第一擢修撰轉司業遷侍講前後在翰林四年乞病歸鄉里閒居謝客所學益該究清通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但以有餘不足自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

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入於異端爲堅僻之行矣二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鷺湖也傾倒於陸子之講義利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承乎陸氏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也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姑無嘵嘵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定求之學其意趣略具於此有儒門法語無卷數又著陽明釋毀錄卒年七十八有文集曰南畝集定求孫啟豐啟豐子紹升皆世傳其業定求學兼朱陸識通頓漸啟豐紹升之學頗乃引儒入元紹升友吳縣汪縉著二錄三錄

又暢啟豐紹升之說休甯戴震移書紹升苦辨之然不能折也啟豐雍正五年進士擢高第繩其祖武由翰林累遷至兵部尙書紹升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有二林居集潘恬如字克先爲學切於內省以諸生終自縉以後去梁谿之學愈遠雖無門戶異同之見而講求理學之意微矣

文獻備考

卷四

四

有身者事

李因篤 李念慈 李柏 李楷

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一字子德其先本山西洪洞人元時遷陝西美原洪武初縣廢遂爲富平人因篤生於明季父映林明諸生萬厯中士好新說多以莊列之言入經義映林獨信向蒙引大全之學因篤少孤受業於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因遊代州與馮雲驤善雅愛其風土居旬注夏屋間者十年與顧亭林朱竹垞暨李武曾爲布衣兄弟交年小於顧朱而長武曾二歲四人雖在客所及私寓坐次無或亂者博學強記注疏尤極貫穿略皆上口年三十棄諸生時蓋屋李容以理學顯名與涇陽李念慈及因篤號爲關中三李其後復與鄢

縣李柏朝邑李楷亦有三李之號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

詔不許至京師李天馥以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旣試授檢討與修明史以母老辭不許因篤乞終養疏略曰臣母年逾七旬屢歲多病隨經具呈吏部吏部謂稱親援病恐有推諉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託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表三上乃許之歸其後母沒遂不出也因篤未遇時

聖祖聞因篤名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稱爲四布衣由是天下莫不知四布衣者因篤精熟明一代事蹟乞歸後尙書王鴻緒撰橫雲山人史藁成欲正於因篤時老病令二人捧書於牀前誦之因篤曰呼曰改卽下籤記之加竄易塗抹半載而功畢顧炎武游濟南爲人所陷置之獄因篤於數千里外往救之得全炎武感其意賦詩三十韻乃廣二十韻酬之傳青主云往秋岳先生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好也長於經學嘗與汪琬論春秋不以胡康侯爲是指摘之琬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著詩說炎武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琬見而稱之工長律詩嘗謂少陵

自詡老去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彛尊與李武曾共宿京師逆旅擁被互誦少陵七言律惟八首與天生言不合鄭駙馬宅宴洞中疊用三入聲江村疊用二入聲秋興昆明池水漢時功一首疊用二入聲江上值水疊用三去聲鄭縣亭子疊用二去聲至日遣興疊用二去聲卜居疊用三去聲秋盡疊用三去聲彛尊初疑之久而見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鄭駙馬宅宴洞中作過江麓作出江底江不當言麓江村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秋興夜月作

月夜江上值水漫興作漫興鄭縣亭子大路作大道至
日遣興語笑作笑語卜居上下作下上秋盡西日落作
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乃以其說爲然
且曰由此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文第三句不應用
蠓字作苦炎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文第七句
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
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也常以四十韻
詩投侍郎曹溶溶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有望夏屋山
詩云秋色自西來蒼然萬壑迴涼風吹窈窕落日徘徊
徊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象才何由雙屐齒直踏白雲隈
王士正曰關中名士予生平友善者若孫豹人韓聖秋

王無異李子德王又華曹陸海皆一時人豪也有壽祺堂集行世又有漢書音注漢詩評各五卷朱竹垞言李孔德授官未踰月卽上疏請終養母沒仍堅臥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問矣惜哉又本集云老友朱休承竹垞元孫也署富平令嘗屬訪先生諸著作僅得壽祺堂詩集十冊今經義考中載有秦風一篇而漢詩評注曾經手鈔今已刊行然其散佚者多矣

李念慈字屺瞻號敬庵善繪事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新城縣註誤免滇軍事起以才能薦補竟陵知縣除河間推官又補廉州缺裁歸薦鴻博不遇尙書沈德潛序其詩曰秦人自李空峒文太清皆有車鄰駟鐵之遺風屺

瞻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意趣非
秦聲也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

李柏字雪木郿縣人初爲諸生避亂居洋縣入太白山
中屏跡讀書者數十年與富平李因篤並有名

李楷字叔則陝之朝邑人少讀書朝萊山中天啓甲子
舉人入

國朝爲寶應知縣解職居揚州與江西李明睿著二李
珏書久之歸里工書畫通釋典道藏常修陝西通志又
著河濱全書一百卷

文獻備考

卷四

十一
才
房
有
車

傅山子眉

傅山初字青竹改字青主一字公之他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陽曲人母夢老比邱而生復不啼一瞽僧忽至門云旣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食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史如宿通者所居名松莊在太原郡城東南可七八里太守延津周計百歲初挈壺觴造焉竹垞有詩云憑君尋傅叟暇卽過松莊崇禎中袁繼咸督學山西爲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橐饋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榆魏劭次年繼咸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山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深蓋棺不遠繼不敢負知已使異日羞

稱友生也山得書慟哭曰公乎我亦安敢負公乎有問
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
之亦不工或強以宋儒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陳同甫
雅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亂後夢
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爲道士頗習醫嘗走平定山中
爲人視疾失足墮崖中僕夫驚哭山徬徨四顧見有風
峪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則高齊時
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有
司以醫見則見不見也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
徵時年七十四固辭不可又稱疾有司使役夫舁牀以
行二孫從焉旣至京三十里不肯入城益都相國馮溥

先詣之山稱疾篤不具迎送禮蔚州相國魏裔介乃以老病上聞

詔免試以中書舍人放還山溥猶強之入謝昇至外朝望見

午門溥掖之使下忽仆於地不能起乃昇以出次日遽放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初學晉唐人楷法不相似及摩趙松雪墨蹟便能亂真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鋒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圓媚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任拙毋巧任醜毋媚任支離毋輕滑任真率毋安排

人曰先生非止言書也平定有張際者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山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壓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則讀書中州有吏部郎某山之友也訪山問曰郎君安否山曰卽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山呼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驚至夕山令伴客宿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盡吏部不能盡答也朝起謝山曰吾甚慙於郎君山常賣藥四方與眉共輓一車暮抵逆旅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詰旦成誦乃行否卽予杖矣父山

喜苦酒自稱老槃禪乃自稱曰小槃禪先山卒及山卒
以朱衣黃冠殮有霜紅龕集十二卷子眉之詩曰我詩
集附焉全祖望曰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
天機予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尙非其眞性之所
在矣

又庸程才金

老臣

三

才勇本專

嚴繩孫 王嗣槐

嚴繩孫字蓀友號藕塘漁人無錫人布衣刑部主事俞陳琛薦舉博學鴻詞試日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閣中閱卷不錄

聖祖重其名授檢討辛酉典試三晉擢中允假歸有秋水集六歲能作徑尺字既長工書善畫在史館纂隱逸傳容與溫藉多自道其志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仁和縣諸生兵侍成其範薦舉博學鴻詞以詩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有桂山堂偶存嘯石齋詞佳山堂六子之一不信太極圖說謂出於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託名濂溪凡著

三
才
勇
者
車

論七十九篇真可破圖學之偽文詞瑰麗尤善爲賦陸
麗京謂西陵儷語家有靈蛇若儼胡繁秀如春彩仲昭
絢若朝霞故當並推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抑鬱不
得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拍浮糟邱興酣意極喜笑怒
罵不復知人間事

潘耒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吳江布衣幼有聖童之目覽歷日一過卽能闇誦無所譌脫首尾不遺一字從兄聖樟有名於時甚器之從崑山顧炎武學又師徐枋俟齋旣而問推步之術於王錫闡雅博明練號爲通人康熙十七年徵試博學鴻詞入格除檢討分修明史撰食貨志滇南旣戡定作平蜀平滇二賦以頌武功盛德其平蜀賦曰溯皇王於前列偉撻伐之鴻謨奸無鉅而弗翦凶無遠而弗鋤霆發聲於豐隆星耀芒於威弧鯨吞舟而就斲蛇搏象而見屠法春生與秋殺有霜落而露濡必武功之遐暢乃文教之誕敷惟我

皇之聖仁廓天地以爲量王道履以平平天門開其蕩蕩彼么麼之小醜敢盜兵而衡抗類射天以彎弓似逐日而投杖蛙處井以陸梁螳當車而倔強依嵐箐以爲巢憑崖谷而作障巖巖梁益實號金城國關蠶叢山開五丁劍閣梯空以懸渡棧道循絙而上征天井盤桓而窈黑地網綿絡而縱橫水以虎牙赤甲爲咽喉陸以龍門鹿頭爲門戶挺一戈以當關非萬騎之能取遭天光之分耀有草竊以偷處曾六合之一家敢走險以旅拒雄虺九首苞檠三芽傳烽巴閬築壘褒斜驚百城於風鶴變一軍爲蟲沙初屯蜂而聚蟻旋鬪鼠而戰蛙思明殪於河陽少誠殲於淮表彼逆孽之遊魂若枯莖之待

埽何醜類之睚眦尙橫距而肆爪倚嶂嶺之千重謂天
險其可保

皇赫斯怒整我六師招搖爲戈參伐爲旗審制勝之在
將料奪險之用奇拔虎臣於行間建高牙而授之曰汝
進寶貔貅如雲東趨閭中毀其重門曰汝良棟突騎風
雨西走陰平抉其後戶分道交攻奇正相權或掎或角
動於九天惟東軍之驍騰凌七盤而徑度奪朝天之巖
險葭萌空而不戍分勁旅爲三行令異道而同赴摧堅
陣於背城斬突豨而餘怒積甲齊乎錦屏投鞭斷乎江
路迨禁旅之薄城斬門關而齊驚兗渠焚於窮猿逆黨
禽於脫兔蓋纍纍籍籍鈐甲面縛者不知其數旋西師

之橫邁據密樹之重關出間道以擣虛儼羶裹而林攀
爭白水之阨塞破鐵門之孱顏忽浮馬而渡江張赤幟
於箐山朝耀兵乎江油夕嚴陣乎棉竹訝天兵之天降
俄攻心而潰腹開錦城之峩峩豎降幡之一幅收奇功
於浹辰若風雷之迅速捷書並奏飛檄交馳鋒不再淬
矢不再披剗勁敵若振槁舉名都若拾遺

天子乃升紫宸之殿讀露布於彤墀千官集於闕下望
天顏之怡怡莫不鼓舞讚頌曰盛哉乎武功振古未覩
茲也惟此劍南伐有反側塹山燒棧便同絕域若漢室
之討公孫晉氏之斬李特宋主之擒譙縱唐宗之誅劉
闢皆用堅攻瑕以順討逆風行電掃罪人斯得然猶水

陸來攻首尾並擊傷損將士窮竭兵力彌歲淹時僅而後克未有不頓一兵不折一戟駭若發機振若霹靂旬月之間廓清西極如今日者也

天子將將大將將兵既得龍驤復有營平師以和而後克功惟斷而乃成規萬里若指掌故無戰而有征夫蜀國者滇黔之維首也蜀平則破竹無前建瓴直走蒙詔亡魂貴筑不守將遂定功勳畧犍爲兼冉駝收沈黎簡巴渝之勁卒與彭濮之銳師浮舟牂牁飲馬瀘溪義眉爲鐔點蒼作鏑置采葉榆圍掩蒙樂伐銅鼓之砰訇驅金馬之騰趯血鑿齒以釁鼓膏楔猱以染鑊然後前歌後舞班師而還受馘

廟社薦功

皇天包干戈以虎皮却走馬以糞田沛曠蕩之

恩下復除之

詔與萬姓相勞苦哀疲氓之無告撫摩癢瘡長養凋耗
勸耕課桑興廉舉孝蒸斯人於太和羣詠仁而蹈道基
隆平於萬年襲三五之休號豈不盛哉遂作頌曰天錫
智勇爲

君王兮神武不殺誅猖狂兮運籌決策自廟堂兮任屬
賢將齊鷹揚兮天戈一揮除欃槍兮遂清大憝克鬼方
兮長御遠駕包八荒兮刊山柱表垂無疆兮平滇賦曰
粵稽皇王數典考墳紹業承統守文之君或英明而沈

毅或恭儉而寬仁休風駿烈厥亦有聞若夫彌綸造化
整頓區宇經世以文戡亂以武除凶殘若風霆沛德澤
如膏雨巍乎遠哉首出之聖書契以來曾不數覩惟
國家誕膺休命

列聖重光宅中圖大臨御萬方

皇上齊聖亶聰嗣纘歷服阜成兆民平章百族威暢德
敷義函仁育煦之以春陽潤之以霖霖方銷兵以鑄鋤
希還醇而返樸屬者五緯遺氛三辰餘沴國丁小厄天
亡醜類乃有三藩之事以勤我

聖帝惟三藩者滇南爲魁次廣與閩一苞三檠駢幹連
根實前朝之宿將亦勝國之逋臣諒豺聲而鷹眼非羈

紕之能馴

先皇帝大度軼乎漢高深仁邁乎宋祖念其搏擊之勞
界以帷蓋之所高牙大纛作藩南土蓋將以威蠻制獠
壯干城而扞疆圉何圖爵極而亢寵過斯驕擅士馬之
雄富與土地之殷饒殺生操於幕府除拜擬於大朝聚
宵小爲淵藪流金錢如波潮無懸癰而不潰有厝火其
必燒

皇上明燭未形智周無象金鏡在懸太阿在掌與其滋
蔓而難圖不若消萌於方長爾乃發

睿策啟

神謨因乞休之陳請下撤還之

詔書俾移屯於遼海卽樂土而安居將保全乎勳舊匪
弓藏之可虞蠢爾滇渠敢行倡逆忘弈葉之寵榮背
累朝之恩澤矜百戰之餘勇謂人寰其無敵規豕突與
鯨奔遂白頭而作賊裂眚一呼其從如雲輞弓毒弩十
萬爲羣旣席捲夫湘江復虎踞夫夔門將北向而爭利
勢滔天與燎原閩廣之兇以次干紀毒虺雄雌長蛇首
尾其餘反者蝟毛而起西縣隴坻東絡海澨鄜延之郊
荆襄之鄙震聳者三方驛騷者萬里甚漢室之溷雄同
唐家之安史彼敦峻與景全何凶鋒之能擬惟
皇神武不震不驚恭行天討赫赫明明發雲臺之鎧仗
整岐陽之旆旌丈人長子維城磐石之宗以爲將帥中

黃虎賁射聲欽飛之士列乎屯營於是親畫成規密授方畧旣攻心而伐謀亦擣虛而披郤堂堂聲罪之辭我我賞功之爵踞鞍而猛士色飛騰檄而凶徒膽落

天子之兵無戰

帝王之師萬全不逐一壁之利不攻一城之堅其守也靜於九地其攻也動於九天是使劇賊挫鋒梟雄失氣矢如雨而不得射戟如林而不得刺鼉騰躍而技窮虎咆哮而力弊賊衆有魚爛之形官軍成破竹之勢遂乃平乘巴陵橫掩洞庭澧浦之餘艘失水衡峯之草木皆兵逆臣賊子亡魂喪精血未膏於王斧身先殛乎天刑亦越閩關天兵飛度士女謳歌壺漿塞路叛臣面縛而

來歸逋寇倉黃而失據蜃咽氣而消亡鯨跳波而僵仆
彼粵孽之凶狡信梟獍其奚殊幽厥父以稱亂牙擇肉
而恣睢天戈臨而糜爛何螳臂之當車嗟革面其已晚
有延頸而就誅若乃狐鳴鴟嘯之羣鹿鋌狼奔之隊尤
來大槍之盜魁廷岑彭寵之叛帥首鼠前却乍臣乍叛
者以千百輩莫不脫距摧牙沙崩瓦壞枯尸疏屬之山
傳首桃林之塞於是陰平夜守劍閣朝通索橋度馬藤
峽懸弓黔蜀之地悉定水陸之師會攻徑盤江而擣脇
蹂蒼山而扶胸高壘馮城長圍四築不頓一弦不亡一
鏃嗟劉禎之駭癡與元濟之窮蹙曾飛走其無路空椎
心而慟哭竟駢首而入函無遺種於凶族由是八荒奠

定六合無塵梯航窮乎日窟鞮譯盡乎天垠邊垂無鈴
鐸之警函夏皆耕桑之民橐弓脫劍一軌同文原夫三
藩之設歷紀於茲尾大不掉實繁枝披國勢爲之橫決
民生爲之瘡痍而今而後快然毒去霍然病除烟消霧
剝天清日輝非

大聖人之威德何以及斯惟幾也爲能周天下之慮惟
斷也爲能成天下之務撤藩之議偉矣狃於苟安搖於
浮言則莫能以果決難作而張皇釁成而姑息則莫能
以速滅藩鎮之禍未有所底也

皇上以一人之智勇爲海內除大殘以八年之憂勤爲
萬世貽永安雖唐帝之戰丹水軒帝之克阪泉夏后格

有苗於兩階殷宗伐鬼方以三年絜功比德未知其後
先猶且謝鴻名而不居推大美而不有彌謙沖以兢惕
期保泰於永久肅乎敲器之或傾凜乎馬索之將朽哀
征人之疲勞念三星之在雷遂乃發

德音沛

恩綸捐逋賦予貧民赦獄囚廣大仁優恤將士大賚臣
鄰罷一切權宜之制與天下爲更新大圭禮

天犧牲祭

廟望祀山川潔將禋燎極尊養於

兩宮增推崇之顯號馳展省於

園陵薦成功以昭告然後申明象魏釐飭官常百廢具

舉四維高張天人協應儲休降祥甘露零庭朱草豐唐
奏韶濩之樂舞襲山龍之文章故道與天地同流而德
與黃農齊光也日出作兮日入息道平平兮無反側旋
乾坤兮

帝之則賡卿雲兮臣之職歌九功兮頌九德播永永兮
長無極賦奏

上甚賞之一充會試同考官又充起居注官未有文采
爲人所忌疾有以疑相質者據經條答不肯謙讓於是
忌者益側目焉俄坐浮躁免官旣以母憂歸里勤勤著
述嘗徧游羅浮天台雁宕武夷匡廬黃山嵩山不以榮
祿撓懷也四十二年

上南巡命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將薦之固辭不出未
通聲韻反切之學以舊字母三十六有複有漏刪其五
增其四以各母爲各韻作類音八卷又有詩集十六卷
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總名遂初堂集嘗游端溪購
石數十枚因其質理品式自爲銘構一室藏之客至出
石相品賞時謂之石癖夙敦古誼枋卒周恤及其孤孫
務俾得所又炎武遺書詩文集若干種皆未所刻惟郡
國利病書卷帙繁重未及開雕而未卒時四十七年也
有贈杜于皇長歌云男兒無家復無國六合飄然一孤
客客行落落雲出岑其去無跡來無心山水佳處便淹
泊偶然相逢不可尋黃岡豪士世無偶胸吞雲夢可八

九神鷹鍛翮不能飛丹霄碧海將安歸三十年來泛江
舸大塊無塵能著我商山鬚眉大澤裘游戲人閒無不
可往年訪友揚州城州人誼呼看歲星如雲冠蓋趨門
庭先生醉眠不肯醒醒來洗眼焦山青焦山如螺意不
快一葉翩然下江瀨青邱方壺不可期白龍赤鯉遙相
待我亦汗漫之遐方束髮結交多老蒼惟翁差池未識
面江雲關樹空相望錫山葉脫蠡湖朗散步禪房見叩
杖怪來避地已經年笑我勞勞逐塵鞅昆明劫火方洞
然老鼈抃山波接天土偶桃人莫相笑久客會有還山
年先生無事但晏眠大瓢滿酌清泠泉君不見君家杜
陵喪家者茅屋秋風淚盈把揮淚高歌洗兵馬

陶元淳 王宏撰 譚吉琬

陶元淳字子師一字紫司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官昌
化知縣有南厓集以太學生舉博學鴻詞罷歸師閩若
璩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令昌化作浮糧
考魚鱗冊會計經費錄區分縣事如家事爲民請命與
上官往復千言動以至誠海外武弁驕橫盡發其姦狀
將吏無不斂戢行村落問民疾苦不坐乘暑不張蓋
以勞卒於官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博雅能古文嗜金石成
癖又通濂洛關閩之學著易圖象述筮述十七帖述并
注有砥齋集語前明故實以博學鴻儒徵至京居昊天

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有病臥述懷云盛
代開東閣徵書下五雲彈冠疑貢禹對策憶劉蕡敢謂
功名薄無如出處分故山冰雪夜猿鶴數聲聞歸關中
所居華山下有讀易廬潔樸無纖塵有獨鶴亭在華北
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窗陰翠可愛與李因篤初不相識
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
皆不謬遂定交顧亭林徧觀四方至華陰謂秦人慕經
學重處士持清議他邦所少華陰綰轂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欲定居宏撰爲營齋
舍居之嘗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
倍旣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

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
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
織者爲師卽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
閱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王士正曰宏撰
工書法頃來京師觀所攜書畫有定武蘭亭五字未損
本米元暉宋仲溫二跋又仲溫臨趙文敏十七跋又興
唐寺石刻金剛經貞觀中集王右軍書又漢華山廟碑
沈石田秋實圖三物皆華州郭宗昌允伯家物皆有允
伯跋華山碑有虞山宗伯長歌卽所謂郭香察未遑辨
者也又李營邱古木賈秋壑題詩語潦倒可笑華亭董
宗伯得之南充陳文憲公者有跋又唐子華水仙圖甚

妙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嫻雅又嘗攜蘭亭湍流帶右天五字未損本唐棣水仙圖乞予作長歌同觀者施侍讀愚山也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又以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寄予蓋本諸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說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長武人居河渭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顧炎武重之以爲吳中所未有亦秦士之高尙其志者

譚吉璠字舟石嘉興人監生試補撰文中書遷延安府同知陞登州知府著延綏志肅松錄爾雅廣義嘉樹堂集少從父貞良入漳遇寇以身蔽父擊之不去曰此孝

子也舍之在延安副將朱龍叛宿城上與民死守川寇
絕延綏運道募勇士渡河以山西粟突圍入榆林得全
顧亭林云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
手加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文獻備考

卷四

三十一
不男和車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號信芳交河人李光地督學畿輔試童子一見奇之拔冠其曹教以窮經已而光地以尙書撫直檄入保陽書院爲都講及正揆席從入京受律呂厯算音韻之學

聖祖設書局求得異士光地薦景州魏廷珍甯國梅穀成及蘭生足任編纂遂同入直命對定周易折衷又次第編律呂正義數理精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朱子遺書義或未通時時

親臨決焉光地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誤屬蘭生審定爲之下說證明遂可推據光地甚服之嘗本明

道程子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目驗樂器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埙篪之數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管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

同也其論音韻同崑山顧氏而較密謂

國書與古法合并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者今人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爲諸部之所生所切宜居部首卽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清濁之不分

乃卽用國書五字頭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
紐切之法以定等而萬音畢舉矣康熙五十二年
賜舉人與試禮闈遭喪許以所纂書自隨六十年
命與廷試選庶吉士

世宗卽位授編修三年遷司業次年主廣東試還京復
命督學浙江秋卽主江南試事以學政主試非故事也
士林以爲榮遷內閣學士移陝西以所貢舉士挂吏議
左遷少詹事督學如故乾隆元年再遷內閣學士以浙
江銅政大壞請變通其例陝中流民舊皆令土人養之
宜詔有司別爲安插皆見施行充修三禮總裁官遷刑
部右侍郎調管禮部是年以禮官當扈從行次涿州以

才金

才

三

一

病卒於肩輿中年五十八發帑金五百兩爲治喪並
賜祭焉其所撰述甚多未之見也

盧文弨 桑調元 馮景

盧文弨字紹弓又字抱經仁和人父存心嘗舉博學鴻
詞未仕文弨少傳父業淳篤翫古佻達寡婦翁桑調
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爲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
深乃過景也乾隆十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授編修直
上書房遷中允以侍講學士充廣東主考官督湖南學
政坐言事不當解職旋乞養歸里文弨篤好勝帙所居
又典籍之府聚書頗有古本遂精校勘之事每得一書
必參正指要抉摘迷誤注疏史籍益切留神嘗謂唐人
之爲義疏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
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賈孔諸

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鍔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鉅鍔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鉅鍔者矣又曰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內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竝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一題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竝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又曰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

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
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今本
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
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又
曰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卽有之爲
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
序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敘傳卽漢書之目錄也後人
以其艱於尋求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又誤以書前之
目錄卽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警本書者夫孟荀
列傳以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慎到騶奭於其列
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

姓名也而譏漢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為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為范蠡諸人立傳即彼蜀卓宛孔閭里猥瑣之流亦豈屑屑為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即據自序敘傳為目錄亦為便於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為最善矣又曰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此據李軌注本近刻篇首五家注者皆移於當皆然吾以為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矣

與史漢諸序殆昉於此宋刻荀子篇目與劉向之奏皆在末宋人所撰集韻亦以其目置於尾依古法也

所校十三經注疏藁本藏於家其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德

論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皆鏤版以行其碎義
雜言著於錄者又三十八部并爲一集名曰羣書拾補
其書大興於世學者觀書有文字不正求正讀者咸取
質焉近儒論文字音義者甚備文昭下說云余讀周易
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爲
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
切變易不易俱音易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
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區別也爾
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
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

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曷畹畹
畢焯終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曷畹畹爲疆竟之竟居
影切畢焯終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
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
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
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其說可謂通矣歷主江甯鍾
山杭州紫陽常州龍城書院教士之式必以古志訓典
爲尙故挹其流者多爲雅士乾隆六十年卒於常州年
七十九其自著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疏詳校十七
卷經史考補若干卷廣雅注二卷鍾山札記二卷龍城
札記三卷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弢甫錢塘人父文侯粥角黍於市
親病關鬲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鐺而哭人爲繪
抱鐺圖徵君萬光泰贈詩曰羊脂數合米一劑病父在
牀唯噉粥父能噉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皋
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鐺寡恩牀前呼父鐺畔哭抱鐺三
日鐺猶溫恨身不作鐺中米臨沒猶能進一七謂鐺不
聞鐺有耳調元與餘姚勞史論學成雍正十一年以能
通性理

賜進士官工部主事日能行百里棄官徧游五岳有句
云浮雲形似世情幻秋樹色添游興濃人競稱之著論
語說二卷躬行實踐錄二卷弢甫集八十卷又梓史餘

山遺書若干卷行於世

馮景字山公錢塘人學行高明嘗補蕭山毛奇齡春秋
毛氏傳二事所著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燬於火
存心藏其藁於家有示文昭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
在宵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文昭謹識之晚乃出其
藁請長洲進士彭紹升別擇之定爲解春集文鈔十二
卷又補遺二卷鋟行之文昭篤於行誼執友趙曦明爲
顏氏家訓注亦文昭所補鋟也

汪紱

汪紱字雙池一名烜休甯人生而能言父客江甯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旣長篤志勵學博涉經書兼通宋五子之學母病侍疾不離左右家貧十日未嘗一飽旣殮徒行至父所勸父歸父怒曰家徒四壁且四壁亦不屬吾吾將安歸乎速去毋溷乃公爲也乃垂泣歸家歸後無以爲炊乃之江西之景德鎮有燒窯爲業者求爲之傭晝夜作苦不廢著述同人皆侮笑之或加以斥罵乃去之樂平無所遇又走上饒萬年永豐閒度嶺入閩中持一樸被鶉衣蓬首而行晚之逆旅主人不肖內則寄宿野廟乞食以前度楓嶺有總兵官陳某見而異之假

館使其子受業某罷去又以詩書教授浦城從游者甚衆既而聞父卒卽日跣行以父棺柩歸與其母合葬服闋年五十矣補諸生學使滿洲嵩壽甚敬之然貧益甚歲飢無米市豆屑爛煮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之邪其介特如此善畫山水小篆摹印皆工飲酒數十杯不醉病疫口作嚙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謙先入邑庠哀毀過甚三日亦卒無子紱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五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琴譜一卷

詩韻析六卷讀近思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理學逢源十二卷山海經九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將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不傳乎其門生余元遴乃錄而藏之於家大興朱筠督學安徽元遴悉抱其遺書獻之時方有求書之

詔筠遂上之書局備四庫之選以章顯隱德且奉其主祀於紫陽書院焉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三
有
房
相
車

勞孝輿

羅天尺

蘇珥

何夢瑤

勞孝輿字阮齋南海人少好游渡瓊海登羅浮絕頂浮江觀衡嶽著作甚富補諸生受知學使惠士奇與順德羅天尺蘇珥陳世和陳海六南海何夢瑤吳世忠番禺吳秋齊名號惠門八君子雍正七年選貢於朝次年修一統志分纂粵乘發凡起例多出其手編修魯曾煜爲總纂官甚重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試罷出爲貴州錦屏知縣時苗亂甫戡定屯田議起上官委之措置遂入山苗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達琴台竭瘁心力七月將去山民蟻行盤路而下曰公衣食我忍未及覩我飽煖而去也皆泣下移知清鎮龍泉清溪畢節皆

有廉平之譽卒於鎮遠有春秋詩話讀杜識餘及阮齋
文鈔四卷阮齋詩鈔四卷子潼乾隆三十年舉人有孝
經考異選注救荒備覽荷經堂詩文集武進劉星煒大
興翁方綱餘姚盧文弨皆稱之

羅天尺字履先爲童子時日竟十三藝長於詩惠士奇
視學嶺南手錄其荔枝賦珠江竹枝詞聲譽斐然中乾
隆元年鄉試方舉博學鴻詞以母老不就與何夢瑤交
密郵詩招隱絕忘形迹所居里名石湖因以自號世因
稱後石湖以比吳郡范丞相田西疇謂粵詩代守唐音
至石湖始別開面目近宋人矣五言如對碁秋瀑裏得
句暮鐘前山深裘忽重橋小雪將埋不飲非名士難游

爲老親馬磨當戶樹犬吠看碑人皆可入摘句圖有五
山志林及瘦暈山房詩文鈔

蘇珥字端一性率易詩有理趣學使惠士奇稱之曰南
海明珠會徵博學鴻詞勞孝與約與俱珥曰予有母年
八十矣不畏碧玉老人哂乎竟不出中乾隆三年鄉試
書尤工求其詩并得其書者稱爲二絕

何夢瑤字報之好爲詩與編修杭世駿相酬和有珠江
竹枝詞云看月人誰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
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世駿甚愛賞之中雍正七
年進士試爲粵西岑溪令遷奉天遼陽州知州貧至不
能具舟車所著有莊子故皇極經世易知錄賡和錄醫

編紺山醫案算法迪三角輯要移橙餘話其菊芳園詩
文鈔世駿爲序行之

胡方

胡方字大靈新會人籍番禺年十二應童子試廣州司
李涂某奇其文延與語謂當薦之學使者方坐不答亦
不再至既而補諸生屏居陋巷建志清苦總督吳興祚
聞其名使客招之方走匿居喪用稻草藉柩旁地寢其
上三年不入內先人田廬悉割予弟教授生徒以自給
束脩所入族若嫻之貧不能存者令取之盡則止有達
官齎重金乞其文爲壽不應家人告絕粒願君少自貶
卒不應潛心理學粵人敬異之知州何西池註其梅花
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以詩爲教也見一行之
善卽農夫野老歡然與接子弟偶冒不韙有願就鞭扑

不願聞其事於胡先生者里中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嘗令童子適市知爲胡家童不飾價不售僞其誠之感人如此雍正二年元和惠士奇督學粵東方借居南海鹽步士奇艤舟村外遣吳生者至其家欲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方舉試事不可見不可見出吳而扃其門士奇乃索所著書而去試事既畢仍介吳生以請則假一冠投刺至曰今日齋沐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數語遂起士奇握其手曰敢問先生鄉人誰能文者曰竝世中無人必欲求之惟明季梁朝鍾乎士奇遂求梁文并其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士奇滿任具疏薦其積學力行一介

不苟年近衰老不能效奔走之用請

錫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酒粟以寵異之士奇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亭林豐厚端偉必享大名蓋當時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方本居新會金竹岡學者稱爲金竹先生有周易四書莊子注及鴻梅堂詩文集年七十四卒於家

二月二十日

日

日

不務本車

010-668

10
19 A

邵廷寀 沈國謨

邵廷寀字允斯又字念魯餘姚人餘姚自王守仁始言致良知同里錢德洪受其學以授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寀貞顯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學於黃宗羲遂篤志儒術嘗研習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喜曰吾知王氏所從事矣河閒李堪貽廷寀書論明儒異同亦詢廷寀以所安廷寀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意異同非所敢論陽明之後乃所願則學蕺山也孝感熊賜履著書以闢王學爲己任廷寀曰在行之如何耳是不足辨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蕺山忠清節義功主慎獨著劉子傳又著

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王弟子以遵先師說者爲
正劉弟子則金鉉郝彪佳張兆鼇黃宗義諸賢也又作
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傳數十
篇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六十四卒後門生錄其文爲思
復堂集十卷行於世

沈國謨字求如爲諸生嘗入劉宗周證人社會歸闢姚
江書院與曾宗聖史孝咸講致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
卒年八十三孝咸字子虛繼國謨主講修潔之士皆歸
之順治十六年卒

潘天成

邵泰衢

潘天成字錫疇溧陽人籍桐城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跣走哭泣每至邑聚持一鼗鼓大聲爲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時年十五應試補安慶府學生家極窶貧稍暇爲販粥之事以養其親自每食糠充腹或竟日不食怡然也論學必宗天理祖姚江說也從荆溪湯之錡又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厯算爲人潔狷自矢人詣之者惟談經書若遺之物輒含愧色終不肯受年七十四以窮餓死無子藁葬

五庫御才金
未日
惠應寺側門人荆溪許重炎集所著書爲鐵廬集五卷
外集二卷後錄一卷且改葬焉瞿源洙欽挹其人爲作
潘孝子傳也

邵泰衢字鶴亭錢塘人精研禮學兼明算術雍正初以
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嘗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頗
多附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之爲檀弓疑問一卷言
禮之士多許之又太史公書功臣表漢九年呂澤死留
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又有呂澤泰衢以爲失其實乃
抉其疏舛爲史記疑問一卷所論多精確論者謂過於
吳縝之糾新唐書矣

方苞

方苞字靈臯桐城人移居江甯學者稱望溪先生少下筆爲古文卽工遊京師鄞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苞終身誦之以爲名言遂一心窮經通志堂九經徐氏所雕閱之三過爲文益峻潔姜宸英編修見所作歎曰後來之秀也康熙中成進士以奉母未釋褐族人方孝標坐悖逆誅并繫苞安溪李光地力救之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聞以所見陳於光地當今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多見施行

世宗卽位免旗籍將除司業以老病辭九年竟授中允

許扶杖上殿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嘉淦尹京兆兼祭酒
聲望甚美坐事下獄苞謂大學士鄂爾泰曰孫侍郎以
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嘉淦卒得免尋遷內閣學
士時

眷注優渥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免上直乾隆初元遷禮
部侍郎時時引對廷臣忌之每除授及處分事皆指爲
苞所密陳議者謂遇事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
志殊可重也有惡苞者一日與爾泰論近世人物爾泰
歎曰人固未易知也惡苞者曰其方侍郎乎總河高斌
未貴素爲苞所知及總督河道違衆議開毛城舖臺省
爭之有逮繫者苞白大學士徐元夢

聖朝不應以言罪言官元蔭上請卽日出之苞又具疏陳斌之惶恐僨河事斌大恨上言苞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密囑當罪

高宗不直苞念其老方以病請許其致仕仍領書局會庶吉士散館同官伺苞謂有所私發其事遂免官領書局如故久之以侍講銜歸里苞素勁直事又率意後進之士挾卷求見者必問曰治何經所得何說學誰氏之文有不能對者輒愀然不樂戒其勿徒事馳騫年少名盛者多畏之江陰楊名時河閒魏廷珍以講學相知契甚推敬之臨川李紱每議論不合斷斷爭之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重太原孫尙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乎及

太原進冢宰稍疑之歎曰知人之難也諒哉嘗請以睢
州湯斌從祀孔子廟庭時爲部議所格苞殫心三禮之
學晚年七治儀禮年八十日坐城北湄園修改不已次
爲春秋學皆有成書荀子管子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

沈彤

蔡德晉

盛世佐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人少淳篤精研六經尤善禮學爲諸生師何焯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其後修三禮及一統志彤皆與焉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乞歸居親喪三年不茹葷不內寢動中乎禮彤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其有辨者皆以攝官爲辭彤乃詳考周制著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名周官祿田考又嘗爲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其辭甚覈長洲惠棟撰古文尙書考彤敘之云辨東晉古文尙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

云讀以今文者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所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竝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尚書考二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今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石成哀閒領校祕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十六而爲

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祕書規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混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字之書所以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

字之旨定字書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彤又有尙書春秋左氏小疏撰儀禮小疏未成而卒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士喪禮喪服傳五篇而已年六十五又有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及果堂集十二卷行於世同時善言禮者江南有蔡德晉

蔡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四年舉人乾隆建元禮部尙書揚名時薦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德晉覃精禮學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時下已說不謬於古又與侍郎方苞李紱論三禮苞紱皆善之終工部司務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龍里知縣嘗以楊復儀禮圖

既遵注疏時乖注疏之義非其理也爲詳悉辨證著之於儀禮集編集編凡四十卷世佐同時安溪王士讓仁和吳廷華皆通儀禮士讓字尙卿仕爲蘄州知州著儀禮訓解廷華字中林康熙三十三年舉人歷官興化府同知有儀禮章句十七卷廷華又有周禮儀禮疑義其言喪服尤精審

三
庸
後
才
金

老
口

五
三

有
嘉
楨
車

010-682

邵長蘅

邵長蘅一名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居武進之漳滹里讀書目數行下十歲游庠序有聲謂青雲可戾契致俄而絀誤除名時論惜之長蘅束髮能詩弱冠則以古文辭鳴旣謝去舉子業乃益枕經藉史寢食於唐宋大家者又六七年洮汰鍛鍊時闖馬班二史之藩而文境高不可攀矣嘗言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又言讀書非記誦之謂蓄諸躬必有根柢見諸文足資世用蓋德與言兼焉若立功則視乎其時耳濬文之源在讀書在養氣不知讀書奚有於文下者譁世取說殆類俳優其病鄙上之習遷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五三 有身桂車

固之優孟而悅其警牙其病剽又上之咀宋人之蕩魄
而以爲元醴其病腐詩之名家皆學古人而各得其性
情所近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旣成無論其爲漢魏
六朝爲李杜爲三唐爲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
之鑪冶而不能爲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
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未必有當於
詩何則其自得者妙也長蘅曾一應博學鴻詞之徵輦
下諸名公鉅卿皆折節與交旣報罷入太學再應京兆
試卒不遇笑曰吾大錯五十青裙媪猶逐少婦爲倚門
妝邪東裝歸至是益縱情山水尤愛武林湖山之勝會
宋牧仲開府吳會禮致之幕府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

之好益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論者兩賢之牧仲謂韋
布之士以文章名海內者三人侯朝宗魏叔子邵子湘
也朝宗文雄悍超軼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一呼樓煩
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而或疑其本領猶薄是
非往往失實叔子文不名一體奧衍精卓切事理而或
者鹵莽於經學又其行文急於見法子湘之文必依於
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較英爽颺發不如朝宗而根
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則鼎足而
傳於後無疑然叔子雅不以詩名朝宗詩力追北地而
蹊徑未化子湘之詩卓然名家是又二子所瞿然退舍
也青門麗稿詩六卷文十卷青門旅稿詩二卷文四卷

合之得二十二卷其自序曰嗟乎士負七尺軀進不能有所樹立退不能巖棲谷飲垂老矣溷姓名於不仕不隱閒爲鄉里所笑行自慙也不幸如昌黎所云衣食於奔走學殖日落而猶欲以是詹詹者與立言之士爭身後名於萬一又重自悲也雖然某於此亦有可以自信不爲流俗毀譽非笑之所移者而況海內交遊離合之跡忠孝節烈之行事與夫山川遊覽之勝往往見於予文他日歸草堂晴簷偃曝偶一展卷或亦蹶然而自笑也夫

李光坡

李光坡字耜卿又字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弟也弱齡補諸生光地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坡亦說三禮數十萬言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發揮禮古經取辭義昭晰而止以授兄子鍾倫鍾倫乃著周禮訓纂光坡疏禮宗鄭元談易本邵雍兼取揚雄太元論學師程子朱子自著臯軒文編一卷卒年七十二鍾倫字世德少好學從光坡受禮後事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縣陳萬策又從宣城梅文鼎習歷算書非一師也故其學多通康熙三十二年舉於鄉未仕卒鍾倫從弟鍾僑有詩測義四卷康熙壬辰進士由翰林左遷國子監丞

光坡從弟光墀廣卿撰考工發明與其弟光型儀卿爲
二李經說光墀康熙六十年進士國子監司業光型舉
雍正四年鄉試

恩賜進士官刑部主事鍾倫子清植官侍郎有儀禮纂
輯錄世謂李氏一門能傳禮學也其後閩縣龔景瀚爲
稀袷考侯官林喬蔭爲三禮陳教求義略謝震爲禮案
皆號精覈景瀚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蘭州知府喬蔭
官四川江津知縣有瓶城居士集若干卷震乾隆五十
四年舉人官順昌教諭有詩藁二卷

任啟運

王鳴盛

曹仁虎

趙文哲

吳泰來

任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治高堂生之學唐賈公彥謂爲禮記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是漢代禮古經學者卽已罕通爰從近代遂成微學啟運嘗輯宮室考十三卷及肆獻裸饋食禮三篇潛精研究積功甚勤學徒咸推重之以爲孟哲黃慶盛德未墜也啟運入翰林厯遷至宗人府府丞又著周易洗心九卷禮記章句十卷周禮洗心十一卷孝經章句一卷四書約旨十九卷女教經傳通纂二卷

王鳴盛字鳳喈又字禮堂又稱西莊晚號西泚嘉定人爲諸生事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

古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對策擢上第授編修俄試詞賦復擢第一超授侍講學士充福建鄉試主考官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坐公事左遷光祿寺卿遭母憂去職遂不出早年論詩趨漢魏六朝初盛唐後乃稍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好李義山謂其詩遶冠羣少陵以後一人也少有詠雁詩佳人滅燭聽久客撫琴彈沈尙書賞之刊入七子詩鈔王敝謂其詩以才輔學以義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可比其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吟誦不去口鳴盛以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亾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者知尊注疏矣然注疏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家注則出魏晉人未爲醇備也其著尙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亾逸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閒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僞而唐人所斥之太誓實非僞故附著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以十七史多譌脫爲補正之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事跡虛實紀傳異同莫不審辨典章制度亦雅備矣別撰蛾術編一百卷其爲目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人謂不減洪齋王伯厚之淹洽嘉慶二年年七十六卒鳴盛爲學篤慕北海相之洽孰其卒也歲行在巳適符龍蛇

之厄人咸異焉又有詩文集二十四卷

曹仁虎字來應又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本杭姓少讀書辨悟通達同里王鳴盛才氣豪邁儕輩中少敢當者獨稱錢大昕與仁虎呼爲二友每同人分韻聯句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仁虎作咸退避無間言年十六補諸生學使崔紀目爲異才舉優行紫陽書院院長沈德潛見其詩咨賞之乾隆二十二年應

南巡召試列一等授中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右中允進侍講轉侍讀遷右庶子再遷侍讀學士五十一年督學廣東方按部連州遭母憂解職晝夜號泣如孺子甫匝月遂以哀毀卒年五十五仁

成少爲詩酷學三唐與鳴盛王昶趙文哲吳泰來倡和成集舟車所至乞詩文者滿戶外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亦嘉話也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藁轅韶鳴春諸集有金山詩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又有蓉鏡堂文藁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竝行於世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菴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

召試舉人官中書年四十有九死金川木果木之難贈光祿寺少卿有媿雅堂媿隅等集過襄陽諸葛故居云幾畝躬耕地千秋一草廬勛名微管亞出處有莘如巾服漁樵裏川原戰陳餘西風渭濱路尙憶沔南居宇宙

聲名大遺蹤錦水長人歌千尺柏公念百株桑涕尚沾
遺老魂應戀故鄉溪毛如可薦此地合祠堂又五言摘
句林霏寒作雨池水靜生雲又一峯十萬樹一樹四五
猿一猿千百聲雜以風雨喧又七言摘句茶煙云更無
人影惟簾影纔和香煙又藥煙

吳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
中書有淨名軒集少中副車選校官以松滋山水之佳
勾留竟歲旋以病歸後成進士無宦情同年畢沅招之
關中又至開封年六十餘卒陳莊題壁云一葉蜻蜓似
缺瓜年年盪漿水雲涯又魚射鴨嬌無力笑入南湖摘
藕花又摘句好尋摩詰還山詠未過羲之誓墓年

孫志祖

孫志祖字貽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釋褐官刑曹再遷郎中補御史乞病歸肆力於古籍以爲古書壞爛麁亂非一日讀而不校其失半校而不精其失半簡錯者移之錯之中又錯焉字脫者削之脫之中又脫焉單文孤行既無可是正別本互異又莫知適從乃著論曰古書亾失於秦搜輯於漢隸易古楷易隸傳鈔至唐譌十二三鋟始五代盛於宋元市夫鬻苦小儒臆竄梓本至今譌又甚焉古於是無全書夫名以成辭辭以盡情名不正辭不順璞焉鼠也鼎焉贗也以隼翼鳩以麻閒錦望文傳讀得不郢書而燕說與剖兩戒之勢然後

文獻徵存錄

卷四

弄 有嘉桂車

可以脈山川定七衡之度然後可以考躔次六經之義
交通諸子之事互涉非胸四部弗能辨朱碧未分雌黃
妄下偵矣得指於言先者可與聽言契理於象外者可
與析理記載之文多微術數之學爲隱非心千古弗能
照膚表僅見影響以談末矣銀根妄改軒渠通人淮別
喜新乖離大雅永平記上乃益舊題闕里纂言遂成僞
造不準之冢俄開田生之膝獨枕溜澠合矣非易牙孰
知之哉子雲氏也子政氏也古善學君子也心嚮往之
願終身慕效之志祖談說經訓必本先儒有失亦卽糾
正之著讀書脞錄七卷畧摘數事吳志虞翻傳注引翻
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桺

古柳同字而以爲昧志祖謂鄭氏書注已佚然其注周禮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宅西曰柳谷是康成正作柳谷竝不讀柳爲昧也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耶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謂書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蓋謂古文尙書之學所謂贊云者乃書贊爾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閻何兩家亦未舉正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厯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贊

矣志祖謂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見秦傳儀禮士昏禮注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注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乃據此謂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於此益信讀書之難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而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近儒江永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因疑博士之博譌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

士禮爾志祖謂儀禮之稱士禮蓋以篇首冠昏諸篇俱
係士禮漢儒因有士禮之目未可以賈公彥敘節引之
語竟謂傳士禮爲譌字也如江說史記儒林傳秦焚書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將何解說文苟字云自急
敕也已力切字从艸與艸部苟字音義別儀禮燕禮聘
禮禮賓爲苟敬俱當作急敕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
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苟日新
亦然此說予得之謝東野少宰足以補盧學士儀禮詳
校所未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爾雅犍爲文學注三
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大
昕云廣雅有舍人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謂姓舍罕見

且名人疑未必然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豈即其人邪蓋本犍為郡文學卒卒史而入為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蓋志祖校書法先擇善本用別本參校同異疑則闕之披覽粲然甚裨學者撰家語疏證六卷破王肅之偽且謂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即肅所造也又輯謝承後漢書五卷風俗通逸文六韜佚文各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七卷嘉慶七年卒於家子同元能世其學孫星衍曰侍御至性淳篤自遭父母喪及兩弟病歿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造門問難者必析其疑盧學士卒為之編其遺文汪明經歿於

西湖葛林園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於舊故
如此又曰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馬昭叔
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侍御家語疏證
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本朝學術推本漢
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聞近代名
人若侍御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
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不猶在茲乎

才金

才口

才

才車

茹敦和

茹敦和字遜來會稽人僑居粵東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宜昌府同知治周易有周易二閩記大衍守傳易證籤易小義又有尚書雜記讀春秋劄記敦和與鹽城樂甯侗山陰周大樞建甯朱仕琇皆從夏之蓉學之蓉稱爲沈冥幽默之士也歸安葉佩蓀字丹穎與敦和同歲進士墨守古義著易守四十卷累官至湖南布政使甯侗字孩夫以明經終大樞字元默乾隆十六年舉人仕琇字梅崖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終福州府教授仕琇別有傳

文獻備考

卷四

三

本房根車

陳芳生

陸曾禹

陳芳生字漱六有捕蝗考一卷詩大田秉畀炎火毛鄭之說以炎火爲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亾竝非實火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爲此說也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爲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稍見記述芳生取史冊所陳事蹟議論彙爲一編首備捕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爲詳覈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

陸曾禹仁和人國子生嘗作救飢譜吏科給事倪國璉爲檢擇精要釐爲四卷會詔翰詹科道輪奏經史講義

國璉因恭錄進呈

特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定爲六卷剗刷宣布賜名康濟錄其書分門四一曰前代救援之典二曰先事之政三曰臨事之政四曰事後之政先引古事後系論斷

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陽湖人有卷施閣集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踰常兒年二十四補諸生大興朱筠視學安徽往從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初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早年與仲則齊名時號洪黃後與季述同客人又號洪孫性嗜山水所遊天都華嶽皆升絕壁題字乃反又至性過人黃客死素車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嘗橐筆游公卿閒節所入以養母有詩云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則世閒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拙古

賢有同慨矣時客處州母卒弟不敢訃爲書言母病促歸距家二十里得家狀號踊落水中流數里遇汲者救之昇至家久之方甦後忌日輒不食乾隆庚子中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充石經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欲更正之未能行壬子分校鄉闈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蓋異數也在貴州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注格於部議其教士敦厲實學由是黔中人知好古尋命直上書房嘉慶戊午弟霽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已未赴都哭臨時川陝之賊未靖欲有獻替顧編檢官例不奏事思所以揚名於後世會

上親政宵旰焦勞銳於自見於是上書王大臣大恠謂
聖躬兢業於上在勤政遠佞臣工惕厲於下毋奔競營
私語過激直旣以原書進呈有

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擬大辟

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管束庚申四月京師旱

上親書諭旨釋回旋得雨乃將原書裝潢於

御製得雨紀事詩內有納言克己之注計居伊犁甫及
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

賜環未有如此速者旣歸自號更生居士自此枕藉墳
籍放浪山水者十年亮吉厚於天稟然明恩怨少容人
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文具體魏晉詩五言仿康樂次仿

杜陵七言仿太白然總不襲人牙慧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里沿革尤顯門云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亮吉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聖賢不能忘名名可假乎曰不能也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詩文之名亦然有必傳之精神則能傳之歷劫而不磨救天下好名之弊惟使之各務其實而巳有句云嘗嫌生世遲千載隔鄒魯不知更千載我又成太古初亮吉落落未知名及肄業梁谿書院與孫星衍呂星垣黃景仁有四才子之目遊四方頗爲諸先輩賞異旣而不得志遊關中

巡撫畢沅客之稍久而諸先輩多凋謝乃爲傷知己賦
序曰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
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
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畫者希
逢舊識覲於夢者歡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是
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
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
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
而登俎獸窮窮走壙遭野虞而禡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
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不能激已阻之氣
魯酒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有霜殘月無影村笛起於

東西鄰雞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
身鍾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太地搏搏非以載愁
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覲夫泉塗載
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
魯國男子之魂猶應忼慨亮吉詩多奇警然服翰林張
問陶之才問陶將還蜀爲兩生行送之云一生居坊南
一生居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
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卽招我來時
多子來少馬擊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
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不暇日月方開眸朝沾三
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

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
聊想更奇酒盡伏舐爐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入門
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
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罏內
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內饒經綸容卿百輩
等閒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
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亮吉作奇
思獨造傑立一世問陶答之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
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
然遠望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卽吾土藏詩可以經千
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訶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

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
一生和詩欲嘔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縮離別
重讀兩生行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路入杯底萬古聲名
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
呼轟作隆冬雷忽聞城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
聲高朗僮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
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
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煙獨坐獨行一萬
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
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
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

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
安當詩屋才人之筆雖以詩爲游戲然未免有剽滑之
病不及元倡遠矣

文獻徵存錄卷四終

文獻徵存錄

卷四

七

有嘉對

三ノ口

一金

六ノ口

三ノ口

不
身
本
車

010-716

文獻徵存錄卷五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閻若璩

子詠

李鎰

吳玉搢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又字潛邱先世居太原縣西塞村五世祖西渠業鹽筴始遷山陽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甯前兵備道父修齡郡學生詩筆甚工母丁仙窈亦善詩若璩幼受書即好深思然質甚魯愚百徧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每禁其誦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將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以為積苦精力之應也年十五補諸生由是好學不

倦博通經傳常集陶宏景皇甫謐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勵志如此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旣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其性行淳篤如此古文尙書出晉梅賾唐初命孔穎達爲正義其書大興然正義尊注若經而穎達於書序祖乙圯于耿傳云圯于相遷于耿則疑爲不辭蓋奉敕帖釋注文未可直言特於此微申旨趣也若璩年二十讀尙書卽疑其僞其後遂著論以破之略曰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以後安國獻之古

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
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融鄭元皆傳古文據鄭
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
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
凡十六篇而九共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
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皆曰亾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曰逸逸者卽
孔壁書也鄭雖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
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
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又云古文傳自安

國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書石經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賢陽劓劓劓鄭作臙宮劓割頭庶劓與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文見於洪适釋者五百四十七以晚出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晚出書五十有九年異晚出書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與今文又不同乃知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固言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出湯誥又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實非古文湯誥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於論語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又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詮釋不同如此豈出一人之手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爲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

誓之當虞舜在上禹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言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安得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語之出魏晉閒又一佐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次以癸亥甲子是爲一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

肅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
雄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
揚子雲親見古文故其言如此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
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斥孔
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
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
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譌之證
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
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
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
之非孔竊王而何定其書名古文疏證凡八卷黃宗羲

爲之序若璩遊淮南馮景見其書遂亦撰淮南子洪保
攻古文尚書自敘云閻子倡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
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
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
南子云最後錢塘孫志祖讀若璩書又因疑孔傳卽王
肅所僞作立論證之皆自若璩發其端也若璩讀春秋
以改月改時爲非作解曰事有爲當代所通尚習聞習
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
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
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
建寅也一篇一宮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

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周正之歲也月
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
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
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暮
之春周之孟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
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莫春不改
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及其不改氣者
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卻不改節者也左傳
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爲四月建辰也武成

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月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月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類連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爲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爲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

武相晉國祁午曰于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
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
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歷殷十
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
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日爲夏之仲冬夏仲冬
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
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蟬鳴秋
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詩夏王紀冬
令殷人乃正月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也是也宋
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於地理之學必精
審其山川形勢山川沿革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

子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
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後至其地參以目驗乃知故滕
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
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
釋地一書餘論若干篇附焉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
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
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
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
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他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
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
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

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子路南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豈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論語孟子集註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若璩言經尙書爲善其言他經精審皆此類也康熙中舉博學鴻儒

世宗在潛藩頗知其名接見有加禮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在京師見編修汪琬五服考異頗亦糾謫之琬謂人曰閭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答云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以喪服爲諱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講經之家可襲其迷謬乎尙書徐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奉

閣窈窕居詩集凡數十卷若璩論人物嘗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至李天生汪鈍翁則斥爲私造典禮杜撰故事顧炎武示以所撰日知錄若璩頗譏彈其失炎武歸卽改定重黃太沖又嘗歎曰太沖之徒粗其負氣不下多如此四十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嘗著孔廟從祀末議條目十一事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曰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十哲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張子夏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祀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曰曾申申詳當從祀曰河間獻王劉德當入

從祀曰諸葛孔明當入從祀曰范仲淹當入從祀曰蔡元定當進於兩廡曰黃幹當援蔡沈之例以進曰兩廡先儒位次多凌躐當釐正之乾隆十二年檢討阮學浩上之計自康熙五十四年補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祀諸葛亮於東廡縣直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

列聖施行矣若璩嘗語弟子曰昔在徐尚書邸夜飲公曰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所本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用秦伯用孟

明事不知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盧索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字復行從新城王士正學爲詩官中書舍人

李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知蓋平縣與若璩同舉博學鴻詞試授編修明史累遷內閣學士著讀書雜述史斷新城王士正稱之

吳玉搢字山夫官鳳陽訓導疾俗儒不知六書之義爲書以明之言假借尤審有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述部敘考別雅山陽志遺行於世

宋鑒字元衡安邑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浙江常山知縣量移於鄭擢判廣東南雄好言小學嘗謂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訓詁無據乃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甚有條理更爲益以附備二說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爲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赴螭注張揖曰沛艾駮駮也則謂之備也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十一 有易在車

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也鑒又有易見尙
書類鈔尙書考辨漢書地理考及詩文集藏於家

惠周惕

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江聲

惠周惕字元龍初名恕吳縣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長洲徐枋友善周惕少從枋遊治經又學詩於汪琬王士正在淮陰又執贄焉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遭父憂不與試三十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改密雲知縣因與諸子興聖寺看杏花賦詩自廣其意云西勾之西花爲國暈碧裁紅鬪顏色杏花今歲開獨遲不共棠梨作寒食嫣然一笑破寺中恰是詩人在遷謫嬉春寶馬空當當盡是看紅不看白楊郎愛惜攜酒過花欄日底相婆娑清香泥人著榻席酒鱗瀉影搖紅波花如有情解留客到手莫負金叵羅春風去矣綠陰合明日花老

君如何又權歌云秋光瑟瑟半江紅花事闌珊到水荳
昨日芙蓉今日老一年生怕鯉魚風又有句云花浮小
盞三投酒乳潑深鑪七品茶宛然堯峯家數也周惕通
毛詩以二南皆房中樂非關睢至芣苢八篇述后妃身
事屬后妃鵲巢采蘋屬夫人雅以音別大小不關政事
正雅變雅美刺錯陳謂正詩錄善事爲正雅民勞六月
之後爲變雅其說無所取天子諸侯皆得有頌魯有頌
非僭士正稱其言博而辨可備一家之言

國朝初善說詩者先有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篇爲
唐以前專門之學又與同縣朱鶴齡審正詩通義故詩
通義頗采啟源說也周惕卒於官其撰詩說凡二卷又

著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研溪詩文集惠氏自周惕以善說經聞其後世世以古學顯矣

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又字半農長洲人父周惕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士奇遂以名之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激賞熟精文選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禪文士奇應聲吟唱終篇略無遺脫康熙四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士奇少讀史以天文樂律二志難通及踐館閣篤志精力求審推步之理參以西法算數遂明論交食云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

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恆星天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

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其說音律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筭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筭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筭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

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
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
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亾獨存於琴箏箏
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箏之七音生
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
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箏及琴放
此於是成交食舉隅及琴箏理數考書出嘉定王恪見
而好之餘莫能解也癸巳乙未再充會試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王頊齡湯右
曾及士奇對由是受知五十八年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命士奇祭炎帝陵舜陵故事學士以上官得奉使祭告
詞垣得此異數也五十九年秋主湖廣試俄督廣東學
政遷右中允三歲滿超遷侍讀學士督學政如故嶺表
荒遠居是官者多不舉其職士奇砥課生徒有背念五
經背寫三禮左傳者必甄擢之人士一藝可見亦蒙延
引南海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皆傳其業稱惠門
四子苞苴至門一切斷絕粵人慕其清德祀於潮之龍
山及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軾在粵東試士危坐堂上
背誦史記前後漢書不遺一字諸生皆驚尋坐修城事
罷官起侍讀久之謝病歸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
文王而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

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元以爻辰虞翻以納甲所說不同指歸則一難可偏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違背先儒創爲虛象好異之士不擇而從之蓋輔嗣之易興而古學微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象皆徵實棄實言虛豈其理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公羊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

信國史惟篤守其師說師所未言以意逆之故所失常
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互有得失不可
偏廢後世有王通者爲大言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
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說夫春秋無
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
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
其善者而從之若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
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亾也左氏最有功
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
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
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

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
譌者故讀從之後世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
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
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碁之類皆不能疏所讀
字亦不能疏輒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
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
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甚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
其近古也其所著交食舉隅二卷琴瑟理數考四卷易
說六卷又鈔春秋雜事以禮緯之爲半農春秋說十五
卷又援據舊籍列考漢制周制并及古音古義爲之詮
敘疏通爲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時術錄四卷初父

周惕學詩於王士正汪琬士奇亦雅好構屬父子詩翰
風流滔滔不愧名士送徐亮直使琉球詩有鯨眼常明
無月夜鬣身能使不帆風之句時以爲可敵劉禹錫煙
開鼇背千層黑日射鯨波萬點金也其詩集曰紅豆齋
小草初郡城東禪寺有白鴿禪師所種紅豆周惕居在
香溪之北移植一枝於庭枝葉扶疏久而彌茂因繪紅
豆新居圖賦紅豆詞十首自號紅豆山人人因稱爲老
紅豆先生稱士奇曰紅豆先生士奇子棟爲小紅豆先
生故士奇詩集名紅豆齋小草又有半農人詩咏史樂
府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卒年七
十一子七人

棟字定字又字松崖士奇子也初爲吳縣學生員改元和籍家有藏書日夜研誦精力不勌門戶素稱清德棟又早有令名然泊然自守無仕進意篤志好古經就注疏史取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注諸子稱莊列荀楊呂覽淮南舊注亦竝討之小學準爾雅六書依說文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至玉篇廣韻以下非所屑也其高自建志如此乾隆中舉經學一至京師尋罷歸棟嘗論孔穎達爲周易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棟辨之云明夷六五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

其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
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閔於亥孽萌於子該
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於明
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學不識七十子傳
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
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
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
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難
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讐賀
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

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諧也讐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學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亾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義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說乾之四德

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
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
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
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言乾坤交也乾六爻
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
成兩旣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
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旣
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旣
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旣濟屯三爻
變革四爻變皆成旣濟隨三四易位成旣濟无妄三四
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旣濟臨二升居王位三爻又變而

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云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動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易義而悟明堂之法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昊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

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淨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

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傳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以朱子本義經文乃程易非朱易程子從王弼朱子經文一依古易故文有不同者皆爲改正本義或不備乃取語

類及程傳補之附呂祖謙音訓閒取說文廣韻增入竝
 廣以漢儒說也嘗以王弼多俗字依蔡氏石經唐石經
 九家京房鄭康成虞翻王肅蜀才說文釋文何休公羊
 傳韋昭國語注及漢碑易其經字數十條若噬嗑明罰
 勅法釋文云勅俗字當從飭繫辭掘地為臼掘當作闕
 改之無據仍闕疑焉又謂漢時康成不輕改今文易大
 有九四象明辨滯也鄭注云滯讀如明星皙皙繫辭言
 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惡而不可亂也
 鄭於下句注云嘖當為動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鄭云
 置當為德晁氏云德古文類貫字因相亂聖人之辭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是古易皆作機

鄭云機當爲幾幾微也今王弼本直作鄭所訓字失其本矣後儒謂鄭氏好改字豈其然乎於書不信晚出古文爲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又嘗言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如堯典放

勛古文勳見說文辨于羣神辨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
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賜古文錫見儀
禮注蟠冢導養養古文養見說文洪範曰涕悌字之譌
古文以悌爲圉金滕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
皆無可疑者後之學者無可考證反以史記爲今文耳
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棟於毛
詩無專書其爲九經古義說詩有三卷謂毛公詩傳大
毛公作非毛萇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
初學記韓詩章句薛夫子撰非薛漢薛夫子名方回字
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著春秋
左傳補註六卷敘之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

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
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
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
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
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
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蔦
艾獵用世本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
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
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爲吳子餘祭亦取服虔
說及秦周伐雍門之荻以秦周爲地名本呂覽懷大篇
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云秦周齊城門

名萬者二人用吳仁傑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
廢訓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有據依非同
臆撰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
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
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
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
春秋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
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
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子爲
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

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
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
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
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
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
言天子廟數及賻贈榘含之善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
詎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
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
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
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

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說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
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出訓
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
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
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
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以爲古語參分天
下而有其二周志程典篇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又論爾雅曰
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

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於古故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撰九經古義益都李文藻見其書善之卽爲開雕粵中故粵中先傳其本也晚尤好易探撰孟喜虞翻京房干寶鄭元荀爽易注附下己意成易漢學八卷其易例二卷則博采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也又著周易述立慈明仲翔義爲準式列宋咸及康成令升諸說於下依序注之自制疏講凡二十三卷書未成疾病故自革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兩傳闕焉棟又有周易本義辨證二卷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以爲禘行於明

堂明堂法本於易也其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古文尚書考二卷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諸史會最如干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十卷謂感應篇與抱樸子內篇所記略同證爲魏晉人作爲太上感應篇箋註二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竹南漫錄如干卷松崖文鈔二卷乾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三錢大昕曰子嘗論宋唐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夸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今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棟弟子甚衆錄其知名者

余蕭客字仲林長洲人少便好學既事棟益自磨礪唐以前經說頗多闕遺蕭客求補之緝覽訓典旁及九流故事苟有可錄登卽付之楮翰歲月既久篇帙略備乃加詮次以類相從所見或頭尾不全或二文互異無暇損併割棄悉以存之其采用前籍古記謹著其目於下用備異日詳正知其不由臆撰曰古經解鉤沈凡三十卷書將成欲再校補會蕭客疾病乃急梓行之故戴震以爲疵又有已見皇侃論語義疏者則海東足利本出於鉤沈既行之後無害其爲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與舉人江筠時人稱爲旨先生又有爾雅釋注雅別鈔八卷文選紀聞三十卷音義八卷雜題

三十卷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嘗遊直隸總督方觀承屬
修畿輔水利志至京師無所遇卒年四十七弟子朱敬
輿江藩最著名

江聲字叔澐又字良庭先世居休甯遷於吳爲吳縣人
少與其兄筠入學讀尙書卽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年三
十五師同縣惠棟受所著古文尙書考又讀太原閻若
璩古文疏證乃集漢儒之說以釋今文成尙書集注音
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集注音疏前
後述外編一卷其辨泰誓曰馬融書敘曰大誓後得案
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
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

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
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
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
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
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
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尚書大傳乎大誓惟四
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
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

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其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遺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然則秦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秦誓二篇適五十七無秦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昉集注尚書於此秦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秦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秦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

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常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紀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調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子

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註論語堯曰篇不敢直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秦誓亦猶是耳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其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相師承猶不能無闕佚況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佚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

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竝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冒故留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缺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輯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聲精治說文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著六書說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凡某之屬皆从某也治小學者以爲允陽湖孫星衍通之云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

皆爲始亦同類相受說文此類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嗑也嗑咽也走部之走趨也猶之考注老老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聲以爲然戴震疑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震以學相重其和而不同又如此平生不肖爲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其寫尙書灑水依淮南作塵汝乃是不覆依爾雅義作孟人頗怪之遂不改也內行甚修對家屬如賓客然色甚和悅不妄取孫星衍以一縑贈累書千言卻而後受之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不仕卒於家年七十九聲常欲舉經子古書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

又爲論語埃質俱未成其尙書集注音疏及說一卷又
恆星說良亭小慧各一卷世皆傳之

三層行才金

夫五

三

才房相車

顧棟高 吳鼎 梁錫璣

顧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又自號左畚無錫人康熙六十年成進士補中書坐公事免職歸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每懷忿懣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復問他事矣晚遂博洽六藝雍正十三年江蘇巡撫顧琮舉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

詔天下有經明行修之士具以聞公卿舉者數十人敕取其所著書審測其學之實書既奏於是棟高與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璣同授司業

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當以儉德示天下棟高辭祿詔以年老許之卽家繫六品銜朝野以爲榮尋掌教淮

陰雅歌談經生徒甚盛

皇太后萬壽詣闕祝釐數被引

對曲加恩禮既辭去將發

製七言詩二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爲祭酒世稱包咸桓榮以經學取進今
茲遭遇殆復過之儒生稽古之殊榮實

聖朝崇化之盛德也棟高自壯至老懃懃訂述抽翰授
牘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鞵據案而坐
執卷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列屋而笑人知其所著
一通畢矣其標致如此然所著最善惟春秋大事表百

三十一篇又有毛詩類釋及續編二十四卷棟高不信
晉梅賾古文尚書作尚書質疑二卷又有大儒粹語二
十八卷震滄集若干卷年八十一卒於家乾隆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遺韋布豈以
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邪史館推本
上意立儒林傳焉

吳鼎字尊彝與兄鼐竝通三禮鼎又治周易乾隆九年
舉人十六年薦舉經學授司業累遷侍講學士因事降
侍講鼎嘗依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例輯宋俞琰元龍仁
夫明來知德等十家爲十家易象說又有易例舉要東
筮學案皆著錄於四庫書

梁錫璵字確軒雍正二年舉人以薦舉經學與吳鼎同授司業食俸任職不爲定員遷祭酒又擢少詹事錫璵著有易經揆一始被薦卽錄上之

高宗嘉焉敕將鼎錫璵所著經學翰林中書各謄寫一部紙札給於官人皆異其眇遇以爲至榮也

陳祖范 王峻

陳祖范字亦韓常熟人家貧爲諸生授徒自給雍正元年舉鄉試秋試禮部中式年四十八矣以足疾不與殿試明年再策士鄉人皆請祖范赴禮部祖范曰諸君子意良厚然吾少無宦情今往徒自苦耳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亦不得自止也遂不出僦廛華匯之上執冲慕道清靜以自養求執業者裹糧相從不冝出門候人惟長洲沈德潛宜興儲大文嘗一詣之蹇裳輦閒率爾休暢祖范嘗謂人曰吾老是鄉矣居有頃詔天下設書院大吏聘爲蘇州紫陽書院院長移徐州之雲龍又換安慶之敬敷終主揚州安定書院或一年

或二三年輒辭去人問其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立懼上負朝廷而下招物議也又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可以處焉吾不求仕而久據之人縱不言吾自覩汗無厝矣乾隆十五年公卿皆以經學薦將徵詣京師祖范年老終不肯起

天子重之卽家拜爲司業人以爲異授也祖范學行高明習戴氏學善言禮嘗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亾則適孫承之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赴立長

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
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
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
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亾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
以奉宗祀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
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亾
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
葬則主喪者不除惟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
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
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反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
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

假用改葬之總事畢除之或亦亾於禮者之禮也或問
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
葬也嫡孫承重可乎答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
葬之服而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
云者承先祖之重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
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
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歿其父之曾居
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
甲亾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
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
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

遂僭而竝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矜而與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慎矣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

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語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亦卽其師心自用詩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意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說論語賢賢易色云主夫婦言也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極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與人論太史公書謂孟堅譏子長先黃道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

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
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
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
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崇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
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
覺竊謂孔子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
不爲過而班氏譏之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得不爲
之表白也詩學白居易有與星旋釋云爾我各異趣青
山爲之媒爾心與山靜我心對山開山意不將迎能通
彼我懷書聲雜梵唄瓶鉢偕尊罍大道固無礙何從起
嫌猜推窗月皎皎梅花點蒼苔答任翼聖云析理戒穿

鑿守道無窮通皆理趣獨標也年七十九終於家所著有經咫一卷掌錄二卷司業詩文集八卷弟子著籍者甚衆同縣侍御王峻主事顧鎮孫夢達進士湯愈皆其高足矣

王峻字次山號良齋常熟人與同里宋君玉俱有名號爲王宋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舉人考授中書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典浙江貴州試乾隆元年又典雲南試志氣嶽嶽聲譽噪都下二年詔開言路遴朝官有德望者改除御史都御史彭維新疆很而忤無學術拜官甫三日具疏劾罷之直聲震於臺省俄遭母憂去官服除養痾不出累主揚州安定徐

州雲龍蘇州紫陽各書院性剛直褊急見人之長則咨賞不去口通地理之學嘗以水經注經注混淆欲審正之取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注所未及則據正史及傳記與近代志乘補之名曰廣注書法撫李北海所書碑碣盛行於吳下年五十八卒有良齋詩文集若干卷行世又漢書正誤四卷正小顏之誤其水經補注則繕具藁草未成書也

文獻通考
卷五

三才易考

藍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藍氏之族多習武藝鼎元少孤力學博覽前籍意氣岸然觀海廈門浮舟過浙江之舟山乘風南去沿南澳海門以歸自謂此行多所得人莫能測也逾冠補縣諸生儀封張伯行撫閩表章洛閩之學獨禮鼎元及蔡世遠陳夢林世遠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夢林少遊四方總督滿保征臺灣屬夢林參軍事大師平賊返將薦授以官夢林辭諸大臣多欲推轂者卒不果竟以諸生老鼎元肆力於宋明先儒之書周覽世務慷慨有大略伯行常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遭大父母及母喪杜門十餘年歲薦飢作

餓鄉記以自廣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於臺灣總督滿保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師赴之廷珍鼎元從兄也請鼎元與俱海中風濤澎湃不測軍事旁午爲羽檄數十紙搖筆立成所條畫無不中至七日則賊破復從廷珍招降人殄遺孽撫流民綏番社人歲餘始返著論曰臺灣地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守土之官有道府縣令大小佐貳雜職又有總兵官副將叅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顧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離雖欲不敗不可得已曩者臺地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

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
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曩者大山之
麓野番嗜殺人莫能近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
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子難崇爰卑南覓等社亦有漢
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禁不能
止也地大民稠綢繆不可不密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
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以四五百里山海要區民番錯雜
之所竝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
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千餘里淡水守備僻處天
末自八里岔以下尙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
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汎戍守近山又

有野番出沒以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欲謀善後之策非增兵設官不可今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更設一縣管轄六百里其錢糧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綫縣治設一守備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一巡檢佐半綫之所不及羅漢門故賊藪宜設一千總兵三百駐其地使千餘里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官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物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一二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均賦役平獄

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
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一年而民氣靜二
年而疆圉固三年而禮讓可興化生番爲熟番熟番爲
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夫土地有日闢無
日蹙經營疆理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
賊倡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
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
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
措置者也又言臺鎮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更卒繚斗
旋兵必不可易大吏采其言奏聞其後諸羅遂分置一
縣曰彰化縣且建鎮於臺灣矣鼎元復爲臺灣巡道條

十九事曰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時頗諱其言雍正元年選拔貢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冬以大學士朱軾薦引

對奏時務六事凡五千餘言

世宗善之授廣東普甯知縣踰月攝潮陽縣事潮陽連歲大飢多逋賦鼎元揭榜告民減耗米除苛累民爭趨納妖女林妙貴惑衆置於法籍其居爲棉陽書院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鼎元以贓罪未結儼遷爲按察使因周內成獄坐免官總督鄂彌達至頗才鼎元且知

其寃留之幕府十年具疏白鼎元受誣狀徵詣

關引

對權知廣州府

賜賚褒異抵官一月卒年五十九鼎元尤善治盜及訟師多置耳目劾捕不少恕然治獄多所平反論者以爲如杜延年嚴而不殘著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平臺紀略一卷女學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卷修史試筆二卷潮州府志若干卷

文
膚
律
才
金

老
豆

上

二
三
四
五

010-796

徐文靖

徐文靖字容尊號位山當塗人雍正元年文靖及荆溪任啟運常熟陳祖范同舉江南鄉試主司黃叔琳詫曰吾得三經師矣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又舉經學授檢討文靖好尋究輿圖方志因胡渭禹貢錐指作會箋及山河兩戒考十八卷旁探山海經竹書紀年以補渭之疏略又採摭漢魏諸家易說證易本義爲周易拾遺又抄詩禮經論并尋子史說部成管城碩記三十卷鄞縣全祖望稱其精博嘗與語邵子三十六宮說引據淹博文靖曰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

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
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其猶參
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契之用易非
聖人作易之旨也祖望甚服之文靖又有皇極經世考
其竹書統箋十二卷學士盧文弨敘而行之文靖亦工
詩常有句云守業願爲清白吏著書羞傍草元人酒緣
齋日陳三雅茶爲眠時試一槍皆典雅可誦年九十餘
乃卒祖范啟運別有傳

江永 胡匡衷附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爲諸生數十年讀書意思湛深熟精諸經注疏因以經教授生徒束脩所入頗以買書覽史籍記傳時有所得卽抄次之久遂稱雅博嘗依管子呂氏春秋論黃鍾之宮以正鴻烈解蘭臺志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合於古者黃鍾宮爲律本遺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

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
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
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
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
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
之序亦如此也其論古韻曰攷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
山顧氏援據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
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
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
晝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
等字蕭豪部之蕭寥魚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

流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
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
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聲始有條不紊
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
惟入聲只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
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
有皆拘於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
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徵同以物爲入寒
桓戈歌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
古音乃無憾也永善言周易左氏傳三禮各有著誤說
易卦變則謂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

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
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
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辨春
秋軍制曰儒者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其實春秋之世
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
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衆不與也爲
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
稅似後世之均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
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三軍旋作六軍
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
其軍籍使之歸農也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

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說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攷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

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爲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云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攷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

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也厯算歲實消長前人論者甚衆梅文鼎略主授時而頗有所疑永依泰西術定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論也

永之歷譜十數萬言尚書秦蕙田撰五禮通攷定觀象
援時部多采摭其推步法解則全總其頭訖錄之然永
之言歷申西法紕梅文鼎惟論歲實篇爲最善而嘉定
錢大昕猶非之宋朱熹爲儀禮經傳通解竟不能成永
討論經書依五禮吉凶軍嘉賓舊次輯爲禮經綱目八
十八卷言禮學者稱之又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
訓義擇言六卷深衣攷誤一卷遊京師侍郎方苞擅通
禮學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卽爲釋其疑
滯苞歎曰朱子奢李善信之儔也永又有春秋地理攷
實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河洛精蘊九卷律呂闡微十
卷律呂新論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

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
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
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攷訂朱子世家一卷
讀書隨筆十二卷永年八十三乾隆二十七年卒於家
歛金榜休甯戴震皆其徒也震被薦校書乃攜永所著
書至京師故其書著錄四庫者凡十有數部

胡匡衷字寅臣績溪人歲貢生淳意經學言易不信先
天圖著周易傳義疑參又撰禮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
出賦考儀禮釋官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
遂人言田萊之數爲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
之數爲都鄙制鄭註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

又以左傳杜註唐以前書有引爲服註者是見集解多本舊誼孔穎達正義於賈服說必加駁正以從杜說非也故撰左傳翼服又有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註及樸齋詩文集

胡天游

胡天游本姓方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一名騃少好學聞
人有異書便往求借諷誦研究至廢眠食雍正中兩中
鄉試乙科皆姓方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始
改今姓爲大學士史貽直所賞接任蘭枝長禮部尤愛
重之一夕會客命酒索天游咏庭前蒲萄探得佳字成
四十韻警句云枚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偕多覺欺鄰棗
貧猶敵庾鮭尙書歎絕一統志成當具表上檢討齊召
南屬天游爲草舉筆便成辭甚藻拔西林鄂爾泰爲首
相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癥著其頰目眴轉
雙鬪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跽相對問兩戒形鬻九乾

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
胡某以榮館閣入試以疾罷十六年舉經學大學士史
貽直協辦阿克敦工尙劉統勳倉侍彭樹葵大理卿王
愈汾復舉天游貴官有忌之者以蜚語上聞

上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人也衆未對

上又曰得毋奔競耶史貽直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罷天游負才名狷狹尙氣桐城方苞以古文辭
雄於世天游獨輕之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所著詩文
竝索垢求癥厲色訾詆人皆重其才而畏其口所爲文
自云學韓愈而時似唐劉悅元元明善四六偶儷絕奧
博可喜爲禹陵銘曰馮翼無疆之爲大變化不測之謂

神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大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若夫參鈞冶贊幽明開物以冒乎道裁成以佐佑民綴
根荇而得英華挹三五以偕步驟古夏后氏有皇極之
建焉昔者秘電流樞紫氣表壽邱之帝瑤虹撼月清明
誕若水之君承家連聖不俟千年紹體徵奇昭於弈葉
蓋自白馬庸唐元魚列伯石紐育雞丸之瑞金精耀龍
冢之祥所以繼天測靈柄真撫類澄固太極挺桐萬萌
若夫虎鼻鳥喙殊其度駢齒參漏殊其質戴鈎鈐之威
懷璣衡之道應古靈而稱帝履文祥而錫名是聖人之
天授不違者其德可親者其仁右矩左規聲律身度儉
勤既克滿假實融於焉幹蠱告忠崇郊復孝是聖人之

元哲古者二靈陳樞五德未正爰自陰康烈山之世嬗
有濫洪震汨之災其工既薄於窮桑赤縣將鄰於細柳
陰行始乎淵獻當九六而數窮水府逆乎填星雖勛華
而曷救匏瓜不固其石將復廢極而沈州赤帝徒司其
方無以發英而生寶夫乃湔河擔爵躬橐興庸象三能
以奠川任中宮而敷土抑下鴻於八載填沈蓄於九列
袒媛白水之上睹其憂勞奇子紺谷之中笑其毛髮逮
乎黃經按歷蒼使告期龍門既開呂梁無阨四隩宅九
州同作又於萬方施功於三代相柳絕歎羣帝藉以有
臺支祁不伸太壇斯焉凝竭沐日浴月爛此光華鴻沼
玉淵返其沈戾是聖人之神功由是度東西之高下正

南北之廣輪相原隰而作畛畦任膾胔而胔殖殫土交
風而不雜民鼓舞以咸宜六府修九功敘司馬得導其
三農司徒得敷其五教是聖人之經緯絕地通天而後
民人不糝於重黎賊行亂德之餘精稜或孽於妖孽向
非亶靈之有作何以拔莠而備民夫乃驅龍馭於翠岑
駕鼉梁於紫渤經日月之外迷風雨之鄉范形山海之
圖象物陰陽之鼎青烏白澤掩軒后之載書十日九嬰
邁丹陵之命射是以禍暴弭神姦窮無害無虞不逢不
若岳棟檢元都之印江河奉金篆之封知幽明故爲山
川主是聖人之贊化邦貢旣作夷琛斯來利用尙象而
器數立包錫茅入而綱紀尊丹銅鑊翟金絲競奏於方

州貝瑱珠閭龜玉環登於海服荷天龍而受其盛王會
而來享是聖人之制典於是元龜協吉澤馬銜貺洞庭
會黑風之紀河壇飛綠錯之文雲龍信躍而遷虞鐘管
革調而啟夏然且巽於大費讓在皋陶以至鶉居有斟
雉之風而女醪輟御粉藻有徽琴之樂而尺璧是輕方
復遜德於二皇納勛於元昊是聖人之撝挹百事考於
廷臚言采於市式隨耕耦俯跂巖阿四海載道者迎握
沐而俱來五器聲門者俟投殮而併動晉侯之體咸燭
魏闕之羅不驚是聖人之廣運把瑞令於元宮築刑塘
於鍾阜曹魏之狷斯翦屈鷺之滑乃平萬國震疊而言
歸九流承鏡而服化是聖人之神武用以鈐天揆地正

歷辨風山歎徵仁燕衣饗禮輶車六維綏旆九旂三弊
操五罰定好緣而惡駟尙信而貴忠是聖人之宏憲夫
其勝術簡乎帝衷敬德稽乎天若纘顓錄而振黃圖行
堯道而修舜緒有君民之大德有事主之小心膠漆無
約寡怨而物親愉易昭風未施而民化故以侈城郭焚
甲兵天下無鬪百姓仁遂天休效地祺集亥旣呈珠渠
搜視服跌跽弱水逐飛兔而俱來玉女琅風挾祝融而
竝降扶登驗律金山漆樹之鄉昭明測辰夸夫壘民之
域其顯令也如此其光被也如彼豈直燧巢荒略太平
惟吁倨之風姬子謨猷苞歷隘干戈之命皇風穆矣明
德遠矣是以化訓九原颺功於虞帝執中三善無間於

素王宇宙嘉懋其平成健順允安於翕闢故曰禹者備也備以續洪業夏者樂也樂其駢三聖業殊茂故埒文祖而稱神聖以至故妃重華而號大公子觀之而不窮大夫歎之而已淺是知入域未優乃陋儒之琦辨衰德傳子乃標末之口啍歷陽贖幣豈勞於玉燭之年蒼梧縛人甯泣於醴泉之載乎至人達化原始要終二龍東浮甲馴爲畜九山南望苑宛何多視此會計用藏弓劍拂驂霞景聊從鼎湖之游脫屣車書遂罷塗人之會殊雲陽之博葬異渤海之高營范林不列於九嬪綬葛無煩於四衛臺連虞狩九面之陵遠迴洞接朱明千里之雲自起下周廬於太乙隨播風於帝江作廟弈弈乃刻

楸而丹楹奉璋峩峩儼受珪於碧月木客大豕猶庇曾
孫之墳百蟲將軍言侑呂臣之祀雖復貿遷朝市縣邈
山河茶陵天子墓氣方沈衡岳炎星豕圖永閉貞珉長
揭惟餘安息之封靈汲遂湮終似瀨鄉之梵然而其魚
竟免乃粒殷歌是則秦皇肅灌仰此明仁漢后遙祠感
乎至德稟神服教百年畏軒帝之臺樹岳流江終古麗
盤皇之宇銘曰太極旣成乾坤乃行洪荒混茫徃榛杳
冥聯珠繼聖比葉書靈亭形毒氣剏物導名其功則融
其施則遠理剝數蠱元屯黃蹇載啟大通經綸天險兼
德堯俊籠光墳典神珠受氏崑石開祥疊疊穆穆爲紀
爲綱吳刀羽野焱輪月旁雨沐風纏縲趨楯行智以神

行道由利故括象通原崑崙察扈心罔弗辰冠挂不顧
析形八區哀歌三過雲華訪道春皇授策龜印泥青河
精字黑肅兵天老擁川五伯熊化轅轅牛分峽石流沙
西寫漏陸東捷赤淵分穴咸池匿天三叢壺粟九點齊
煙山明海靜星黃齋鮮範疇協昊元圭錫帝食溢艱奏
壤縣擊地暨朔敷南東漸西被栳軒承世賓均裸祭唐
日更就媯風再重二武慚紹五稱比聞朽索馭馬關石
和鈞玉帛輯瑞裡柴合神郊引青瑀庭虛元武大越山
靡九夷路阻始從宛委復於覆釜襲乃衣裳遏焉鐔鼓
北瞻穀林南通紀市鬱鬱相望參參互起日月流天江
河行地神之濩哉靈其皇矣幽宮拂漢虛陵隱岡鳥耘

晚陞烏會朝桁松如舊社梅非故梁劍沈山而斗落鍾
出隴而螭翔涸岷山之扇水泯安都之石房惟懷德兮
日新與溥利兮流長千春兮萬古瑤瑱兮椒漿又有越
王崢歐兜尊者道場銘曰粵若天犧渡漢元樞運軸之
初遁甲開山大禹承珪之朔尾閭南北巨壑以交波蒲
璧春秋文身而其穴五百艘之竹箭未上秦涇三千界
之銀光但搖周殿詎復焚陀縣湧寶香開微妙之樓優
曇逆薰金粟做清涼之地五明盛士於此敷衣十地應
眞言來置鉢越州越王崢者蓋勾踐保拒之遺也自昔
履亡攜李則怨切魚門井溢夫椒則形危獸角五千甲
楮先窮會稽之栖二萬習流未極姑胥之斲殺龍蛇而

祀川岳刑牛馬而祭昆吾星漢虹蜺河梁雨雪玉門之
策旣泯紫宮之運屢遷熊羆臥壑斷絕烽煙蛇鳥環陣
淒迷陣氣乃有阿育神王華首尊者東揚行化震旦流
慈兼十香象力以宏風現一梅陀身而說法入屠羊之
肆卽是梵天役辟蛇之靈便開蘭若斯地也孤雲一握
則峻盡岐陽赤木七盤則危傾熒道銀猿絕壁斜俯輕
雷朱鳥春窗旁懸列宿秦皇風雨望羅刹之鞭驅海若
波濤驗蓬萊之上下雲圍寶堞參差飛瑪瑙之光林鎖
紺堂高下鬱多羅之色乃若安居上刹巖護雷音清淨
涅槃河凋香樹則金山不壞瑞相長存恆勝舍利儲八
金之壘無事羅緜殉難支之塔四天回向三界皈依蓋

夫久也所從來矣至於願力常存神通希有廬山扁竹
於此復聞吳女殘魚方斯非儷泉隨杖扣無煩疏勒之
刀井應潮來便等楊枝之咒熾然大寶縮以不虛耆菟
仙人戲而難攝可爲邈矣獨宏哉然無際者也是使文
殊童子拜問三摩末利夫人祈參七會聚龍華而滿願
捨象寶以咸歸五炳心燈恆銷意葉慈堂宏啟覺岸遙
登轉法輪於微塵悲露漚於彈指何年電火雨兵已散
於空花今日雪山遺鏃更生乎藥草修羅見池之水合
功德而成流提桓胄樹之林挂珠瓔而不落銘曰大道
元接真人盛宏如斯鹿主譬彼醫工戲化渺跡誘攝何
蹤無相有相非空卽空騰猿落箭駭象摧鋒圓如定鏡

徧似風穉地平怨壘山啟祥峰巒浮晚碧花笑春紅瑤
枝桂殿紺葭蓮宮玉露甘葉金蜂吹叢無兵洗雨有鐸
吟風營沈萬馬天環八龍刺鶉銀鴿蟠舞珠虹雪傾崖
瀑雲屯石墉月窺蘿沼煙結霜松神山遙望遊臺幾終
靈英何處還來故雄嘗貽友人書曰夫西河沈鍾鼓浮
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驕嘶於廳旦感物者氣氣冥感
而徵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
年悲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於逝
川惟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旣析良儔
實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昕至
於北海面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耳岱封別目雙雞

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
聞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
浮矗鱗蕞俯櫛郊鷲駭搏坳牧羣戢井墅弈絕沙原莽
屆颺唳驚心煙霜楚矚涕征憶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
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
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土之賦且遊子元神
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儂薄若夫王蠋烈士嚴光
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閭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囊沙
之往軍緬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迢迴特滌
水湯湯導聞禹貢邇其鉤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
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泱泭以今揆曩術有殊施是知陵

谷忽爾遷貿惟彼聲華樹爲不歿太傅所以抱登山之
恨征南所以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才騰柄
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何羨逶遲於臧文尙槁馘於夷
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竝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
方謂拂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躡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
鐔於崩曠舞鵠未銜珠於瞽曠蒲雲班阜後騫青塗之
躍春山抵雀晚振幽宵之焰憬此若邁殷其有懷攀樹
傍徨武帝從而泣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微我無
酒其能已乎顧襲重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
追往者逸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下恨不見
我若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

房孟弋之豔畫甄蔡門之隊拊缶嗚嗚過淇怨戀人生
行樂亶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斯渺夫豈丈夫之
本趣乎其他文都類是與同徵博學者有錢塘袁枚題
目之曰稚威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險澀隋蓋綺耦
不忤如縻駱缶鼓靜曼堯樂如古豕簡荒厓碣得識一
字羣儒相揖而賀也其爲詩在稠人廣坐中下筆如飛
不可自止草成人持以去亦無所忤有女李三行一篇
其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
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
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齧
齒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

或行能復仇若渺子幾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及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詞屢訴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無一人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寃痛者乎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旣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

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及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嵩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刻其報然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上書曹娥沈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汗有邑公子獨心知

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媪皆勸之行卒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勉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大山自言高精衛銜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壠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

菟復崔菟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
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
姥嫠人笑女無聲人懽女長啼昔昔重昔昔彼痛不得
治有似食大鯁禍喉連脅臍阿母喚不鷹步出中間閨
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
者門前望裂眼何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
白楊及鍛作雙虹蛻磨我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
與仇血肉相壑鸞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聲前者爲飢
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鷄徒恐舖作糜大聲呼縣官
縣官正聾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
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

回牙欵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
與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
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斑爛絲
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
弱母所憐請母母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
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
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鶻
鵝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
盤盤鳳凰陣下著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粥
我囊中桂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幾義義義
唱騶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卽無角豈與羣

辛齊李女倚柱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
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阨
爲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落江東馳女
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給願官無見疑父寃
信沈沈沈沈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
下笑生仇市中刲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
聲聲如繫庖糜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歔翻翻洞庭波
洞庭非淵洄蘄蘄邛嶮阪九折無險巖我今爲汝尸汝
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
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雞銀鐙押領頭畢命填
牢陸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馗叩頭謝明府搗骨難相

貽昔爲舐乳兒今爲箭還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
寡母倚門唏唏於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
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
含朱丹女手垂春蕙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癩劓宛宛閨
中存鰥瘠疑病罷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姥看女
來左右相呼攜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沔鄰姥少別去
媒媪從客來三請得見女殷勤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
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織紉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榮
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媪身實寒
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
鞵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

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
一營事訖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
召鄉鄰鄉鄰麋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銜
沈寃灌鼻承淳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
梁趙北燕南陞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
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兒耿死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
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頽鮮鮮桂華樹華好
亦何奇葳蕤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昆岡三日夜
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葦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
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寒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栽
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間千古照容徽此

篇筆勢放縱實爲奇作又有聞鐘詩云杳杳斷鐘微幽
人夜方艾定知黃葉寺更在秋山外何時成獨往適與
支公會煙暝凍猿啼雪路應相待識者比之王籍若邪
溪作不多得也天游卒不遇旣老依蒲州侍郎田懋善
遇之以太原志屬焉二十三年疾病太守周西鯨來視
稚威已撤帳盛服殮殍舉手曰別矣旣暝氣蒸蒸若騰
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爲南人乎北人乎
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年六十三其石筍山
房詩文集天台齊召南爲序而行之

杭世駿

沈世楷清

趙信

方棻如

吳焯

陳璞

趙昱

子一

杭世駿字大宗仁和人少治經事同郡沈世楷又從淳安方棻如受業游泳傳記志在閱覽同里萬九河喜見之以爲鄭漁仲之流旣長厝意於音韻之學遂篤好賦詠雍正二年應鄉舉中式數試禮部報罷公車之次爲學勿勸性簡傲同人遭其睨視然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其遜順又如此遊聚旣盛登涉復曠每成章句益自清發返里後嘗撰其詩爲四卷好事者多就鈔之有送弟世瑞就昏黔陽一篇其友龔鑑驚歎以爲小宛之遺音也其詩曰弟今去弟勿違黔陽去我乃隔四千二百有餘里水程濂

懷山程岨岨非足可越翅可飛計程五月始可達枇杷
已熟楊梅肥官齋大好游衍地輒塵不到人來稀畫簾
一捲輕霧散曉日初上晴山暉阿翁授汝餐阿母製汝
衣坐汝綠陰之東牀爲汝小閣開東扉報衙聲裏畫眉
罷繡棚翠桁恣因依蠻花狔鳥啼芳馥弟今去弟勿違
若過洞庭手勿揮洞庭君女乃是柳毅妃風鬟霧鬢髮
不晞傳聞遺像捏塑湖之碣書生貌美百靈秘怪恐不
威易以假面函光輝神鴉啞啞蹲危柁水神隱隱搖雲
旂船頭屠牲醜美酒波濤恬息神靈祈汝雖岨強未可
非更歷鄱陽湖大孤小孤雙峙高崔嵬髻或青螺綰楮
或綠草圍彭郎口實至今幾千載過客輕薄拊嘲譏大

凡佳山美水神所宅妄語偶觸生危機諄諄髦語爲汝
誨弟今去弟勿違暇時可過二酉洞藏書千卷汝可充
朝飢善卷之墓馬援廟緘書一一報我搦管流音徽龍
標南去五溪地唐之詩人王段磊塊厯落滴下千珠璣
汝行收拾攜婦同來歸雲容容兮風淡淡勿令吾母汝
兄朝暮雙眼睇世駿患時俗人言詩多喜浮薄故其所
自著隸事尤密嘗曰鏤金錯采論者弗尙然學不贍則
詞不備詞不備則氣不充胸無安世三篋書日搦管作
蒼蠅聲奚可哉公等已矣十三年聘充福建鄉試同考
官乾隆初元招延博學鴻儒之士浙督程元章舉應
詔試高等授編修坐上書言事失指解職居詞苑日覃

精奏御之作雍容甚麗每謂漢魏以降淳古澹泊之風
微富麗繁密之製漸興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
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首推少陵次及昌黎
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五古
屬對者十之八九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益以集外之
詩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
韻者凡四篇惟遣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
不對者其守少陵之法跬步不移如此元白尤以長排
見奇皮陸亦然自來大家名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
託者也世駿平日言詩其旨趣略具於是閑居後益併
力肆志發揮才藻同里厲鶚周京符曾施安陳撰趙昱

趙信吳焯吳城沈嘉轍汪沆吳穎芳丁敬張沅等皆爲
密友近賓言懷敘懽各有構屬初在閩見福清黃任題
壁拳拳不已其後遣伴來往用詩代札任所作或有疵
類不遠千里貢其譏彈任固虛懷不以爲忤同人官京
師者錢塘孫灝陳兆崙山陰周長發音塵闊遠每通信
寄詩或戲之曰比復得長安貴人書不世駿失職家貧
再遊邗江又掌粵東端溪書院老大遊歷境苦而詩益
壯題陳光孝遺像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湖海歸
來客乾坤定後身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厓山
去霜風正撲人秋井苔花漬荒廬蜃氣蒸飛潛兩難問
憂患况相仍拄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淒涼懷古意豈

是屈梁能巢覆汗完卯皇天本至公蓼莪篇久廢薇蕨採應空劫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而翁袁粲能無傳嵇康况有兒古人誰汝匹青史不吾欺寂寞徒看畫蒼涼祇益詩懷賢兼論世懷絕卷還時其光孝寺雜題春日懷吟社諸公及歸里傷逝諸作尤瓌瑋縱恣自謂吾嶺南諸集乃杜甫夔州以後詩也甄拔後進老而彌篤稱符之恆於幼稚賞余大觀何琪於寒素門下稱弟子者雅歌從遊彬彬甚盛棊入能品與人對弈素几上則置書人方構思世駿輒審正謬迷點定句讀嘗謂吾在楸枰上讀視歐陽公枕上馬上厠上讀書爲僞其敏妙如此世駿兼通禮學有請復漢儒盧

植從祀議又議師當制服可以立師道厲澆季朋友不
制服防不肖者貢媚權勢賢者結怨流俗時論甚以爲
洽卒於家所著詩集二十四卷文集四十八卷總名道
古堂集又石經攷異二卷禮例續禮記集說史記兩漢
書疏證北齊書疏證三國志補注晉書補傳贊北史牽
稂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浙經
籍志續經籍攷續方言文選課虛鴻詞所業詞科掌錄
詞科餘話榕城詩話桂堂詩話亢宗錄皆行於世

沈世楷字崑輪仁和諸生

方黎如字文翰號朴山淳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
爲豐潤令坐事免後舉鴻博格於吏議不得入試嘗輯

鄭康成注爲拾潘一卷有集虛齋集婺如經史淹洽以古文雄於東南方苞甚稱之散體文頗奧勁有筆力然喜雕琢新句襞積古辭遂流爲別派不屑屑爲詩然其書家信後句云貧家苦趣多男子樂府傷心病婦行亦自清婉有法則

陳撰字玉几錢塘人工草書能詩有繡鋏集秋吟畫水石入逸品秀水張徵君采其畫入畫徵錄

趙昱初名殿昂字功千號谷林仁和人舉博學鴻詞羈京師五年爲詩名秋芙蓉吟稿有愛日堂集十六卷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近數萬卷與沈嘉轍吳焯陳芝符曾厲鶚及弟信爲南宋雜事詩所按集南渡遺

事略備矣卒年五十九子一清字誠夫學於鄞全祖望嘗以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譌謬絕少善本雅有志審正之校七遍矣未有卒業又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不可辨又謂崇文總目水經注三十五卷元祐時無名氏跋則蜀本只三十卷何聖從本幸復其舊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十條原本當有黑水涇洛虜汭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又六典載水經百三十七水今本止百十六水一清從其師說辨驗文義先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次以本注爲證雜摭他籍得滄洛虜汭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滌日南

弱黑十八水於灤水下分灤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元分爲二共得二十一水成水經注釋四十卷遂與唐六典注原數同符又爲刊誤十二卷蓋所校正本凡四十本其精如此乾隆三十六年求遺書其書著錄於四庫焉昱信汪沆陳撰與世駿同薦舉鴻博撰辭不就其三人徵士也

趙信字意林昱弟也臨川李紱方閑居雍正十三年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紱謂全祖望曰大江南北人才君所知者爲我舉之祖望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詩古文或駢偶之學紱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退之他日

又過焉見齋頭別集一卷問曰誰所爲者祖望曰卽前所稱仁和諸生趙君也紱反覆翫之取以去方一月高宗卽位起紱爲三庫侍郎於祖望所稱四十餘人皆爲之延譽入薦牘而自薦昱未幾昱弟信亦在選中一時以爲鹽洲厚齋之家風也試報罷紱猶苦留之入三禮館共修三禮昱念母老謝之歸紱歎息而已

吳焯字尺鳧仁和人以明經官學博累遷府同知子城字繡谷又字鷗亭上舍生輯武林詩如干卷

沈嘉轍字欒城一字个亭

余大觀字禹若錢塘人乾隆二十一年應鄉試中乙科好爲詩規撫杭世駿厲鶚尙書裘曰修引爲賓佐甚器

二層行才金

至 有嘉禧軒

重之至老不婚娶人以爲過於何點年八十有四卒有
松屏詩集其弟子湯禮詳編第之藏於家

吳穎芳

吳穎芳字西林仁和人祖父世業商賈家本富逸穎芳幼耽吟誦獨以靜默自喜年十五遭親喪悲泣居聖室不問人事主財貨者互爲姦詐損其貲之五六知之絕不與較篋中積稱貸券併取焚之曰家所自有不有之矣而向人索所有其能有乎嘗一赴縣試爲隸役所訶以爲大辱自此割斷舉業無仕進意居城之東北屋舍數楹池圃桑竹占屋之半與徵君厲鶚善至則款之或與縱步畦隴間閑話史傳舊事人有過而聽者不測其何語也蔬菜薪樵果實之屬不出門而具客坐稍久濁醪先進繼以精品又製一小筒寫賞花垂釣圍棋賦詩

彈琴吹笛十數事每事爲一籤置筒中每探一籤以與客不聽客去務使竭歡人亦愛其通率爲之流連不已如是者有年年八十終於家有臨江鄉人詩六卷詩尙清約其自序云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蘊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寫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器雖同一運用而勞佚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也子象乾象鼎邑諸生善守門業均能世其清德

陳兆崙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生時大母夢神人贈以金錠玉粟既生駢脅在左幼好學清警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榜三遍還家試誦略無遺脫年十二爲制藝人以爲工競鈔寫成別本最後淳安方粲如桐城方苞見其所著大好之以爲是人當以文采照世也雍正九年成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攝鰲峰書院院長又領省志局編修謝道承知縣黃任方事纂撰因納交焉道承任皆善詩頗以詩相切劘或值公讌或聯鑣出遊扞寫情抱時有清句

詔舉博學鴻詞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甚意眄兆崙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七

有嘉詩序

兆崙病目腫夜臥堂內恍惚有人以竹葉露灑其目滿室光明覺時帳外猶見竹葉影局試冠其曹偶閩南就徵者惟兆崙一人入京師試補中書再試授檢討

敕纂修明史綱目又使分撰續文獻通考及詩經補注初兆崙嘗為福建鄉試同考官及是再充會試同考官又主湖北鄉試得人極盛故事舉行

經筵詞臣先一日撰進講義

高宗覽兆崙所作甚加咨賞俄遷右中允以

御試詞賦優異超兩資遷侍讀學士轉太僕卿授順天府尹下車後察知官車擾害狀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罷之索倫軍西征經理宿頓儲備糧糗條理甚具與舉

學校勵賢崇化一時人望乃極孚洽觀承聞而歎曰文
士乃又爲循吏耶轉太常卿坐失儀左降太僕少卿稍
移通政副使再授太僕卿請假歸起補原官年七十二
疾作夢至杭州祖父墓前豐筵具設旁有人指示之曰
此汝祖汝父賜汝者旣而病劇遂卒時乾隆三十六年
也兆崙入詞館後與鄉人杭世駿金德瑛金甞周長發
商億字寶文學友會更唱迭奏篇什益富其詩準法乎
蘇軾間參范陸之清婉常秋日至塞上見垂柳一株詠
之曰龍鍾雙袖西風裏駐馬攀條仔細看且行且誦人
謂非特詩勝爾時姿致固當獨絕入鴻詞游登卿寺直
上書房尹京兆而意致蕭散寢處輒有山澤間儀書法

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同書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
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先生也侍郎王昶得其手蹟甚多
適滇後皆失之晚有詩集三十五卷曰紫竹山房集又
文集二十四卷其理筌九篇今學士猶誦之

齊召南

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自稱息園天台人幼而穎敏入塾週歲徧誦五經年十二時應郡試父肅攜之登巾子山賦五言詩有句云巾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父歎曰吾門爲不衰矣博聞強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補博士弟子員提學使者何世璠閱所試文器之選拔貢成均十一郡貢士旣集杭城獨指召南宣於衆曰此奇士正當以王姚江一輩人期之目光炯然能見一二十里嘗登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厯厯可辨識應雍正七年鄉舉中乙科總督程元章薦博學鴻詞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

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
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誤一字試入高等授庶吉
士散館除編修乾隆八年遷右中允轉侍讀遭父喪歸
里服除補原官以侍讀學士試詞賦擢第一超拜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召南目精勝人夏栖萬松山中每視
雲起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峰巔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
之成書畫形後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紀之所謂譜
從乙亥至丁丑松嶺日伴蒼髯叟看雲疑是結繩初得
石便同畫卦後行書斜整雁銜蘆繆篆蜿蜒蟲食柳是
也劉繩菴杭堇浦趙石函方立亭程存齋皆有和侍阮
吾山侍郎云自謂青天雲盪胸不羨黃金印繫肘苔花

千載繡山靈松嶺三年契石友遂爲一時佳話於古傳記一覽便諳處文華之地號爲博洽甯古塔嘗得古鏡朝臣莫能知之獨具悉原委按欵識口奏之

高宗大悅人謂終軍之對鼯鼠未之過也尙書沈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

上詢之召南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六飛也人笑其奏對率易亦以此敬之嘗自朝歸直廬墮馬首傷懵然若無知者奄忽斃矣

上亟賜藥二器敕蒙古醫者療焉屢詢近臣曰召南可不恙耶遣中官探視疾之消息必以上聞病差乃已其恩遇之篤如此然記性頓減讀書不兩日卽已遺忘前

後如兩人云既而乞歸掌紹興鼓山杭州敷文書院院長事崇勵實學士譽甚美俄以年老養病臥家不起會其族人齊周華以著書非法得罪詞連召南逮至京師繫刑部獄法官比罪上知召南質直無他腸且惜其才但削職而已召南既感

上知遇之厚又恨爲宵小所玷莫能自明含憤抱痛不能自己方抵里門病亟以書告家人曰我生不辰濱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流迸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萬金良藥孰能使元神固而不離非生牛冒首孰能使真氣固而不泄非異域

神醫遍體椎扑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本初三百六十
五骨節各還其部伍三日而知病五日而知飢不三月
能起立收既散之魄體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
之死而致生之者

聖上也逆書事發刑部議徇隱當流

聖意不測遠則伊犁近則烏刺至近則甯古塔也其地
朔風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隣鬼魅羸軀殘喘填
溝壑而飽烏鳶其常也則今日墨墨牖下雖死猶幸齊
氏子孫生生世世宜何如感激爲報遂卒年六十有六
乾隆三十三年也召南爲詩文搨管卽就若成誦在心
有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

至竟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談藝者稱之喜爲
集句機速無比孰精太史公書班固地理志嘗謂酈道
元注水經明於西北闡於東南密於國中疎於域外撫
其精要補其闕略作冰道提綱二十八卷世甚重之假
滿時郭韻清送行詩有地志似偕章亥步天官解訂石
申書其餘所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
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及賜硯堂詩
寶綸堂文集並藏於家

10

27 B

全祖望

全祖望字紹衣又字謝山鄞人有兄祖謙甚慧六歲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止吾當再來後十年生祖望亦慧小名曰補年十四補諸生謁學宮至名宦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取捶碎之嘗以古文謁查慎行慎行曰劉原父之儔也交河王蘭生督學政舉以充貢乃入京師京師通三禮者侍郎方苞號爲博洽祖望論喪禮或問辭澤而辨苞甚異之俄舉於鄉臨川李紱讀其行卷曰深甯東發後乃有斯人時試詞科者未集紱以問祖望祖望爲疏四十餘人紱皆薦之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例君亦奚慚退

之哉時朝中八座能汲引俊雄者方李爲之眉目祖望得二人談譽聲聞甚美祖望詳於史及江南文獻明成祖靖難魏忠賢璫禍東林儒學唐桂二王事尤核又深於水經趙氏水經肇於祖望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試禮部成進士改庶吉士不得與試祖望精究經義聞翰林院書庫有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求盡讀之日以二十卷爲限時人比之江夏黃童散館補外苞欲薦入三禮館辭歸頻遭父母憂服闋有司督赴吏部注官祖望以爲今雖遵例除喪而心喪未盡貽令書申其指曰祖望於乾隆三年十二月遭先君大故四年十二月接丁先太孺人憂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

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祖望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足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惟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何以謂之心喪也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於心之至痛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是矣但祖望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宋史天禧四年御史

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
下太常禮官議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
康成賀循杜預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
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
祿乞持五十四月服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
盡泥也喪禮大事變禮至多宜以參考今執事驟聞而
駭之懼爲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詰其罪亦
詰祖望而罪之耳於他人無與也且祖望守律於服則
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較來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
室儻必以爲有犯定律則卽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
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無所諉咎也令得書乃止祖望

亦自是家居不出矣十三年遊武林鄂太守曰先生不仕之意何其決不答遂渡江主葢山講席一年辭去十六年

高宗南巡少師梁詩正將薦之因柬少師詩云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少師歎息而已再掌粵東端溪書院以病還終於家年五十一祖望常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七校本經注三箋困學紀聞撰漢書地理志稽疑及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又將著詞科摭言條理粗就未能卒業其徒董秉純錄其文爲三十五卷名鮪埼亭集其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條問經史事目又爲經史答問十卷詩有句餘唱和七峰草堂唱

和五甲蚪骨鈔詩韓江唱和偷兒棄餘吳山消夏漫興
西笑望歲采戢雙韭山房夏課帖經度嶺諸集祖望留
意鄉邦文獻因李嗣鄴甬上耆舊集續而廣焉人爲之
傳凡百六十卷卽題曰鈔詩集視李加覈其辨大夫種
非鄴產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所說尤精審又有滄田
錄少時借書於天一閣又於天賜園謝氏鈔楊誠齋易
傳於雲在樓陳氏鈔草廬春秋纂言皆通志堂未刻本
也入翰林讀永樂大典取欲見之書而不得見者分其
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下籤雇人寫
之未卒業而官罷然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
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集史眞隱尙書

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正獻文肅永樂甯波府志皆世
所絕無者矣遭憂後又至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搨編爲
天一閣碑目又鈔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二卷之浮石
周氏訪三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
堂集正氣錄爲之狂喜祖望生而有異人傳爲錢忠介
後身初無子三十九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子濬恭年七
十矣賀之祖望曰何知之神也曰夜來吾家影堂中不
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可喜可喜故來訊耳祖望有
詩曰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夙
根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
昨聞正氣堂豫告將雛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

以充談助用語湯餅賓然祖望嘗編次錢忠介前後諸集又紀其畫像以忠介公麗牲之石其文不備又搜討忠介遺集取其事跡可見者合之家傳采摭於野史成神道第二碑銘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又序侍御東村集於錢氏獨惓惓焉於明之故臣臣於魯王者多著錄於碑版其守遺民名節以處士老或流於緇黃頗亦誌其窆石書其墓柱墳版紀其軼事以選貢入京浙江方修通志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尙書上海朱尙書鍾祥李尙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說者謂是其前身誠爲忠介公矣杭世駿曰全紹衣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爲應召諸

公所不及袁枚曰謝山入詞林散館外用不樂賦詩呈
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
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袁鈞曰謝山負氣忤
俗喜雌黃人物著書十餘種皆卓然可傳

三
行
二
全

ラ
二

三

ノ
三
寺
松
車

沈廷芳

沈廷芳字晚叔浙江仁和人本徐姓父爲舅氏嗣遂承之幼入塾讀楊忠愍傳慕其爲人外祖查昇奇之父宰文昌坐譴戍甯夏母留居嘉善每歲南北省覲極行路之苦嘗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塞上山也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上征衣甚爲同里厲鶚所賞大學士高斌總督南河參其幕事斌歎宋儒書廷芳習聞之因有志勵學至京師以國子生補一統志校錄乾隆元年兵侍楊汝穀薦舉博學鴻詞試中程用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十年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疏請免米豆稅戶部議行故尙書彭維新起爲

侍郎劾罷之俄坐言事不當免

高宗命陳舊職補江南道巡東漕駐濟甯江陰翁照贈詩云午夜疏燈焚諫草春風小驛見常花在兗州兗州故隋任城地南池水木尤勝暇日游焉因營建祠宇祀唐杜甫自爲文刻石紀之其詞甚美再督山東賑卹事尋轉登萊青道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言母氏年九十高宗賜御書旌之性冲澹不樂仕宦旣以養母去再補山東按察使遂以老乞歸其歸也數千人送至箇山驛

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邪慰之
曰荷父老意甚厚其各訓其子弟勉爲善良奉上法度
毋爲繫念矣日暮流涕散去年七十一終於家庭芳少
受詩法於查慎行有秋夜詩云薄病閒身坐小庭鄉心
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一夜秋聲帶雨聽極賞
之後事方苞學爲古文所作皆準繩墨少顛躓之累旣
爲外吏雖極鞅掌不廢撰述學徒稱之著理學淵源十
卷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鑿古錄
十六卷盟蒙雜著四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
十卷文集二十卷

三
廣
行
才
金

才
金

三
廣
行
才
金

010-872

周京 施安 舒瞻

周京字西穆又字少穆號穆門錢塘人有无悔齋集內行甚謹娶婦賢婦能奉姑而不得於其姑京屢謫之婦竟以困悴死京不敢幾微見顏色然自是不更娶弟析產後乘京出門粥京之居京歸更僦屋居之故人死女爲人所賣贖歸並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嫁焉當乾隆初閣學姚三辰薦舉博學鴻詞徵至京稱疾不入試而歸京五世祖副都御史相鄞人也鄞全祖望常舉其墓詔之曰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每寒食無灑一盂麥飯者矣京泣然曰是我之罪也夫當東歸買墓田置墓戶以守之家貧未能辦也因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

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京遂以布衣終與同縣
厲鶚杭世駿施安爲詩友厲嘗以高岑比之今觀其詩
亦足傾倒流輩若方駕古人則又當別論矣有詠楊花
云南陌風光劇可憐楊花歷亂撲秋千一年春事拋流
水半醉心情對別筵冉冉慣尋芳草岸濛濛欲下夕陽
天殘紅問盡無消息又化浮萍上釣船又同友人湖上
有句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翁沈尙書亟
稱喜吟之又有句云風從荒野過來橫雪向雲山莽處
明稍騁才力矣一日同厲鶚汎舟西湖飲小樓上題壁
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
色漏洩春光有柳條閑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

招孤煙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跋云冬日同樊
榭汎舟湖上念樂城尺鳧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
也卽日鈔寫者不絕酒價爲之貴馬和之畫有楊妹子
題京爲作七言云雙龍小篆玉錢圓淡墨香消五百年
遙想署書楊妹子綠窗朱戶繡簾前洗盡鉛華馬傅郎
獨留綵筆帶宮黃鳳皇山下莓苔路露井寒林幾夕陽
年七十三卒京卒後世駿爲作傳鶚安定其詩集山陰
令舒瞻爲捐俸開雕行於世

施安字竹田錢塘人舉博學鴻詞未仕卒有篋舫集

舒瞻字雲亭滿洲人乾隆四年進士作令有賢名詩尤
麗逸沈德潛謂詩品在元白之間近情處迥不易及少

日以性愛登臨同謝傅志存温飽愧王曾句得名其贈
施安有句云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談藝
家謂讀之使人增契闊之重

朱仕琇 兄仕玠 官崇

朱仕琇字斐瞻建甯人幼誦書有思理年十五補諸生
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知
夏津縣改教授以足疾去仕琇學爲古文上倣周秦二
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研精旣久蔚成盛業
本朝稱古文者自魏禧侯朝宗黃宗羲汪琬姜宸英儲
欣邵長蘅方苞後其聲殆絕仕琇出足以方駕而上之
矣嘗作原法以究治道曰意者上與下適於治之路也
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於路路之秦而譎
以越行者始信而終疑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
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下得進而求之

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
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
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
雖前世暴君干辟恣睢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
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
誠如暴君詔令以敦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剝膚椎髓
赤立窮困猶徘徊濡忍上下相維以持暴君則暴君之
意豈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
者日詔於天下天下瞠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
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
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

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偪於刺也息偃輾轉未幾而身且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爲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芟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脈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旦乘機迸裂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三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於精微垂諸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爲天下宜明

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
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卽褻其法
而衷其意還以愚上上下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
世道憂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此之謂也父不能恃
子夫不能恃婦卹不能恃媼任不能恃友伏又酒食匿
讐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爲天
下市故文忠市僞文愛市忍陰陽反復泯泯焚焚吾不
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爲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
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
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亟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
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沒怨家出涕舉國喪之

若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
議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跡之宣與幽固可
見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
之則毒其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爲可
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爲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
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
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乎理亂
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
之思闐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
蟄物皆鼓翼頓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
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

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
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
轉丸於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
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
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
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敝
之器也兩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
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
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
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日詔而不應刑名之
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揮而

天下從其袂叱吒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衽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物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又與山陰胡天游書論古文升降曰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萬理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况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聃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穰且孫吳申軍制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相如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概也皆馳騁聖人末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之繫於立言顧

不重與自韓愈闢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
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甯後其理漶二者交譏古
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頽廢
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與
竊謂辭之要具李翱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
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績鞏悅則夫辭之
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
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蘇洵
父子李覲曾鞏王安石姚燾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
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
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佞規矩裂

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僞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仕琇旣家居掌鼇峰書院十年其名益盛大興朱筠狀其文曰康良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康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年六十六卒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兄仕玠字筠園善爲詩長洲沈德潛稱之選拔貢生爲鳳山教諭有谿音集二卷仕琇弟子治古文者侯官官崇最賢崇字述言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有志齋文鈔一卷

三層系才金

三

三

才木

010-886

楮寅亮

楮寅亮字搢升一字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南巡
召試舉人授中書精治禮學篤好不倦元敖繼公儀禮
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後儒苦經注難讀喜其平
易無疵之者寅亮謂繼公意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
特其意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人不悟之耳
爲儀禮管見以發其隱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
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
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
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向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子弟
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

媵觚於賓教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
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
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教依鄉射改爲於右
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
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
向東則北爲左教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
公子爲其妻縗冠教改縗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
以縗故間傳云練冠縗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
言之曰縗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
士虞禮明齊醜酒教以醜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
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醜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

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荅
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荅一拜者大夫
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
安得以彼相例乎管見有四卷著其大略於此春秋僖
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范甯駁公羊
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
以左氏歸甯之說爲近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寅
亮又申公羊義云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夫國如紀
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
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於鄆不繫以鄆
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而

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
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
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寅亮頗善天文厯算少詹
事錢大昕著三統術寅亮爲之校正月相求六劫之數
六劫當作七劫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加十當作加七
大昕服其精審寅亮又有公羊釋例三十卷周禮公羊
異義二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
八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厯官刑部員外郎以病乞歸
卒於家

朱筠 程晉芳

朱筠字笥河又字竹君順天大興人父文炳官盩厔知縣筠生於盩厔學行高朗少有令譽與弟珪皆師秀水蔣德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越三年授職遷右贊善再擢侍讀學士坐爲安徽提學公事不舉貶秩故事左降官當爲尙書郎

高宗素知筠命纂輯四庫書因除編修

上方嚮意文雅廣收篇籍筠建言請訪天下遺書以補藝文之闕又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爲前代古本上奏選擇繕寫登於著錄奏入上異之卽命施行由是亡書逸文出於大典者凡得五

百許部論次參定著於典籍之府矣筠再督福建學政年限滿弟珪以學士往換其任兄弟相代持節前此所未有也筠教士有式謂士必先治經治經必先通文字訓詁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是班布許氏說文解字使學官子弟知所誦習故其從之者皆誦說前訓敷揚經術彬彬然稱雅徒也有重刊說文解字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涖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

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賫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廿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光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光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光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

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
 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為侍中之後四年
 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
 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
 君之為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
 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
 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
 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
 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
 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
 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

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
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
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
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
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
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
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
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旣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
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

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逖從廷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從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囚之爲曲麤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餽之萎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旣重其類墮从土而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農凶聲玉

篇囟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息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翬翬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翬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旣戒黎戒从戈

也此詰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臧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艸爲束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荆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非許

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
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
若江別汜涇舄殊擊已述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
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
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
以勇當由以統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
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細之从絲由
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
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
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
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

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鼻
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
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
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
之僮从人鼻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
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泐澤在昆
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
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𠄎金刀謂許君脫其文
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古酉𠄎非𠄎也讖記不可
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

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字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又好金石文字以爲可證佐經傳在秘院啟請下郡國各采部內所有鍾鼎碑碣撫印上之以備甄校事雖寢論者仰其雅才好博寒品晚進悉力薦藉雖

涉形迹不以爲嫌所取士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皆南方高俊戴震邵晉涵汪中章學誠黃景仁先後引致幕下人謂不減庾杲之依王儉府也耿介疾俗先主諸城劉統勳家及統勳在內閣不肯通刺往候遇筠於朝戲之曰其忘我耶筠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也統勳稱曰狷者狷者大學士于敏中掌翰林院欲筠就見筠執翰林故事謂纂書官相見於館無往見禮敏中憾之間爲

上言筠纂書不勤

上曰命侍郎蔣賜棨趣之不之罪時人不多筠而多上之能知人能用人也善飲酒一舉數十杯不亂論事

侃侃無所避自比李元禮范孟博然詩筆清妙有登湖樓作云酒盃頻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說者以比宋廣平之賦梅花輯十三經文字同異書未成而卒年五十三有文數百篇詩數千首爲笥河集

程晉芳字魚門江都人家饒於財喜吟詩友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酬唱不倦乾隆七年應

召試授中書後十年成進士補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大興朱筠爲師復從學於編修戴震遂究心經訓俄以纂修四庫全書改編修晉芳美鬚髯善談議後進有善譽之津津不去口晚歲家貲盡官京師至無以舉火乞假遊西安卒巡撫畢沅爲治其喪著周易知旨尙書今

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數十卷勉行齋文集十卷
菴園詩集三十卷

文獻備考



卷五

查

才具本車

沈炳震

弟炳巽

炳謙

沈炳震字寅馭又字東甫浙之歸安人少好涉覽紀傳年月世系他人所不經意者必默識之人謂許懋通儀注之學比之炳震猶稍遜也既長才益闔雅卽新舊唐書同異加之詳審正宰相世系表之失於方鎮表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爲新舊唐書合鈔鄞人全祖望讀其書驚歎謂可依王氏漢藝文志考證例孤行於世也炳震落魄罕交接每出應試輒不得當以明經充貢終杭世駿云東甫明太傅襄敏公六世孫爲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宰執四論法汪由敦稱其體蓋出於表厯之流而變其旁行

斜上者爲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紀之綱類聚區分合乎書志薈萃羣言之法亦史家之變例也其生平所致力於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爲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遺漏最爲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附後所著別有九經辨字瀆蒙蠶桑樂府并魚聽編唐詩金粉如干卷又有增默齋集其所著詩也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初侍郎錢陳羣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驚歎曰此今日之王贊善馬鄙陽也後以語詹事王弈清弈清因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合格放歸一年遽卒卒後六年陳羣遂錄其書以奏御高宗覽之稱善宣付史館其後校書之員爲唐書攷證

者頗采炳震之說著於篇炳震雖以不遇終作爲文章
蓋登諸天祿石渠與劉昫歐宋之書傳之無窮矣弟炳
巽字絳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字幼牧號勞山貢生浙
督程元章將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五法九說甚愛巽之
因薦焉

三層作才金

才

左

有房相車

黃任 高其傳

黃任字于莘號莘田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特異能爲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二十舉於鄉屢擯禮部中間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病歸踰年謁選得四會令四會舊有隄綿亘數十里將就堙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匝月葺事值歲饑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灣塘肆劫掠數邑受其害設方略招徠之調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任有研癖喜過所望竭貲購之在公廨喜談詩頗弛縱無威儀於物屢有所忤大府浸不悅被劾免官任工書法初學於林佶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詩學王新城後遊

吳越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曾西涯交詩益
進好賓客談諧談笑一坐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
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居於閩縣光祿坊起一小齋
以所蓄素研安設於中名曰十研齋或曰君作嶺外官
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研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任
豐髯美目爲人潔白皙每扶小童出遊得句則題屏壁
上自稱曰黃二久之官竟不起所作詩益芊眠清麗言
情獨絕有暑雨後坐月詩云雨洗月逾潔露寒光轉幽
露螢不自夜風葉已先秋烹茗籟遙起拂琴泉暗流清
宵形對影身世兩虛舟詠楊花去行人莫折柳青青看
取楊花可暫停底事不知離別苦後生還去作浮萍西

湖雜詩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無主草青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落花和張乾夫云萬縷春魂散紫烟啼鶯寂寂草芊芊秦宮一夕胭脂雨腸斷東歸沈下賢夢游仙云銀漢初傾月漸斜匆匆苦語迫臨霞餘杭酒盞何曾醉孤負麻姑到蔡家俱近才調集也乾隆壬午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年八十矣其詩集曰香草箋人競傳之錢塘袁枚嘗謂我於今人之詩無所不嗜獨於香草齋詩味和堂詩有偏嗜焉然枚自作之詩別爲一家言標格與任不類任詩集初名十研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

老年齋前羅植香草卽以香草名其集味和堂集總督
尚書高其倬所著也

高其倬字章之奉天鐵嶺人康熙甲戌進士雍正中歷
官雲貴閩浙總督改兩江管蘇州巡撫事總督趙宏恩
爲後進每齟齬之常有和許廷鏞子遜中秋風雨後看
月韻詩云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澄澹終不溼炯炯
只孤懸髮映千莖白秋逢兩度圓三吳烽堠靜絃管自
年年其倬詩宗杜甫若宴罷白沈千帳月獵回紅上六
街燈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薊州新城碧
雲寺諸詩皆具史筆歷官戶部尚書謚文良

厲鶚符之恆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其先世家慈谿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生時有大鳥下庭中文采甚異遂以名之家貧寄沙門以居幼甚警悟初學爲詩便有佳句漸長於書無所不覩稱博洽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九年臨川閣學李紱主浙江試事見其謝表詫曰此詩人也遂見敘錄計車至京後同郡湯右曾爲侍郎見其詩使人通意將禮致焉鶚卽日襆被出城竟不與相見鶚意制拙率不修威儀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人多嫌其簡惟同縣周京杭世駿與之善一日不見輒相思也困頓旣久忽有捧檄之志裝未嚴卽發

謂人曰我詣吏曹謁選定得佳祿親得所養自此平生願遂矣至天津縣羈滯數月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多此類一徵博學鴻詞未赴卒年六十二無子有宋詩紀事一百卷遼史拾遺十卷南宋院畫錄八卷樊榭山房詩集二十卷秋林琴雅六卷城東札記二卷增修雲林寺志八卷皆行於世鶻詩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然獨抒襟抱常有清逸之作其七言近體之善者妙絕時人浙中後生效之每以摺摭爲工吳郡沈德潛又取其近於劉脊虛常建談藝者失矣沈亦疎爲得也所爲詩若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勝花人競傳鈔之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

湖光空處淡於僧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真閒日有雪
相娛此老翁山莊卽事云蔬圃鳥鳴清境界竹房人語
佛家風南湖秋望云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斜陽上蘇
花同縣符之恆其弟子也

符之恆字聖幾縣諸生事厲鶚學爲詩鶚喜其婉約有
南竹集四卷所居名秋聲館杭世駿爲之銘略曰白藏
司律寂寥悽清涼颺墮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
處明河星稀幽砌蟲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爐烹泉
還讀我書可想見其標致

文獻徵レ小録
卷五

三
一才
三勇
三車

法式善

法式善字開文又字梧門號時帆爲蒙古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少爲官學生補諸生食廩餼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次年成進士廷試三甲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十月遷司業五十年

高宗臨雍率諸生七千餘人聽講禮成

賞賚有差遷詹事府左庶子本名運昌

命改今名國語言竭力有爲也五十一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大考不合格左遷工部員外郎次年大學士阿桂薦補左庶子時有言昭忠祠庭宇湫隘請五品以上同立主法亟言其不可請仍舊惟兵丁

用細字合書於主阿文成公甚然之五十八年升祭酒以讀書立品勗諸肄業知名之士一時甄擢稱爲極盛嘉慶四年坐言事不當免俄起編修遷侍講尋轉侍讀七年遷侍講學士慕明李東陽之爲人修其祠墓爲作年譜所居積水潭卽李文正故居也會大考復落學士爲贊善俄遷洗馬十年升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爲庶子在館纂文穎復纂全唐文旋乞病家居養病以宗尙前賢誘掖後學爲已任歲癸巳讀書僧舍卽署名曰詩龕好爲詩詩宗韋柳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云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又七言摘句云野烟村

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海內名流投贈諸作輒投
龕中作詩話復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爲湖海詩
六十餘卷所著有存素堂詩初集二十四卷二集六卷
存素堂古文六卷續集二卷清祕述聞十六卷槐廳載
筆二十卷又有同館賦鈔三十二卷同館詩鈔二十四
卷續鈔補鈔十四卷十八年卒卒年六十一

文獻備考

卷五

三

有易格車

錢載

錢載字坤一號擇石秀水人勵志篤學學詩於桑調元有擇石詩集四十九卷詩神景開闢不名一家能於古人外自成面目大興翁方綱贈以詩有云奔流萬里河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善鑒別書畫尤工繪事家徒四壁立晚年致仕歸藉以給朝夕閒做黃鶴山樵長林修竹極雨葉風枝之妙中雍正壬子副車乾隆丙辰舉鴻博不遇其後復舉經學仍不遇至壬申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四十五矣是年會試在八月題卽廿年前副榜題也與退之不貳過論題事正相類後官至禮部侍郎擇石襟情蕭曠人眞率性豪飲常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醫 有勇於車

恭王念孫過法時帆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礮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顧發赤聚訟紛拏及酒罷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凝風沙蓬勃餘客拱立以俟無不掩口笑者嘗論詩云三百篇都是疊此語可參至庚戌年八十三猶喜清談不倦也集中詩時有獨到處王述庵乃謂其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如到家作云久失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曝檐破襖猶藏篋明日焚黃祇益哀又如宜亭新柳云寶花倉口起東風雞唱星懸賦惱公笛裏關山今是淚

梢頭明月本來空一聲玉折涼州怨萬里雲陰杜宇紅
歸去傷心原有路依然水驛綠烟中句句賦物却句句
悼人全是真氣貫注五言摘句露氣溼松竹無風滴如
雨人氣得涼定市聲隨笑來尙有平生意今成未盡言
皆切景造句柳下惠墓云聖自先尼父風還踵伯夷七
言摘句老嫗古祠盃玦火羣兒高阜紙鳶風扇影衫痕
秋水上柳絲荷蓋夜燈前摯虞禮自心喪議宋玉魂終
像設招村居云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吠武
昌云出城樓閣連山起對岸人家兩郡開風討自然不
愧鉅手

金
才
三

三
才
耳

010-926

鄭燮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以
歲飢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有板橋詩鈔燮少失恃賴
乳母費撫養成入初歲飢乳母晨負入市以一錢易一
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數年貧益不支其夫謀去他所乳
母不敢言常帶泣容汲水盈甕爲置薪數日而去燮入
室見竈上猶有飯一器菜一盂輒持以泣益自厲也未
幾費復來其子俊已得提塘官屢迎養不肯去大令詩
云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又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
在手讀之令人流涕大令工畫蘭竹書法楷隸行三體
相參古秀獨絕時人謂大令有三絕曰畫書詩三絕之

中三真曰真氣真意真趣也性疎曠灑脫然見地極高
命意極厚嘗攜一囊阿堵物塊銀雜果食之類皆置於
內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乏者隨所取贈之詩不拘體
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嘗有詩云四十科名五十
旃旌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其家書
云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
俱是徼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世人能誦此
言庶幾不忘本來面目大令生平詞勝於詩弔古據懷
淋漓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世間不可磨滅文字又
有句云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
點筆凡百有司敬而聽之

沈德潛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加尙書銜諡文愨有竹嘯軒集歸愚詩鈔康熙三十三年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二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元年徵至京試不合格不遇歸三年中本省舉人年六十六矣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七年留館輪班引見命和消夏十詠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嗣後有矢音集因事納規詠柳絮和駿骨圖觀打魚和各省告豐之作皆寓意深遠九年年七十二充湖北主考官十一年七月夜夢俞淑人醒而成詩有三年我未看瓜苦四紀君惟饜薺甘句進呈新詩內此詩未刪

上見之謂汝旣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卽進摺請假

上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司寇香樹因贈詩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尤藝林傳誦也十二年入直

上書房十三年充會試總裁官六月同南直諸臣恭和

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兩韻難於措辭和云

普天俱灑淚老耄似童兒又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

命卽寫卷後傳示衆臣十四年年七十七患噎未愈

上傳旨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朕與之以詩始亦以詩

終其校閱詩稿校畢起行大司馬梁詩正捧到

御製十二本德潛逐日恭閱過四本先繳進

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儼被榮

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勘不必依回旋出

賜詩一首起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結云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冲然若谷之懷古帝王所未有也閱畢繳進恭進四詩陞辭又卽用陞辭四律韻

賜詩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汝臨文不忘箴

君恩優渥幾於略分在旁觀亦皆歔歛感歎也十六年駕幸清江賜詩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是年十一月到京祝嘏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小除夕撰成手書以賜且謂比之高青邱

王漁洋有過之無不及序文中稱歸愚叟并云他日晁
訪山居卽以爲愚公谷也從古無君序臣詩者傳之史
冊後人猶歎羨矣二十二年丁丑加尙書銜

賜詩有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尙有人句二十七
年壬午年九十同錢尙書陳羣舟行至常州迎

鑿隨至浙有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句則
與陳羣同

賜詩也文慤少學於吳江葉星期燮葉居橫山故新城
尙書寓書尤滄湄問確士云橫山門下尙有詩人所選
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年至九十八
而終蓋得於天者厚矣或謂西林相國開藩江左立春

風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獻集德潛與其選中旣進呈
御覽沈之受知自此始也海外日本琉球走驛傳索沈
尙書詩集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宮詹大昕王少寇昶
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彙
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可謂盛矣張維屏
曰文懋詩綜貫今古專尙盛唐中歲以前多精心結撰
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苟未經奇快何
由得地僻多遠心情眞寡浮語多誇緣違俗無成爲近
名九原可作惟隨武千里相思是向期隨舉數則皆有
軌轍可循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
以名位旣高肆爲野戰卽詩以觀亦足徵神明之彊固

K320.49

1573165

2
文藝學研究所圖書室

中庸待本金
卷五

天之厚以福澤非偶然也

頁
有嘉樹車

文獻徵存錄卷五終

010-934



21101000158139